

奔赴祖國

白爾著



MG
I245.5
104

在我們手裏遺失的土地，一定要在我們手討回來，不能自己洗滌，而留予下代的罪惡，那才是深重的罪惡。

— 四章 二節 —



3 0538 7676 3

第一 章

帽子沒有遮，衣服要從頭上套着穿，真不方便

終天大氣都不敢出，貼耳俯心地聽他們擺佈，我頂怕着小磯那無人道的臉鬚肉橫生，一對灼灼險惡眼睛，有時偏向我猙獰的發笑，笑聲是那樣的怪嘯，顯示出他的驕傲·悍威·藐視我懦弱無能。

這裏惡濁的空氣，窒息得我不能呼吸，差不多要把心嘔出來；但是爲了曲求生命的存在，好找個報仇的機會，又不能不暫時容忍，度着奴隸生活。

妹妹來信說：『母親墳上的草被鬼子割去噁了馬，又要折墓碑壘汽車路。』世界快要毀滅了，強盜已破壞了所有人類的生活。母親的死，在我創痛的心上，已蒙上不可磨滅的仇恨，就是日本人促成的，現在他刺殺活的還不够，爲甚麼偏要殃及地下人呢？我的心已步迸出胸口，血要漲碎了血管，兩眼燃燒着火……。

二

朝起遙拜的時候，矢野太佐說：『你們支那人沒有良心，是世界上頂野蠻的人』。我聽了怪不好聽

857.7
869.29

真想不到他一刀洩一洩恨，唉！作奴隸的人，時刻都受着鞭撻，受着辱罵。

「民經軍艦事變」震動了整個北滿。這隻砲艦，原是德國的，往昔泊在青島港口，在一九一九年歐戰終結時，便讓歸我國，編爲松花江江防艦隊，排水量雖僅五百噸，却特別堅固，上面裝設有七生的大炮，是江防主力之一，淪於敵手後，竟給我們不費力氣的炸毀，又殺死三十多個日本在鄉軍官，真是大快人心。

事實告訴了人們，暴力終于是潰滅在暴力底下。

夕陽西晚風吹着江水，我們在沙灘上冷落，浮掉了身上塵垢，也輕輕刷去愁心外圍的一層羞恥膜，在悽悲的角裏，受着驅使，帶着蒼茫的晚霧走了回來。

三

過堂門口供，美其名爲「個別召見」。在每次恐怖的召見下，總有幾個人失聲，都是頂着一反滿抗日」的罪名，走出長堤上的鐵絲網外，永遠不再回來！我再也看不見他們的臉，再也探聽不着他們到那裏去的消息。

駭人的事，今天臨到我的頭上了，我有些怯着恐懼，焦急，但在表面上却鎮靜，絕不使別人看出我內心的不安，祇有反覆的尋思，他怎樣問，我怎樣回答，才不致發生意外；當喊呼我名字的時候，我不知所到的走上樓梯。

二十分鐘的時光，不知怎樣的溜過去了；當我走到門外，就記不起他問的甚麼話，我回答的甚麼話

裏心裏祇覺得格外滿意，滿意着我是『安全無事』。但是一閉眼睛，就看見他們床頭上掛的戰刀，接近前的一一年式輕機槍。

擦地板那個公役告訴我說：『從民綏艦上鬧事以後，他們怕你們夜裏啊！』

四

李隊長是一個黑壯的矮胖子，平常愛穿油亮的馬靴，走路的步幅是那樣的整齊，是那樣的敏捷，每當一隻脚踏在地面上時，都是沉重的、有力的。在他那舉止輕靜、不忙一切的神情。已十足的表現出他是個性堅強，但對人却非常和氣，慈祥，熱誠。

井田三郎大尉，是女人式的刻薄，小氣，在操場上居然拿出主子的架子來下命令，不意偏遇着不顧一切的小李，碰了一鼻子灰；若不是長鬍子大島給說和，恐怕井田當場要拔一拮揮刀吧！說來也好笑，在李隊長怒髮沖冠的時候，井田沒一點聲息，活像個死老鼠。我們幸運的領略了武士道的精神。原來如此！同時，更證實無畏的人，能戰勝一切。

點名時，李隊長很憤慨的對我們說：『悲觀，失望，不應該佔據了被壓迫人們的心，人總是可以支配環境的，此刻我們是暫時的權且敷衍，而不是屈服投降，大家定要認識清楚。我們不可輕視自己，更不可輕視敵人，我們要具有自信心，發揚心，盡力的去掙扎苦鬥，與敵人拼個死活……』那光陰影裏站着的行列，人人低垂下頭子，他聳聳肩膀繼續又說：『你認爲可憐的人，也正發着同樣的心怕，在艱苦的深層，才是成功的所在。』

唏噓，低泣的聲音，充滿了宿舍。

我躺在床上隔着玻璃窺子外望，看見幾點疏星閃爍在黑暗天空，放射着息息微弱的光亮。

五

『左舷登陸』宣告牌上寫了這樣幾個字後，人聲是一陣喊叫浮露，該上岸的人，就換好了外出服，等待着出發；我是水兵，站隊的時候，是在最先頭，聯床的老張，對着我一擰眼，露出兩排大板牙，黑面孔上浮着滿意的微笑，他是幸福的得到了『進街』的機會。

江水是平靜的，山艇則往水上，還是覺着有些吃力，人們心急，越顯得船行太慢。大家忍不住亂吼；但不管人是怎樣叫鬧，却安閑的壓着浪頭起伏伏的前進着。穿過橫跨江面的鐵橋，直奔向第二號碼頭的石階。

我跟着老張走進一家鴉片零賣所——五道門房內的振明樓。

這別開生面的新建設，源自東洋文明，據說是日本人在東北試辦，不料結果的成績，却非常良好，單就哈爾濱市內，已超出了五百家的定額，而且每家規模，都相當龐大，裏面傢具的設置，不僅科學而且藝術；此外呢？更有漂亮而時髦的女招待員，使登臨的人，感到烟香肉美不能不為之銷魂，可是出入此門的人，大都是面黃肌瘦。

走進這種地方，還算是初次，我辦不出恐懼，還是羞慚，只感到不舒適。在幾個黑又瘦的人——茶房——招呼「讓客，七號」的聲浪裏，胡亂的走進一間清潔的房間；天棚是淡黃色，牆床桌燈是紫檀

色，床心放着一個銅器，盤裏燒着一盞小玻璃罩的油燈，燈旁放着一個烟管，一貼烟膏，兩根煙烟的籤子……。

斜倒在老張懷裏的女人，年紀約有十七八歲，蛋圓的臉，頰紅雙頰潤上一張小嘴，說話時，微笑時從唇縫裏漏出兩排細小的牙齒來。她一面燒烤着鴉片，一面不時的整理那塊色夾袍；我被她身上陣陣射出來的一股香味，弄得頭痛，看看露在衣外的半截胖腿，更覺着不舒服。

老張和老調笑，並不拒絕，祇是微微的笑；但笑的姿態是那樣的勉強，那樣的不自然，笑聲是悽惻的，細看她眼角眉梢，溢溢有無限的深愁。

「畏，你是那裏人哪？」我搭訕着問她。

「我是遼寧省遼陽縣城裏的人，七年夏到此地的。」她掙扎着離開了老張的懷裏，注視着我，慢慢的坐起來。

「你一個人怎麼到這兒來的呢？」我接着問。

「不是一個人，我還有媽媽弟弟……爸爸去年上冬死了！」她用手帕擦着淚水，抽噎的說。

「你爸爸是幹甚麼玩意的？爲甚麼致你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幹這個下賤事？」老張的嘴嚼着烟霧說。

「那時，我祇十七歲，爸爸先前常過灣長。去冬在此地病死了！弟弟小，沒有飯吃，媽媽致我來的；我本來也不願意，可是餓着怎麼能行呢？」她低泣着

「你媽媽爲甚麼不帶你回家去？」我着急的問。

「回家？家在那裏啊！先生！我沒有家了，所有的田地被日本軍隊修了操場！……」她放聲的哭了。

「咳！」我和老張一齊的深深的歎口氣！

我懷着一心憂鬱，急急的走下樓來，真希望快些躲開這氣氛的包圍。

在船上，我又想起方才的情景，這不過是人間地獄一個角落，相信遭受和她同一命運的人，甚至比她更悲苦命運的人，真不知有幾千幾萬！

六

我怕到公國裝去，那裏有我厭看的俄羅斯人孩子的鼻子，日本女人慘白的臉，它們都使我恐懼憎惡。俄國孩子的鼻子，對我是那樣高聳着，日本女人的白臉老是哭喪着，都含着濃厚的譏笑和奴視；我似乎失掉了抵抗的勇氣，再不無就九沒有打擊對方的決心，失掉保障的人是這樣苦難吧？因而我常記念起無國流亡的猶太人，向美洲的黑奴。

馬迭爾戲院把地毡都撤捲了，爲了今天中國人特別的多，恐怕落下痰唾或香烟頭子，把地毡燒毀或弄髒，這固屬是人家詭計我們。說起外逃是我們自己太不爭氣了。我憤恨的沒有看完「國門之戰」就走了出來，國門之戰是波蘭復國最激烈的一幕，也是成功的一幕，我們該不會忘記吧，歷史也是這樣的寫着：「民族可以復興的。國家可以自救的，只要我們的心，不爲任何所朦蔽，不自甘暴棄的死去。」矢野大佐的家，既樸實又簡潔，進園門時，他的夫人提着水桶，從洋井汲水回來，假若不是矢野大佐的介紹，我真會視爲僱婦；她領首向我微笑，是一片仁愛，謙恭；我想，她爲什麼不作太太呢？自

已去勞作，是不有失大佐夫人的身份；同時聯想到我朋友們的妻子，那嬌貴的姿態，越格的享受。

她的兒子（四歲）經她再四的督促，也不肯向我行禮，小小的眼睛，是恨恨的釘視着我，把我半身子藏在她母親的背後，目光裏含有輕鄙，口裏還不住的着「支那！支那！」久野大佐笑着，使我促不安。

我向來喜歡撫弄孩子，也沒有一个孩子不喜我撫弄，不料這次的孩子竟使我陷入了難堪，請來的人，如此幼小的心靈上也竟會藏着這般一個不可思議的深淵。

七

「橫山部隊」是廚案在秦家崗上的文廟附近。

我們為促進所謂友軍的友誼就作了統一的訪問，同時也去參觀一下金剛造洋艦廠在沿江的陸戰隊，我們全隊出動。并且着的全副武裝，是由矢野大佐指揮，起顯得莊重肅肅；上午十時出發，風砂很大，我們都戴好了遮風眼鏡。

被軍閥驅策的一羣可憐日本人，襲染着「武士道」的傳統精神，倒還很偉強，他們每一個士兵，走過我們的面前，都挺腰凸肚，另有股勁兒；可是，惠皮丸莽林的飽血，一看就知道是衣裝整作勢，引得我又氣；又笑。不用說他們是有志的武雄化自己，而且也是輕視我們，不過這又加貴的，不是紅常的，因為紙糊的人兒，抵不住風吹雨淋，終不露骨的一笑。

宿舍，廁所，院牆上，滿寫着的是字，但只有兩行，一種是「元氣」一種是「忠君愛國」別的再也

沒有了。「元氣」也許就是他們作軍人的信條，但不明這兩字作何解釋，我想也不外乎是強悍不講理而已。

廣場中間簇擁着近前隨着一個少兵，（海軍少兵）低垂頭子，向着太陽，晒的熱汗直流，一動也不敢動。旁邊一個同樣的少兵，生着滿臉鬍鬚，拿着皮鞭儘力的抽打，一條鞭光，一道血印，太可憐了！我真不相信，他們同是人類，更不相信，他倆又同是日本人，因為只要是人，就不應該那樣的殘忍，那樣的無人性。

張翻譯官悄悄着向我說：「這是大日本軍人真正服從的精神啊！一天！這是服從嗎？這是精神嗎？莫如說是獸性，是專制，是淫威。」

八

別已經年的母舅，特地從鄉裏趕來看我，他那勞苦的神色，越顯得憔悴可憐！我沒有好的方法安慰他，使他快悅，祇是心上寫得難過，憂憤。舅舅賦性素來是倔強的，是個不怕事的人，但現在看來，也很貼順了；似乎事實不再允許他像過去的那樣使性子，爲了此地已不再是人的世界。

會客室裏既有我們兩個人，而他說話的聲音，是低促的，有力的，每一句話，都是意外的簡練，乾捷，像是怕有甚麼不幸，可是又怕我聽不清楚。

媽媽的墳塋，是我們用現今買的，還甚麼要給與不修汽車路，不給地價這是小事，怎樣殃及泉下的白骨呢？這就是日本的文明嗎？

峯珂先生被殺了。

峯珂先生是我啓蒙的老師，直到如今，我依然有時能幻覺用他的舉止、動作，不高不低的中等身材的很結實；心地純潔，又公平，對人和藹，對事熱心。實可說是一個守正不阿的好人，在他個人本身來講，絕不會有危害環境，或妨礙別人的事，爲甚麼環境要忌妬他呢？人們不容他呢？也許是爲他過于固執，不肯隨波合污，妨害着別人，才遭受到這意外的不幸吧？死，我痛惜他的死，我悲哀他的死，我痛恨使他走上死路的人！

惠芸是他的二女兒，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我的唯一好友，不料在他死後，她竟被劣紳們灌貢式的介紹給日係指導官作太太了！我真可憐她，父親給人家殺死，自己又投身於異族，哪還有自由，沾污了靈魂，不知是怎樣的憔悴！怎樣的憂傷！回憶起童年的往事，恍如只隔一日，我深深領略了今昔不同的愁思。

土地納稅，是應該的。因爲我們生活，完全依賴田產，以農業立國的我們，納點錢糧，充實國庫，鞏固國防，在那方面說，也是對的。現在呢？何以家裏養的馬，牛，羊，雞，犬，豕，都要納頭稅耗子還不會納稅，使這三萬人倒算沾了「皇恩」。

舅父一口氣不停的說完了許多事件，臉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深深的呼口氣，彷彿吐淨了胸中的積忿與苦楚。

照例是送客不准走出長堤，我祇到鐵絲網裏便站住，看着舅父灣駝的腰背，拖着瘦弱背影，踏着沙

灘上的小路，向江岸渡口踉跄走去。

夕陽黯淡，模糊了……

我呆呆的，流着淚，望着地平線上將要消失的一點人影。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家鄉，想起了家鄉的一切。

母校在我腦子裏，已是模糊了。這回，還是畢業後的第一次重臨。

這個小範圍的風光與從前不同了，整個的環境裏，完全東洋化，操場，寢室，講堂，廁所，到處貫識着片假字母代替中國字，置身其中的人，好像到了大城市的浪速町一樣。突然陰森得怕人。一個個後期同學，完全消失了。『學生之美』是那樣的危，不單。

校長說話沒有絲毫力量，無異是個行屍，總集大權負責的是一個日本籍的主任教員，他掌握着一切簡直是校方當局的太上皇。據說不僅是支配管理校務，更有駐紮的使命，許多『先生』『學生』常在他鐵腕下無理山的死去。

課本更換了。應用的是『滿洲國』教育部擬定的『滿洲地』、『滿洲歷史』……總之，一切書籍上都冠有『滿洲』二字，而教授時間的分配大部是用在『國衣』、『國史』上，這正是他們教育的目的。

中國舊有學制被廢除了，採用的當然也是果汗的學制。普通小學六年，中學階六年，沒有大學，只設一個國立師範學院，算是最高學府，裏頭的學生實不友善，至多有三百人，而且就生其值去了五分之四，教授全是日籍，非以日語教授，乾粹說，那就是日本一個海外學校，此外呢？到處有日

本文化流氓辦的日語學院、日語補習班，全是烏煙瘴氣。

唉！母校的繁榮景色，已為過眼雲煙，留下的只是荒涼，悽愴了！這不像學校，簡直像是監獄；拘禁着許多青年兒女，在枷鎖下苟活着。

我依戀地獨自走出校門，忍不住的回頭看，看曾經一度淬鍊過我們的母校，它那巍然高聳的藏書樓精美的課堂，寢室，我在裏面曾度過一串歲月，平坦的草坪上，或者還能尋找着我踐踏過的足痕。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校。

十

我最怕是教練中的『粟立起』，把平放水面上的長槳，突然矗立起來實在是百分之百的吃力；如若舉不動，或舉起不能持久，就是不給官辦教官的耳光，也要看準個白眼，或聽聽『馬鹿』，所以我對它由怨恨而憎惡，從憎惡而畏懼，死也不願意去接近牠。但想到在碧波霞影裏飄行，呼吸江上自由空氣，又懇懇的慕戀，追憶着。

今天是清山小吉掌舵，我和老張的槳，相對在一條淺上。我曉得清山小吉為入誠厚，性情和緩，絕不會受到像往次的難堪與不舒服，心裏便輕鬆了許多，懷着高興就了位，當船離岸的時候，是中午十二點鐘，太陽火一般的灑着熱。

艇沿着北岸，輕馬家船口通過新江橋，奔向東北，這時已脫離江心，高粱種子碰着艇底；矮的房子浸沉在水裏，都不見了門窗，在長堤上，稍高的土堆上，有些茅草棚子，住滿被水沖淹的人們，是萬

衣零亂，形色枯槁，呈現着一片劫後的悽涼。

「松浦」是關東軍的聖地，爲了這兒有「九十一勇士之墓」，所以很受創子手們的崇敬。聽說是去年上冬，他們渡江攻擊馬將軍的抗日聯軍，被馬部隊殲滅的。清山小吉領我們走近墓的邊旁，除看見一塊大的碑石外，再沒有甚麼。土堆到不小，上面長滿了荒草，荊棘，反映出不盡的淒涼與蕭條。清山小吉不住的搖頭嘆氣，臉色由殷紅變成暗紫，慢慢的合上了眼睛，終于坐在墓前哭了。

他是哀念那些先死的人嗎？不，他們不會有這樣的同情心，不會有這樣的人性的。他哭，哭他自己怕將來也會遭到這同一的命運與歸宿。

回到獄裏！——海校！——電燈已亮。

十一

太陽島上，好久沒有我的影子了。

島上的景物，是過度的零散，一次兵變，一次水災，它舊日的姿態，完全被摧毀了。如今，使人看着感到悽然；幾家有名的舞廳，祇剩下些半截電綫幾張不完整的桌椅，冷食舖的胖媽媽也不見了，空餘下小小板壁的门面，島上住的人們，也不知都遷居到那裏去了，只有在江北岸的沙崗上，新開的幾家舖子，賣些香煙，牛肉，酒……點綴着這孤寂的小島。水面游泳綫的浮標（軟木質）却依然隨波浮沉的震蕩着，它是悠閒瀟灑的不管這一切。

雲一陣陣的遮住陽光，可是熱度仍是相當的高，幸有絲絲涼風，使我陶醉這菊黃楓紫的初秋。因爲

沒有休息室，游泳的人，衣服都放在沙灘上來的很多，但沒有中國人，大半是大鼻子俄羅斯人，小個子日本人。

熊熊的野餐烟火，引得我好奇的跑去一看，不意中碰到了一年前在島上認識的俄人朋友——瓦特羅斯，據說他父親是莫斯科炮臺的人，在俄國革命時被放逐到中國來，就在秋林洋行當買辦才生下了他。他沒看到家鄉的影子，作夢都憧憬不出家鄉，但他常在父親口裏知道家鄉的美麗，因而思慕到發狂。他每一提到回國，我都予以最大的鼓勵，希望他能夠實現。一年多的闊別，我滿以為他早已回去，這長的時間，沒看到島上來，今天無心中又碰見了，心裏有說不出的欣悅和快慰。

別時，他緊緊握着我手說：「下月我決定回我的祖國去了，朋友，再見吧！我不願意離開這東方聖彼得堡！哈爾濱！我的第二故鄉，但新來這些橫行的矮子，使我不能再住下去，我的祖國裏有光明，有自由……我不能沒有祖國！」

我呆呆的看他的小艇，離開淺船，向十字島那邊划去了。漿影波光閃得我眼花撩亂，心是冷冰冰的。耳旁裏彷彿還在響着：「祖國有自由，有光明，我不能沒有祖國！」

我呢？我也有自由的祖國啊！

十二

街頭的警察，都執了黃綫制服，改佩帶鎗的長刀，戴宏與消防隊員一樣的帽子，活像個意大利的陸軍伍長；這樣給他們裝飾起來，他們都忘掉了自己，所以特地的把肚子凸得很高，嘴巴像在生氣，銳

利的目光，鄙視着來往的人，大有奴視一切的神氣。

一四

他們原也值得可憐，假如不幹這事，吃飯就成問題。爲着生活，情尙可諒，不過應該安分守己才對；何必要仗着外人的勢力，魚肉自己的同胞呢？把良心一齊抹殺，人類裏頭可恨的就是這種人。

公共汽車我是第一次坐，車廂很潔淨，就是空氣不好，是因爲頂棚過低。剪票員都是漂亮的女子，在頭簾中工作。精神是相當的可佩。上車的刹那，一時不小心，險些跌倒在車輪底下，多虧那剪票員扶掖把一，才免遭不測，我戰慄地背脊都流下了冷汗。

當她忙着找錢，扯票時，我驚魂初定的看也，覺得她可愛，又有些畏敬他。一刻，車子到桃花巷站停住，我緩緩的走出車廂，將到車門，又與他撞個滿懷，她含笑對我說：「嚇掉了魂吧？」尖銳的視線，落在我的臉上，一股熱力，刺進我的胸口，我覺得一陣的不安。她接着又說：「你怕死嗎？辜負着你的年青了！小事如此，大事真不希望你這樣人去作，相信你不會背犧牲自己，去放活了別人。……」着急愧慚，佔據了整個的心，我急忙忙，擠過人潮的深處；但街上的喧嘩叫喊，彷彿沒有掩飾住耳邊的尖刻譏笑與謾罵，我感覺着。

十三

不明國際的飛機，盤旋在上空，僅僅聽見馬達的震動響聲而看不見影子，人們都在猜着是俄國的呢？還是從自己祖國來的呢？

從橫須賀折運到的幾隻兵艦，今天在老山頭舉行下水式，我沒有去參加，聽說儀式很隆重；一共裝

配成有九隻，內以定邊命名旗艦（司令艦），但最大排水量，是八百噸，裝置着十二生的俯仰高射砲，射程很好。

飯後，在浴室門前，木屐堆裏拾出一張不完整的信箋，滿是泥點，水珠，字跡模糊得幾乎看不清，上面這樣寫着！

「：我在夜裏常坐到天明，尤其是月亮亮的夜裏，看着那靠牆根生的櫻花，就不自主的想起了你。你還記得嗎？去年的今日，我倆不是在那叢樹下喝過酒！你還唱了一支頌祝和平的曲子。今年的今日你却飄零異土，遠征在海外，我再聽不見你那雄壯歌聲，真無限的傷感。

打仗！幹麼要打！殺害許多生命，究竟對人羣有什麼樣的好處？何況戰勝還是夢想呢？對人不該違背良心，我願你愛護人家的媽媽孩子，爲了你家也有媽媽孩子。

昨天那裏的慰問隊，到村上來過，戴黑帽子的警察，把我們許多一樣遭遇的婦女，都齊集在村東廣場上，一個瘦長的人，說了一陣話；他們說是慰問遠征海外的軍人家屬，其實是喊去罵了一頓。散時人們都是含着滿眶淚水，走向了自已的家。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才回來呢？你快回來吧！媽媽想，孩子想，我更想你！聽說支那游擊隊：是神出鬼沒的，我替你就心；媽媽昨天知道這個消息，直到今天早晨還在哭呢！

淑子和雁兒，噢不飽就哭着要飯，孩子們不知米被統制了。我沒有法子，只有一個人跑到塘裏，找魚給他們喫，終於比你回家的時候，痲得多了，孩子們真不幸，作這個時代的孩子，非更不幸，作了

這個時代的孩子母親。

井田太君不放回來，你自己偷着回來吧！許多有錢有勢的人，他們不去服役，你爲什麼就去了呢？你不敢反抗，有時我真恨你太懦弱了……」

十四

燈閉了，電光映射在白色幕布，在黑影中還能辨認出人的面孔。

有人拉我一把，力量不大，我不自主的跟着那人的背影，匆匆走下樓梯，從日籍憲兵和偽警叢中穿過，很快的衝出了收票的木柵門；前面那人走的很快，轉過一個橫街口她才放慢了脚步，我乘機趕到近前一看，原來是她——剪票員。我心裏亂跳，沒有說話，低着頭跟她走，街上人不多，路燈也不十分亮。

「你認識我嗎？」她羞澀的問。夜風吹動了她黑絲般的頭髮，臉略向左偏一下。

「我驚異的答不出，吃吃的說；哦！是你」。『順着馬路走吧！』她像下着命令，我服從的聽她指揮沒有想起反對。

「你太呆了，那是甚麼地方？傻子」。她說話的態度是那樣驕矜我有些不高興。

我慢慢的說：「甚麼地方？電影院，有甚麼了不起」。原是爲這點小事，我放下心。

「電影院，你說得好輕鬆，那是殺人的場所啊！」她的語調是沉重而有力。

「爲甚麼是殺人場所？」我驚奇的追問。

「你看見許多憲兵與警察沒有，還不明白嗎？」

「哦！我……」

她突然的握住我的右手。朋友，時間的關係，不能多談，我們再見吧！今晚的事，過後你自然會明白的，希望今後要格外當心，我們會面的機會正多着呢！說完她沿着公路左邊的一行柳樹下，頭也不回的向南匆匆走去。

翌日晨，國際協報載有一段恐怖新聞：「昨夜十時六戲院逮捕反動份子數十名，當場檢獲傳單標語手槍等證物，遂即押送關東軍司令部法辦云。」

我痛惜這些愛國的人，他們一定是死了。可是精神沒有死，將永遠照耀在白山黑山水之間，永遠印在三千萬人的心上！同時我奇怪昨夜那神秘的女郎，她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我獲得意外的僥倖，私心裏是說不出的感激。

猛一低頭，看見我穿的海軍制服，不禁想起來，我是「滿洲帝國」的海軍水兵，我默默低下了頭。

十五

中午警報，據防空指揮所報告，有不明國籍的飛機三架，我們的登陸教練，竟為之免去，幸運。

接亞洲飯店電話，同鄉宋逸樵君自殺，我請了假，借警官去到飯店探視，隨後又送到馬家溝的市立醫院，看他慘白面色，知是中毒已深。市立醫院是哈爾濱首屈一指的療養院，設置完備，看護也週到。裏面醫生多是英人俄人，作看護士的則多是日本少女，他們的服務精神熱誠，小宋就在危險中得到

了救。在我送他入院後的半點鐘，緊急入院求治的有二十餘人，問起來完全是「自殺」。我看的發呆了！

死！誰願意死？誰不怕死？死是痛苦的，難過的，他們自殺的人，爲甚麼厭棄人生而尋死呢？必是主着的痛苦，有了超出死的痛苦，他無力擺脫生的痛苦，無可奈何的才走入死路。死是個人的權利，任何事，任何條件下，可以死，任何人也不能反對，或提出非議，不過，一個人，太輕忽了人生的真諦。我認爲自殺的人，是人類裏頂自私，頂殘

晚上，防空演習，全市實行燈火管制，我在黑暗中摸索着睡下。

十六

晨起，江南來了幾船日本人，我們的海軍司令長官尹祚乾也來了，在營門上，照例是八個白衣的儀隊，一個伍長。隨即召集隊上官長開會，我們這羣小水兵，沒人管理，自自在在玩了一上午，倒也快活。

中餐的席上，矢野大佐喊着說：「九月一日舉行觀艦式大典，康德陛下御駕親臨，希各準備。」我不懂這是甚麼意思，許是示威吧？剛放下碗筷，一羣人便圍住了溫助手，紛紛向他請問，因爲他是橫濱賀海兵團的練習生，對海軍情形比較熟悉，沒有等他回答，隊長就吹集合哨音，大家齊集在木台下，聽他以詼諧的口吻規定，整理內務，洗衣服，剃頭……我不願意再聽，也不知以下又說些甚麼。

營房後的飯子館，一到夜裏，人便推不開，坐滿了套着穿衣服的人，今夜，却意外的肅靜，沒看見一個人影，大概都忙着在準備吧。我有點後悔不該來……但那香薰薰的醬肉，啤酒，削皮女孩子的笑臉……使我不怕一切，也忘懷了一切，咳！人生幾何，對酒當歌，何況這奴僕式的生活呢？

一隻腳剛跨過門限，就看見了滿天星，知夜色已深，燒火的老張頭拉住衣襟，低聲問我說：「白天有二十多輛兵車開往滿洲里去，有甚麼動靜嗎？」我一時回答不出，看着他頭上的紅紋在昏暗燈光下出神。

十七

離開險地，奔赴自由祖國，是我久具的決心。不過，有了好的機會，沒有充分的路費，有了路費，又沒有了機會，不管怎的，走，這個念頭，卻沒有一刻忘懷過。

傀儡「皇帝」康德（溥儀）今天由新京乘花車到了浙江總站，歡迎的隊伍不少，都是被迫奉命而來的，因之空氣是冷森悲寂。他坐一輛流線型的小蓬車，穿着陸軍常服，面色枯黃，看來慘個病鬼。

月台上架槍休息，我蹲在地上吃麵包，一隻手突然從背後隨着我的頸子伸下來，手裏拿定一個西式信封，上面的字還沒有看清，就一直伸向衣袋，我有點茫然；等抬頭看時，那人已分開人羣向候車室裏去了，微微底望着那苗條清秀的背影很熟。哦！又

心緒翻騰的不安，不斷猜想，信裏不知寫些什麼秘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不敢折視，急壞了夜深，值日官察槍過去，同室的人都酣然入睡了；我伏在坑上才打開白天信封，裏面裝着一張玫瑰

色的信箋，寫着幾個歪歪斜斜的藍字『去吧！去吧！這兒再不能停留。』

我害怕，疑慮，輾轉反側的睡不着。

十八

心裏是格外的不寧靜。

我怕看矢野大佐的臉從他那兇惡的眼神裏，愈形容出我們這羣無告人的可憐，這羣人一樣的渴望着自由，一樣的懷着悲憤。

走！決定走！就在明後天知道笨重的行李帶不走，下午把藍布長衫託郵務常值帶到江南擬明權，交給那房東胖女人。

今天隊上休息，沒有什麼事，我力持鎮靜，不使別人看出一絲破綻，就是頂要好的老張，也沒給他知道一點信息，這事使我不能不嚴守秘密，不是我對不起朋友

『康德皇帝』在行宮休憩，整個的街市，整天的戒嚴。

晚上，給虹妹寫封信，述明我南歸的原因和抱負，提起筆來，悽切的情思，浮上心頭，忍不住淚水漣漣，唉！今日方領略了生別的痛苦

『！』我不能離開你，可是又不能不離開你，從此，你孤獨了！可是我不能不走，我不能再在鞭撻下偷生，不能再作敵人的奴隸！虹！我愛你，永遠的愛你，但同時我更愛我的祖國！爲了國家至上愛不兼顧，我不能不毅然的地棄了你而奔赴祖國，去參加祖國的抗戰，把一切都獻給我心愛的祖國，你

不是說這嗎？「國家有需要我們的地方，我們絕不使他失望，我們是國家的生命，國家也是我們的生命，我們要愛護自己生命，就不能不愛護國家。」此刻是時候了，前言在耳，你不會忘記的吧！

這次我倆的離別，（不管是暫別或永別）好像是極其苦痛，實際上也正是給下輩子孫奠定了幸福的基石！我們不應該煩惱，爲了國家民族，要強起來擔負這份離愁。

我走了！何時歸來呢？雖也不能預料。「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這次去縱不戰死，歸期也當遙遠。我們都不甘爲庸男俗女，就勿須老死相守！牢記着，精神永遠的凝固，夢即是永生！希望你不必爲舊禮教所拘束你的未來，由你去自擇自決吧！

行前竟不能見你一面，是我此生的恨事！不過也減却一番握別的苦痛。

「別了！願你珍重！」

二十

天是陰沉的，風聲裏帶着悲悽。

我獨自坐着舢舨到了江南，因爲戒嚴沒解除，舖家的門窗依然是閉的很緊，街上除幾個穿軍服的大兵，黑衣的警察外，沒有看見一個開行的人。

我一直跑到振明樓，換上鞋長衫，便在那裏午餐。不一會兒，茶房滿頭是汗的跑回來說，下午七點有去大鎮的車，還是帶細帶號特別快車呢，我放下了心，盤算着今晚定可離開這討厭的所在地，明天就能逃出樊籠，慰快心情，已忘掉了害怕，只顧憧憬着未來的光明。

燈亮了，我才道別了房東的女人，輕輕走下樓梯，出了大門。街上逐漸的人多起來，我坐在車上把帽壓住眉角，不使別人看清我的臉。我沒有臉了！因為我放棄了我自己的土地，我為什麼沒有力量守衛住它？

月台上的人多，但很寂靜，大家都無言的忙亂着。買票，搬東西，上車，臉上都罩着一層惶惶顏色。我買了票，走進一個三等車廂，找個比較昏暗的角落坐下；避開人們視線；怕人的兩個日本憲兵往返在車廂裏逡巡，像飢餓野獸尋找食物的灼灼目光；掃過來，掃過去，我的坐位是藏在人們的背後，沒有被他看見，甚是憊悴，也是上帝的保佑。

汽笛長鳴，車輕輕的蠕動了。

我走到車門外，靠着鐵欄遠眺，願再看一看我可愛的故鄉；但看不清楚什麼，只是地上一片燈火，天上一片星光。

車漸走漸快，漸快漸遠，它不顧一切的在黑暗裏狂奔。

車廂裏的人，雖然都是離去此地，但誰有我去得遠呢？也許他們不久或者就會回來的，我回來又在什麼時候？不過我此行雖遠，但我不忘記，我也不敢忘記，祖宗的田園，媽媽的墳墓，松花江上的太陽島，三千萬在水火裏哀苦待救的人們。

第 二 章

車突然的停住，把我從酣睡裏震醒。勉強張開不願睜的眼睛，覺着肩筋微痛；挨着坐在旁邊一個老人的白頭歪倚在我的肩上，仍然沒醒。

順車窺看出去，晨風吹動白霧，月台上的人，在露裏撥湯，脚夫攬客，小賣叫喊，鬧成一片嘈雜。更尖銳刺耳的，就是鐵路上工人喊道：「新京！新京往大連去換車！」我雖不直去大連，而南行的亦必須換車，只好把俯在肩上的老人喚醒，走下車廂。

「新京」是「滿洲國」御用的名，原來是長春，俗稱寬城子，在許多人的口裏，我知道這地方是繁榮的。但我如今是逃亡的人，有追緝的危險，卻沒有游覽的心情，一步也不敢離車站，心裏是一陣一陣的不安，不斷檢視自己，怕因小的誤會而惹出大的禍來。

下午，車上的人很少，一個人可以坐佔兩個位置，比昨夜舒適得多，但我依然整襟正坐，不敢隨便一點，大部份時間是把頭伸在車窗外，眺望田野的景色，以減低內心的焦急。

鐵路是雙軌，沒有讓車的麻煩；小站又不停留，開行的速度相當的快；車中沒有甚麼可消遣旅途寂

寞，只有在簾簾裏看着遠處的山巒相移，山雲起伏，和近處底一叢叢的村舍，林園，向車後飛閃逝去。

太陽落在山後，地面浮起薄薄一層晚霞，我下了車。

故鄉在我腦子裏的印象太淺薄了，這不足奇怪，因為我同他相處只是短促的六年，而這六年也恰是我不懂人事的時候，今日歸來，無異是陌生人走着陌生的路。

田間小徑，是人們在壟上耨斷着踏出來的，兩旁田裏地面露着高糧的頑根，鐮刀割過的痕跡，一看就知時間還不久，那老綠色的車輪菜，伸着肥大的葉子，倚在高糧頑根的旁邊，是青苔雜伴的長着。

村口，一位倚樓背老人熱心的指點我路，轉了彎個灣，才到板牆院子和黑油漆大門。

在燈光下，我站在祖母的面前，她並不認識我了。祇含糊的叫我坐，問我從那裏來，等我說出我的乳名她才顫顫的拖住我，摩弄着我的肩頭，歡喜掛在臉龐上，每一條細紋上。

我和祖母，說起來是生疏的，記得有一年村裏漲水，把門前大石橋給沖毀，水進了房子，我就離開了家，那時祖母在我心裏是最仇恨的一個人，爲了她和媽媽常常吵嘴。

過了兩年，塞上古城的一個雪夜，我又看見祖母坐在我們的炕上，還帶着比我稍大的小叔；我雖懂些事情，但對她還是不大理會。記不清在許久以後，她又走了。

這次突然的相象，使祖母在蒼老的臉上，淌下熱淚，我也嗚咽的泣着，真說不出這時心境是悲傷，還是快樂。

大眼睛小叔，同我一樣高大，他却毫沒心事的勸着；「別哭，哭上了火，姪兒還沒吃晚飯呢。」哭，哭是我唯一的安慰，哭是傾訴。我的痛苦，媽媽的死，學校的封閉，被迫爲順民；一陣一陣的都借哭湧洩出來。

燈前閑話，我和祖母坐到憲紙微白。

二

起床很遲，太陽照紅了東半天。

幾年的恐怖，疲倦，彷彿在這故鄉的睡夢裏消失淨盡了。心頭，身邊，圍繞着熱愛和溫暖。

小叔伴着我走進了屋後的菓樹園子。

走進小叔伴着我園裏邊的樹是成行的排列着，但每行的樹種，是雜生的，有的是杏樹，有的是桃樹，還有梨樹，櫻桃，那蔓延不斷的葡萄藤，爬滿了牆角，爬滿了籬笆，也爬滿籬笆根前的一株白楊，園心，有一座茅亭，亭的正前臨着個不十分大的魚池，水波是微微浮漾，可是沒有看見魚的遊蹤；池邊長滿一圈嫩柳葉兒都落光了。殿下細弱的忡枝兒，在隨風搖動着。我倆在樹行裏的徑上，慢慢走着，踏着滿地的落葉枯草。

走到兩顆矮樹下站住，小叔笑着問我：「你認識這是甚麼樹嗎？」

「認識，這是兩株桃樹。」

「你猜這樹長有多少年？」他帶着一種神秘的神情。

我搖搖頭。

小叔微笑的看着我：『她和你是何歲呢！聽我媽說是生你那天栽的，我比她大一歲，如今我們長成人了，她也結了桃子。媽常對我說，這樹是何你一般大，她教我守着，不准誰攀折一個短枝，打落一片葉子，說這樹一結桃子，你就回來了，現在你已經回來啦。今年秋間也真長滿了桃子，今後，由你去看管她，去灌溉她吧！』

我聽的呆了，默默想着我自己，想着這兩顆桃樹。我既不能停留在這塊土地上，又怎能看管這兩株桃樹呢？我恨我懦弱，沒力量，爲什麼不能安居在自己的家，保守這兩株桃樹。

『你不喜歡這桃樹嗎？那結的桃子真甜真大呢！』小叔疑惑着。

人都是貪愛着甜的，憎惡着苦的，我又怎會例外，但是在家亡國破的時候，若仍愛戀甜，畏避苦那只有作萬劫不脫的奴隸！我們要作人，我們要作自由的人，就只有向苦裏去追索。

我不願意把這些話告訴小叔，搭訕着拉他走開樹下，談話又轉到種田的方法和籽種保存上。

晚上，有不少不認識的人來看我，有的是老邁的婆婆，有的是中年的農夫，有的是小孩子……。

他們都以稀奇的眼光，熱烈的心情，殷切的問我，安慰我，我感激他們。

祖母臉上堆着推不開的笑意，是超乎尋常高興的向他們誇耀：『這是我的大孫子，還在大學念過書……』

那些人也一致稱讚我，祖母不說話，祇以慈愛的微笑，答應着他們。

劉二禿子，是傍晚從城裏趕集回來的，忙著趕來看我，知道城內貼了佈告，要大學清鄉，不論街上鄉裏，都要按人口登記，不然就算黑戶，他告訴祖母快到百戶長那裏登記。

「登記」？勾引起我的心事來，覺着身邊是一片暗影，在暗影裏閃着無數的猙獰面孔。

三

一陣細雨，微風吹到身上使人感覺有些發冷。

小叔提着燒紙，颯箔。我提着竹籃，裏面裝的是筷子，酒壺。三個酒盃……祖母在前面領着我們走出村口。

風有時刮的很緊，太陽藏在雲霧裏，光是黯淡的，田野呈現着一片荒涼。遠遠的大車道上，隱約的走過一輛車子，風只要一息，便能聽見車夫的吆喊，路旁蒿草蓬生裏的墓上，有的飄蕩着小小白幡，有的竟在墳頭上用石塊押住幾疊錢紙，有的在墓前堆着幾撮錢紙的衣。

我們通過獨木小橋，走上一條小河的岸上，再爬上一個山崗，就看了～叢黑森的松林。小叔指給說那是我們的祖塋，你祖父的墓，就在那片松林深密的地方。

祖母，小叔，和我都懷着同樣悽楚的心情俯首立在墓前。

小叔斟滿三盃酒，跪下去點燃了錢紙，我不自主的，也跪伏在地上。祖母手扶着墓側，流着眼淚，望着墓嘆氣說：『在你生前不是常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嗎？現在我們有這樣大的孫子，你的陰靈該快慰而呵護的吧！盼你瞑目安心。』

祖母教我磕了三個頭，站起來，我面對着土磚壘起的墳墓，心裏禁不住抽搐。

我生在這塊土地，我活在這塊土地，我的田園屋宇在這塊土地；而我如今是不能停留在這塊土地上，不久就要離開這裏遠去，我不敢想我走後這塊地方的情景，是變為牧場？是變成獸跡縱橫的荒野？我相信，我會回來的，回來時我將在這個地方懲戒我的仇人，清算一切血債。

我沒有哭，也沒有淚，硬着心，咬着牙，勸慰着祖母，她終于在我告訴她的話裏，得到了自信，而破啼為笑。

晚飯席上，我們喝着雞蛋羹，趁祖母在快樂情緒裏，我向她說許多的話，最後提到我要走。祖母沒有表示反對；不過，最後說：「走，現在不能走，一定要過些時候。」

四

無憂無慮的日子。消逝得很快，甜蜜的團聚生活，不覺中竟度過了三個月。這期間使我深深的感到家庭溫暖的可愛。

祖母一刻都不離開我，也不准我一步離開她，想盡法給我找新鮮的菜，怕我吃不飽，晚上給我兩床被，怕我冷。掉着花樣使我同小叔玩。我覺得小叔有時對我表示妒恨，也許是為我分了他的寵愛。

但，我並未忘記了我應該「走！」

五

雞啼，把我驚醒，天還沒有亮，但覺得是時候了。

從被窩裏輕輕的爬起來，穿好衣服，小叔被牽動的睜開眼睛看我；連擺忙乎，阻止他問我，并伏在耳邊告訴他一切，他一點也沒有遲疑，我倆悄悄地動着。

聽隔屋的鼻聲，知道祖母還在熟睡，在不大的明亮的屋子，我摸索到祖母的房門前，但很快的退回來，暗責自己過于糊塗，差一點就會把她驚醒，她看着我，她會悲傷到心碎。我含着淚，癡癡站在門外凝思，想到她失去我的傷痛，哭泣的情景，那是多麼悽慘的場面，可是我又怎能不走呢？終於是以默祝她的健康和快悅，代替別言。

走到庭心，曉風撲在身上，我打了個寒慄。

一灣昏黃的月兒，已沉落到西方地平線上，幾顆小星，隱約的放着微光，我跟着小叔走出大門外，把那花肝子狗圍在裏邊；她像是通曉人性，一聲不吠，祇是隔着籬笆亂嗅，搖晃着尾巴望着我。小叔告訴我，這狗比我們的年紀都大了，我們家這樣養着她依然是安心不走。真怪呢！

聽父親說過，家裏是大房，土牆院，佃戶數不清；現在，瓦房是依舊，可不見了土牆，只有種舊編的籬笆，圍着龐大的屋子。

走出村口，地面正生長着麥，慢騰騰的升，伸向天空的浮雲，等它們交接以後，便變成一片灰白，迷朦住遠山，近樹，鄉村的房舍。

我們靜悄悄的走着。

當我們走近鐵道，我要走上鐵道踏基的時候，小叔拉住了我：「下來。別闖禍，鐵路旁邊是不能走

的。」

我奇怪的：『爲什麼這邊不能走，我在中東路是常走的。』

『中東路是那裏？我不懂。但這塊地方就不能走，若被日本人看見，他們用槍打。』

『我的地方，爲什麼自己不能自由的走，反受別人的限制？』

『我也不明白呢』，小叔望望我。

聽了小叔的話，走在鐵路旁邊幾十公尺大車道上。那是條通城裡的大道，趕集的人三個五個，一羣一羣的冒着霧走。

候車室裏很靜，祇有一個小商人，面前擺着一具不大不小的行李，臉望着窗外，望着在霧裏正散溢着金光的太陽。

小叔猛然握住我的右手，眼睛釘住我的眼睛：『你這回走，要什麼時候能回來？』

『這話也很難說，許在今年冬底，或者明年春上，也許是後年。總之，必須到可以回來的時候就回來。』我說。

『不管怎的，你別掉了我們，我們是骨肉啊！你看你祖母是那樣大的年紀，家道又不好！』他黯然的叮嚀着我。

『小叔！你安靜的等吧！我不會忘記你們，眼前的苦算不了甚麼，相信我們定有復仇的一天。』我堅決的安慰着他。

我望着小叔的臉，彷彿他在這幾句話裏得了救，感奮燃燒起紅暈，潤透了他的兩頰。

上車後，我站在車門外，扶着鐵欄，小叔站在月台上仰着臉向我說：「你一定要回家來！」

「回來，我一定回來，這是我的家，這是祖宗留給我的家！」我的心在發着抖。

車顫身動了，輕輕的向前走着，小叔跟着車跑：「你祖母年紀大了，你要早些回來！」聲音嘶啞而淒傷。

我再沒有力量答應他！只是點點頭，兩行淚珠，已流到胸前，又連忙用手巾蓋住擦去。

當車開出站外，回望月台上還有幾個黑影在殘霧裏晃動，那比較矮小的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小叔？

六

「我不是放你走，不過，你不能從我這塊走，你若走後，我定受埋怨。」姑父用手拉拉領帶，看看姑母的眼色。

「我不能不走，現在，環境這樣惡劣，教我白白送命嗎？」我反問他。

他略略沉吟一下：「那到不然；你就在我這塊住，改換個名字，學學日語，將來我替你找點事做，不必老遠的跑到關內去。」

我看看他坐在沙發上伸出的腳和姑母的臉，沒有作聲。

「年青人都是一股勁兒，有熱心，有勇氣，可是社會並不是像想的那麼簡單。」他警告着我。姑母看看他，又看看我，心裏似乎很急。

「再不然去新京，到你琛舅那裏，我想他們民政部是需用中級職員的，如再不合適，可請他給你外薦他的日本朋友也多。」

「我家裏有的是飯吃。就算爲謀生，也犯不着給日本人做走狗！」我氣憤極了。

「話要這麼說就不對了，譬如我，不住南滿醫科大學得到學士學位，怎會到這醫院裏來，又怎會受日本人的重視；我們是作事，能說是給人家做走狗嗎？他摘下鏡眼，擦着鏡片，我看他眉頭緊緊皺着知道他也在生氣。」

「何必談這些呢；孩子剛才下車，凡你也該上晚班去啦！」姑母解圍的笑着說。

「是的，我就走」。他揀起大衣，拿着手杖推門出去。

我的兩隻眼睛燃燒着憤怒的火，注視着他擺動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姑母她了解我，同情我，親熱的坐在我的近前，拉住我的手，慈祥的望着我，在那眨眨的睫毛裏潤滿了兩眶淚水。

我沒哭，也沒有淚，只覺着心痛，像被荆棘刺入般痛，但我不能不假裝坦然的去勸慰姑母。

夕陽是暗紅色，照進玻璃窗，照着姑母慘白面影。

後來，我慢慢談到祖母，她才漸漸的又喜歡起來。

夜裏，躺在床上，心緒不寧靜，悔恨我不該走到大連來，使我的出走又多一重障礙。

心裏有事，一點也不安靜，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表弟拉着我的衣襟，逼着我伴着他去划船，我告訴他不能去，並說晚上就離開他，他不相信，只是翻着漆黑的眼睛，帶着滿面的怒容望着我，我伏他的耳根輕輕說，日本人不准我們再到海濱去划船了。他那小小臉上立即浮動一層恐怖，收住了怒視我的眼神，默默的低垂下頭。

我知道，這樣欺騙小小心靈，是有無上的罪惡，可是，爲什麼孩子要受這種欺騙，爲什麼這欺騙又能使孩子畏懼的寂靜下來？

黃花魚是渤海裏新鮮食品故鄉人們是常用在宴客的席上，但在這靠大連灣的岸上却算是普通菜蔬。姑母要替我吃着吃，她說是日本吃法，是日本認爲最精美的吃法，我沒有多吃也不願意吃。我討厭牠，也正像我討厭日本人一樣。

桌面上瀰的菜，倒頗豐盛，但我是望着牠不想吃，間或一口也不知道甚麼滋味，不管姑母是怎樣殷勤的勸我。

「人在外邊，不比在家裏，處人作事都要當心，不問你怎樣，家人都可以原諒，若是在外邊，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姑母淡淡的說。

「不過，人終歸是人，沒有什麼了不起！」我按住酸心。

「話是那麼說，究竟人心隔肚皮做事兩不知，況且在這個動盪的時代！」她看着我「人祇知滿足個人的私慾，必要時，他會犧牲任何人的利益，爲了他自己。」

「壞人竟會那樣多嗎？我不相信。」我駁辯着。

「多，豈止是多，而且到處都有，無論那一個團體裏，都醞釀着派別，欺詐，中傷的一些事情，我從學校出來，從未和別人接觸，不過眼睛看的，耳朵聽的，已經够了。」她那激昂的神情，似乎是充滿着自信。

屋子裏死靜，祇有表弟用筷子敲碗的音響。

「路途申不問是車上，船上，都要少說話，這個年頭多說話就是事非」。她叮嚀着。

「這利害我曉得的，幾年來失掉自由的生活，使我認識了許多的事故，長進了不少的見識，沒有用的話我絕不多說，不，我乾粹就一句不說。」我抬起頭來看看窗外。

「到北平後，趕快寫兩封信來，給我一封，給你祖母一封，免得我們念着你，她說話的聲音低的差不多聽不見了。」

「好吧！……」我點點頭，淚湧上了眼角，却用力把他含住。

黃昏，電燈燃後又過一個時候，我回到客

恐怕已是夜深，彷彿聽見姑父在自言自語：「媽的，外國人倒是怪氣，翻臉就不認識人！」皮鞋拍達一聲落在地板上。

「爲甚麼？你？」是姑母低聲的問

「甚麼也不爲，他就要打人，……」

「咳！」姑母憂鬱的嘆着氣。

姑父大概是被日本人打了，他是自命爲受日本人重視的人，這也許是日本人給他的特殊待遇。我覺得甘願做奴隸的人，一點也不值得同情。

八

大石橋是南滿支路轉樞站，假如不去大連，就可以換車到營口去，可是，現在我是由大連折返回來的，並且受了不少冤枉氣，跑了一段冤枉路，不過人都免不了要跑冤枉路的，能及早回頭，那還是屬於聰明的人。

站房後，是一條幽靜的小街，滿着掛××供應××料理的紅綠牌子，我的心像被懸在空中一樣的不安定；有意無意的走着，游魂似的徘徊，街頭徘徊到街尾，沒有找着一家中國飯館，正低頭走着，被對面來的人，撞個滿懷；一股酸臭的汗味，刺進鼻管。

抬起頭來，看見一張綠紫的面孔，浮動在我的眼前，粗黑眉毛，圓眼睛，一身破亂的衣褲，手扶着一輛人力車，惡恨恨的看着我，我發覺他對我的不高興，心裏感到很窘，便想及早避開去，不料被他陡然發問的宏亮聲音，使我不由自主的站住。

「喂！先生你是什麼人？」他悽鬱的問。

「我是……我是滿洲國人！」無可奈何的答應着。

「滿洲國人又是什麼人呢？」他更現出悽鬱了。

「滿洲國就是滿洲國。」我已變成頂懦弱的奴隸了！

仰半天沒有響，漸漸埋下頭去，我釘視他一雙黑腳，我釘視他腳底下踏着的土地。

「這裏的人呢，像我們一樣的人？」我傷感的望着他。

「人！人都被趕到山裏去了！」他悲哀的，埋下頭。

「你呢，爲什麼還不走開？」

「我不是不走，先生，我是被迫留的啊！」他哭了。

我不忍心的望着他，我沒有勇氣給他安慰，我真不明白我自己是屬於甚麼人？只是悄悄的走開，走上人行道，假意在看一家店舖玻璃窗內擦架上擺着的東西，但那個人他還在埋着頭，一絲兒未動；我慢慢的走，一家，兩家，我們距離相當遠了，但他還是不動。

汽笛響了，我才沮喪的跑進車廂，車徐徐在動着。

彷彿離開大石橋不多時候，車廂裏添了一種人，他們穿着白字的藍布坎肩，歪戴着帽子，手裏拿着硬紙卡片，口裏不住叫喊着：「屋開大，被褥白，沒有臭蟲，茶水方便」。有時竟站在陌生人的行李前，要把卡片拴上去，有的人是拒絕，也有的人聽他擺佈，爲他所釀起的嘈雜，使我感到煩燥。

車狂奔着，像從山峽裏倒瀉出的江水。風，從窗口吹撲到身上，是那樣清爽，心裏像割斷牽繫繩索似綽輕快，車的震動，增強了人的疲倦；疲倦織成了車廂裏的寂靜，寂靜引起我的沉思。我想起人生是多麼可貴，我們將怎樣使生成爲不平凡。我想到死，死是多麼容易，我們將怎樣使死得有價值，

我想到未來，想起過去，想到剛才遇見的那個生活在苦痛中的人。

九

爲了不認識街道，坐着車在碎石馬路上穿行，兩旁的樓房，雖然保存舊觀，可是市面異常蕭條，使你不相信這是人們口裏讚頌過的城市。

車停在一家旅行社門前，我走下來。

紅紗燈籠底下的半老商人喊道：「茶房搬行李照客！」，裏面跑出三個人。

「車錢多少？我問車夫。」

「伍元錢。」車夫望望我。

「就這幾步路，怎會要這麼多錢？」我懷疑着。

「嫌多當初就別坐。坐了就要給錢。」他一味蠻橫。

「當然要給你的，但不能這樣貴。」我有些發氣。

「貴？是我請你坐的嗎？不然，我坐上，你把我拉到車站去！」他要打架的樣子。

「我真不懂，人爲了錢就會昧着良心說話。」

一個茶房走到我的近前：「客人，此地的車價是這樣。」

另一個茶房也走近來：「好啦！好啦！客人你拿四塊錢吧。」他回頭望望車夫：「委屈點，朋友！」

我知道這種惡勢力，門口是沒有用的，況我又在逃亡裏，懷着憤恨給了車夫的錢。

車夫扶起車把，對着兩個茶房一擠眼：「老大，老么，一會兒天合茶園，不見不散。」他勝利的走了。

我懊喪的跟着茶房老么走進樓上八號的房間。

臉還沒有貴完，那半老的商人，捧着登記簿子進來。

「先生你洗姓大名，」笑容可掬的。

「不容氣，我姓趙，名字是啓字。」

「到那裏去？」

「到天津去。」

「由甚麼地方來？」

「瀋陽。」

他慢慢的寫完，仰起腰來，看看我：「先生，你出國嗎？」

「是的，我到天津，找我父親去。」

「看先生年紀很輕，家裏怎放得下心下。」

「沒有甚麼，我們做生意的人，離家是應該的。」

「到那邊做生意，賠賺莫管，頂低限度是不受氣。」

「兩邊都是一樣。」我連忙放好手巾，謙恭的請他坐下來，我想在他口袋得到些我要知道的事情。

「你們這裏可以買船票嗎？老先生！」

「可以可以，船票是由大東公司承辦，我們東家在公可熟人很多，買票到容易，可是先生來的不巧昨天開走一隻船，恐怕要等幾天！」他像一切都熟悉，而對我的機遇有些惋惜。

「要等幾天呢？」我急切的問

他摸摸稀少的鬍鬚：「哦！這個很難說，也許三五天，也許一半天，還說不定馬上就有。不過，等兩天也好，利用這個機會辦出國手續。」

「出國有什麼手續哪？」

「要照相片，買出國證，老實說，船是很多，就是出國證有些難買。」他微笑着。

「一張要好多錢？」我問

「貴倒不貴。五元錢一張，可是就難買到，前些日子一位也是去天津，爲這個東西在小棧裏住一個多月……」

「我的出國證還要煩請老先生幫忙！」

「好！請休息吧！明天再談。」他站起來。

我注視他的佝僂背影，推開門簾走出去。樓下又是一陣喊叫，許是來了另外的客人。

躺在床上的時候，彷彿天棚板上映着「出國證」三個大字在對我譁笑，心裏一陣比一陣加緊的着急。

一天，兩天，三天，都在忙亂裏消失。

在海灘上殺一個人，罪名是反滿的匪徒，圍住一大堆人在看，看回來的人，在路上又講又笑，對死者的人，極盡輕鄙的譏諷說他不識時務。我沒有去看，但眼前却湧現出一具血屍，使我悽然。我憤恨那養着熱鬧的人，他們忘記了死難者是他們的同胞，兇手是敵人，他們更不會想到災難有一天也會臨在他們的身上的。

黃昏，燈是灰暗的，旅社裏又像每天晚上一樣的喧鬧着。當我走到帳房門外，裏面只有那半老的商人，正在案上挑整零碎的鈔票，我咳嗽一聲。

「哦？趙先生裏邊坐。」他抬起頭來望了望，連忙把未弄好的鈔票放進抽屜關好，站起來。

「子，請坐！請坐！」我走進去坐在茶几左側的椅子上。

「趙先生出題證實到了吧？」他臉微笑着。

「哦……我不是託老先生代買的吗？」我驚異的反問。

「哦！」他點點頭：「我不是不給你幫忙，這裏邊也有許多困難，趙先生是在外面常跑的人，一定都很清楚的；比方我沒有力量給你買，只得託朋友，託朋友不是人情嗎？這倘年頭的人情……」

「那怎麼辦呢？」我望着他。

「依我短見，還是速走爲妙，住久了也不是件好事，趙先生你說呢？」順手端起桌上銅質的水茶壺

袋。「是的，我很想快走，買不到那東西怎麼走？」

「假在你要想快點買着，講不了就要多化幾個錢。」銅菸袋冒出來的烟，是一圈一圈的上升。

「多化幾個錢。」我無意的重複念着。眼望門外街心湧動的人潮，他們不也都是受錢的驅使，在忙碌，在奔走，在用盡心力去掠奪嗎？

「化多少錢？」我問

「大約要十元錢左右。」毫不思索的告訴我，他還在吸煙。

「好！我去拿給你。」

「好！我絕對幫忙，放心明天就會有。」

我走到梯口，轉身望着他，他仍然是大口吸着烟，在灰暗燈光裏，臉上放着得意的微笑。

十一

橫渡遼河，到河北車站玩了一上午。

鐵路站上沒有茶，買些蒲葵裝好的鹹蝦。

回到屋子裏，夕陽正對着窗口，我疲倦的睡去。

醒來，窗外飄着晚霧，感到微冷。

燈下。鋪好紙，想寫封給家的信，坐在椅子上呆想，不知從那頭寫起，心緒像洶湧的波濤，又倏斷續續的風華，那支拿慣了的筆，今晚不知爲什麼沉重起來。

素性的站起來，走近窗口，把頭伸出去。漆黑的天幕散佈着閃動的星光，衍內是沒有一個人，只是遠遠的衍口，停着一個零食担子。一盞不大明亮的燈籠，圍着幾個人。對面灰樓的白色窻幕布上，正搖動着兩個人的影子……。

「春盡江南，

不堪回首年前事，

到如今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

窻子呀的一聲開了，從窻口衝出一片悽楚的歌聲，直逼進我的耳朵，由散射的燈光裏，已看清屋地中間放着一張圓桌，桌面上擺列着狼藉的盃碗。

「極目荒涼，

衰草黃沙迷廢壘

黃浦暮潮生，

點點都成淚，

點點都成淚！」

一個披散着一束長髮的女人，伏在桌子上哭泣着，再也唱不出聲來了。看她那份瘦削身材，就知道他是一個滿受創痛的女人！

靠琴台邊側站着一個青年，低垂着頸子像在勸慰着她。

死寂的夜，海樣的深沉，冷風呼呼的刮着。

對面的窗子不知在甚麼時候關上了。白色幕布上依然蠕動着一束長髮的黑影，但已聽不見她的啜泣。

十二

第五天的早晨。

被樓梯震動，我從夢中驚醒，將睜開眼縫，那半老商人的管帳先生，推門走進來，笑嘻嘻的放在枕頭旁邊兩張紙片。我要起來，他連忙按住我的肩頭：「還早！還早！再睡一下。」回頭望望枕邊：「這是船票和出國證，永康船靠大東公司的碼頭，下午上船。」說完他匆匆的走了。

下午。天色蔚藍，陽光是淡淡的，往碼頭去的路上，提着箱籠行李的人，扶老攜幼的人，不斷的向前走着，擠着。

碼頭在遼河左岸，和海濱成爲直角，爲了水深，海船也可能停泊，準備上船的人，就擁在三合土砌的平台上，排成兩列，由四個僞警巡邏着，他們命令着把一切物件，都打開放好，等待着檢查。

平台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是一羣人，每個人的臉上，却是罩着一樣驚恐神色，就好像有什麼不幸將來臨，我更感到不安，因爲我的行跡和服裝，都是充分的可疑。

緊靠着我的身邊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她安閒的坐在柳條包上望着我：「學生，你到那兒

去？」

「不，我不是學生，我是布店學徒的，打算去天津。」不自然的苦笑着。

「到天津，我們是一路啊！」陽光晒在她的臉上，面紋越顯得深刻。

「老太太也是到天津去的嗎？」我問。

「是的，去找我兒子，他在金剛橋附近作生意。」

「這大年紀走路要找個年青人扶持着才好。」

「那裏有呢！去年冬上一個孫子死了，差不多有你大。」她緊緊看着我，目光裏閃爍着老人應有的慈祥。

「老太太，我扶持你好嗎？」有意的自薦。

「哪……哪敢當。」她笑的合不上嘴。

「可以的。我祖母和你差不多的年紀呢！」我也微笑着。

「好，我就高攀了！」她的臉上，飄浮起一派母愛的光輝。

太陽一點一點的西沉，台上的人們，被時間拖來了倦意，孩子們睡倒媽媽的懷裏，媽媽又在打着瞌睡……這時黃河上的黃水，沖着泥沙向海裏滾流，還有那高大的偽警，在我們左邊走來走去。

海面上吹過一陣風來，揚起濛天的砂土，落在平台上，落在台上的人們身上，落在行李上。

「開始檢查了」那高大偽警破着嗓子吆喝。

沉寂的人們都惶恐站起來，小孩子嚇的哭了；男人罵着女人，女人嘆着氣；是一片忙亂，嘈雜。

三四個差不多高的偽警，擁着兩個穿泥大衣的人，從我們這排左方按次序的檢查過來，那兩個人的臉，猙獰得可怕，四隻鼠眼散射着偷偷的光，搜視着我們這羣人：

越來越近了，隔我三個位置的地方，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人，他們圍住了她。

「漂亮的女人，那裏去？」調笑的。

她莊重的不看他們：「到天津去，找我丈夫。」

「你丈夫是幹甚麼的？」

「做生意」，

「滿洲國人爲甚麼要在北平做生意。」

「是前幾年去的。」

「不對，不對要脫下帽子看看。」他們的眼角浮起獸性。

「我的確是我丈夫的，我不能脫呀！」她焦急的。

「要脫！要脫！」

另一個穿泥大衣的人望望那女人：「脫掉吧！別找難堪。」

「去你的，虧你還是中國人，你忘記你媽媽也是女人嗎？」女人氣漲着臉。

那人羞澀的，苦窘的，向那個穿泥大衣的人說一句我們聽不懂的話。

「你們往那裏去？」他們拋開女人走近了我。

我還沒應聲，老太太接着說：「他是我的老兒子，隨我一塊去天津，找他大哥去。」

「你大兒子在天津幹甚麼？」他們連看都不看我，直逼問着老太太。

「在法租界開舖子，這就是我們的商號。」她指給他們看皮箱上的卡片。

他們過去了！走向我們右邊的人羣。

半小時後，靠河邊的人們，慢慢的湧動的上船了。我和老太太整理好所有的東西，也隨着人羣慢慢的向船上移動。

一陣吶喊，一派哭罵，人們都戰慄的看着那偽裝持住的女人，正是剛才不願脫離她的女人，但她一絲兒也不害怕，是英勇的，怒視着那兩個穿泥大衣的人。

十三

上了船，心像塊石頭落在地上那樣安穩。

，所謂的三等艙，實在就是統艙，乘客們都在艙板上自由的放置行李，依陌生媽的話，我們的舖位是在艙的中央，因為靠近船邊的地方，有風浪時顛簸得受不了。

我把行李打開舖好，陌生媽坐下：「晚上我們在一塊睡吧！」她看看我的週身，不由的我也低下頭看看我的半舊的藍布長衫。

我站在甲板上，看着快要落地斜陽，看着剛才騷擾紛紛的碼頭，碼頭上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這多上船的人怎會沒有一個送客的呢？真奇怪。

水手們忙着撒跳板，起錨，船在馬達聲裏，漸漸的離開了岸。

天色是一片深藍，飄蕩着一抹鮮紅的晚霞，河水是昏黃的，走廊裏擠滿凭窗外望的人，都是沉默的望着岸上；我們不覺船動，只見岸上的洋房，一幢幢的後退。

船漸漸快走，河面也漸漸的寬了，甲板上也漸漸少了，我不忍下艙去，我捨不得吸紅的晚霞，我捨不得故鄉最後的一塊土地。這塊土地我離開它了，我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重新嗅到這塊土地上的泥香？我低下頭看船頭的浪花，潔白得像雪，像棉花，但在二噸後又跌落成個漩渦，遂流爲小浪，向兩岸分湧，一直湧到灘邊，翻起白沫，沖浮着長的貝殼，圓的砂石。

「朋友！來過海船嗎？」一個人拍我肩膀一下。

「沒有，這是第一次啊！」我回望是個四十多歲的水手，麻子臉，長在嘴巴上兩縷又花又稀的鬚。

「若是頭一次，就當心些，站在沿邊掉下去，餓魚可不是好玩的，他有意顯示着他在海上的生活經驗豐富。

「我退了幾步，並沒有顧及他是對我怎樣的神情。

他坐在起錨機後面矮方檯上，手捧着木烟斗：「老馮，看這氣象，怕要起風呢！」望望另一個人。

「說不定會起的。這一些人真不走運。起風就不小，因為春天來了。」老馮戴一頂白色的水手帽子。

「等檢查就是兩天。不然的話早到啦！」

「是的。現在船長不利害啦！過去中國海關。他常是不理的。」老馮有些感歎。

「人豈不是這麼一回子事。能欺人的時候，就欺一下，要受欺的時候，也就受下去。」麻子在發着牢騷。

「喂！老馮，臨開船的時候，一個漂亮娘兒們，被日本人扣留去，你看見沒有？」麻子緊張的說。

「沒有，在什麼時候？」老馮皺起眉毛。

「就是檢查完，客們上船的時候，被帶走的。」

「咳！這是人間地獄！」老馮那紫紅的臉，變成土色，低垂下頭，頹喪的看着錨鍊子。

天，晚靛，看不見了。遠遠望去，是一片無邊的灰霧，船景顫動的，徐徐的走着。

「入海啦！」另一個水手在喊。

我驚異的去有海的樣子，在一個浮在水面上的，紅色燈船的附近，很清楚的看見海水同河水的分界一邊依然是土黃色波浪，而那邊却是芭蕉一樣的綠。

船上的電燈亮了，我望了望東半天頂大的那顆星，才遲遲的走下艙去。

夜裏沒有風浪，船沒有顛動，睡的很甜，我不想起來。幾天的辛勞與驚悸都消失了。

和陌生媽同一個舖，兩個被窩，輪裏悶熱，在夜裏把棉絮拉掉，幾次都是陌生媽給蓋好的，我感激她。

起在後，在水箱舀的水，她和我洗過了臉

陌生媽從食盒拿出許多饅頭，我取出鹹蝦，我們就坐在舖位上吃早餐。一個賣麵湯的在人叢中穿行，我和陌生媽每人買了一碗。

『多少錢？』我問。

『兩元！』

『爲甚麼這樣貴，』

『貴，我請你吃的？吃了就要給錢。』

結果是陌生媽照數給了他的錢。

我站在舵樓上的手旗台遙望着海。

看不見甚麼，只是無邊的海水翻騰着，滾動着，蔚藍的天脚，伸到水面上，成一條粗的黑線，有時露出水面幾個大島，島上沒有草原，也沒有樹林，只是一塊大的頑石。太陽像盆火，照在頭上，波浪的突起部，常閃耀着金光，有幾對同我們一齊上船的乳白燕子，牠們飛着，有時在舵樓頂，有時在桅桿上。

微風，一陣陣的刮着，一陣風去，海面便翻起一道白的浪花，這是我初次看見的海，它除告訴我它的偉大以外，再就是寂寞。

十五

船上第二天的夜裏，風浪陡然大起來，船簸動的非常利害，淹住了兩舷備的厚玻璃天窗，再也看不清甚麼，祇是黃澄澄。船裏的人被搖晃着，像坐搖籃一樣，人們是頭暈目眩，有的竟嘔吐不止，我幸而是在中間比較安穩，但精神是不如昨日的舒適。

陌生媽臥在被褥裏，一動也不敢動，手扶着我的腿，我默祝她快些睡去。

受好奇心的驅使，從人們身上跨過，爬到甲板，想看看海夜的風浪，但是風浪已平息了。一望無垠輕盪碧波的海面上瀰滿了銀色的月光。天上沒有一片雲；在距離月兒相當的遠處，閃爍着幾顆小星像柳蔭裏的螢火。離船二百公尺外，便模糊的看不見什麼，只有濛濛的霧。

黎明，我面迎着海風，而迎着從霧裏升起海面的太陽，她正普射着金光，浴照着我們的船，和遼遠廣闊的海水。

船上的人，漸漸動起來。麻子水手在喊着：『到了！到了！就要進口！』

船掠進第一個燈船，水色變成了土黃，像我們離開海岸的時候一樣，這是告知我們又近了岸。

午中船到了大沽口。

河的南岸，被折去的海防礮臺舊跡還在；不過只是在荒草蓬生裏一大堆黃土罷了！你若不認真的辨

看總不會認出來，也許就當爲是普通的一片荒墟，誰知道這是四萬萬五千萬心上血淋淋的創痕！
衝進河口，船的航速放慢，波浪也顯然的平靜下來，繞過日本船塢，才是中國海關，爲了躉船近前的水淺，終於是在河心裏拋下了錨。

一陣忙亂，慢慢又寂靜了。

我呆立船上：望着岸，心裏有形容不出的喜歡，幾年噩夢都紀念着的故國國土，居然竟橫在我的面前，我可自由的踐踏，自由的在牠身上狂奔，自由的生活，我慶幸我脫離了地獄。望着飄舞在海關樓頂上的國旗，我禁不住的流淚了！

傍午飄落了幾分鐘的細雨，般在雨裏起航。

兩岸有疏落的村莊，村子裏有錯綜的茅屋，每一椽屋子都圍着短的籬笆；田裏生着新綠的麥子，壠間雜放着小黃野花，荷鋤戴笠的農夫，出入在阡陌上，那種安閒神態，他們大概會知道，海那邊有同他們一個血統的人，在受着殘殺，在作着異族人的奴隸。

唉！東北！可愛的東北！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東北。

十六

車站售票室女售票員告訴我，下午四點鐘有直達北平的特別快車，爲了錢不多，便決定在今晚趕到北平。我踏着炙熱的砂石馬路，走回河邊上一家茶館。

陌生媽問我：「你打聽了嗎？今兒是不是有車？」

「有。下午四點鐘，是特別快車。」

「不管有車沒有車，今天是不走的，跟我回家住兩天。」她望着我，慈祥的。

「不。我不可以在這耽擱。」我笑向着她。

「我家裏很寬大，飯是有吃的。」誤解着。

「不是您家不可以住，也不是怕沒有飯吃，……而是我不能去住。」

「是爲什麼呢？」逼問。

「就是我不能閒住，必須要作點事！」

「哦！作事是很容易的，我兒子在這地方很熟，隨便都可以找到一點事。」

「我所說的事，是更大的事！」

「更大的事是甚麼！」

「更大的事，就是使我們將來都能回家！」我激動的。

「啊！……」她慢慢的垂下雪白的頭，深深的嘆口氣。

茶舖裏形形色色的客人，都用一種驚異的目光，投視着我們，他們大概是有所懷疑。

「好！我不留你了，祇盼你去後多多的來信。」陌生媽是通過了理智的堅決。

「一定。我要常問，差安好的！」

「我們吃過點心，把行李寄在茶舖裏，伴送我去上車，我沒有勸阻她。」

陌生媽替我買了一張三等車票，拉着我坐在走廊下的長靠椅上，告訴我一些永遠不能忘記的話。

老輩頭的事話，月台上來往走着忙碌的人，臉上都浮着愉快的笑。陌生媽站在車廂的窗口下邊，用力揮着滿臉的紋仰頭上望，眼睛裏滿含着淚水，顫顫地伸過一隻手，遞給我一個紙包：「這是我送給你的東西，收好吧！」

「路上要小心啊！」陌生媽身走了。我心裏有些難過，癡癡地空望着那個瘦的背影，太陽照着綠春綠夾袍。閃動着一絲絲的光。那吃力的跨上月台；又媽媽丟進了出口的木柵門，一直到瀟灑地方，看不見了。

車開後，我打開了紙包，裏邊是十元一張的鈔票，還有一根銀如意。錢是給我用的，這銀質的如意呢？啊！如意！如意！陌生媽是視我百事如意吧。

當翻過銀質如意的背面，我看見幾個鑄成的字：「奇品，光緒十年一尊銀樓製。」

我感動的哭了！我伏在車上痛哭。

十七

在黑夜的灣角處，得隆隆的時點，等到了我父親的老友宋伯，他正在靠近西山的海甸。宋伯已五十多歲了，他四個那差，有七個兒女，吃得不做事的有五個，在外邊兩個，却又用錢不少，以五十元的收入，應付這多的支用，無怪他常常嘆着氣。

宋伯總是一位舊式的女人。

相見下，他們都很驚奇我的驟然來臨，全家大小都被一股新的空氣鼓舞着，宋伯面堆着喜悅、慶賀我的脫險。

他們住的房子，是前一年買的，原是隔壁劉總管（太監）的別墅，磨磚到頂的四合瓦房，三進院，兩重門，後園滿是果子樹，前院庭中有兩株古老的香槐。

夜裏。住在西廂房南端的書室，心非常平靜。

清晨，小孩子們圍住床亂喊：「東北人起來！東北人起來！」

我再也睡不着了。翻身起來的時候，他們一哄而散。真猜不透這些孩子為什麼要這樣的喊叫我。

在階石上坐着，嗅着腳才放吐香氣的楊槐，望着院角嫩綠的椿芽，曬着溫暖的太陽；伯姆也坐在三張短椅上，埋着頭在縫衣裳。

「我們搬走了以後，關外許好點吧？」停下針抬起頭來。

「不，更利害了！」我苦痛的回憶着。

「聽說小孩都念日本書，真的嗎？」

「是的，都被迫着在念了！」

「唉！天殺的，我們過山海關的時候，可麻煩透了，鬼子像是有意為難，願意撥到內地來的郵務人員，什麼檢查啊！真是活見了鬼……！」

「這個地方人人說好，我真有些過不慣，第一就是吃水困難，洗衣服還要下河，你看麻煩不麻煩？」

要是僱人挑水，一挑就要兩大枚；那有像家那樣的木柴，全是燒煤球！」她把縫的衣裳也查起來。

「你看，你伯伯每月就是那幾個錢，大的要念書，小的要吃飯，一動手就要錢，離了錢就不能行。唉！像家裏的那樣日子，甚麼時候，才能再過呢！」

「鳳梧大哥究竟是到那兒去讀書？」我想打斷她的話。

「離這一千多里路，本來是在城裏，不知道爲甚麼就搬走了！」彷彿又引起來她久爲納恨的一件心事。

「哪多少有些緣故吧？」

「我倒不大懂，據說是警察用抽水機澆他們，也許他們怕澆才搬走的。」

「啊！是的。」

她又低聲的告訴我：「在這兒說話要小心，有人常爲說話被警察抓去的。」

「我知道了，伯姆放心！」

院子裏靜悄悄的。我走下階石，踏着磚砌的甬路，看着在太陽裏搖曳的小草，迎着飄浮的槐花香味，誰會想到，在如此幽靜的庭院中的人，却爲甚麼心還是這樣的不安定？

十八

在一間富有中古時代雕刻藝術的花廳裏，我會見了慶清的一個太監。

花廳上四面是碎格子玻璃窗，從窗裏能看見園內的芭蕉，冬青樹，和別的花草亭樹。

我們是對面坐着，中間隔一張餐桌，他皺紋堆滿蒼白的臉，金絲眼鏡架在眼眶深陷的鼻樑子上。

「先生，是新從關外來的嗎？」

「是的，前天到的，住在福慶宋家。」我一抬頭看見門斗上貼着「難得糊塗」的長條。「我們也是關外的啊！是先生帶着請過來的。」

「總管到關外去過嗎？」

「沒有，我一向是在宮裏。」

「那你什麼時候離開宮裏的呢！」

「還不是民國元年，小阿哥去天津，我才出宮的。」他轉頭望着窗外出神。

他咳嗽兩聲，站起來，走到前：「你看？那株高的月季，是我修葺房子的時候從宮裏分出來的，花是年年開，人……」

「總管你看現在是不比過去好一些？」

「好是好一些，可是……」

話不投機，他和我只有沉默着。

十九

傍晚，落了一陣冷雨，天色變成灰暗。

院心裏充滿了陰森，從窗口放射出柔弱的燈光照着被雨澆過的綠槐樹葉子，照着煤渣子舖的地面。

我站在窗口，讓風吹著我的臉，我願意讓它吹去我的煩惱，空虛。

夜深了！宋伯踉蹌的冒雨走進來，我別亮了燈。他坐下擦擦額上的汗：「路太壞。燈籠又不亮。」

「泥濘的很吧？」

「不但泥濘，陰溝裏的水都漲出來了，黑夜不走路真是有福。」

「我看以後夜班可以請求不上就好了。」

「我們怎能這樣，本地人可以得到優待，流亡的人，少不了吃虧的。」

我斟一滿盞酒茶給他，他喜歡的喝着。

「喂！學校我替你打聽了，每星期大約要七八百元衣食零用還不在內……至於對流亡學生補助辦法大概是沒有吧！你的讀書問題，……」他望着我。

我是沒有講一句話，只呆呆的望着他的眼睛。

宋伯走了，我又走向窗口，窗外依然是漆黑，上房已燃着燈。

「米又漲了，今天買的就費了兩角。」是伯姆的語音。

「通州又鬧起交涉。你……吧！糶穀也要漲的。」

「怎麼得了！這多人吃飯？」她感歎着。

「唉！活一天就要吃飯一天，別管許多……」

、頭暈，像有塊石頭塞住胸口，呼吸都不大自由，我病了。

病，我是常生的，可是都沒有這次感到痛苦。橫臥在短床上，不知有幾天了，不想喝水，不想吃東西，睡眠也是不安靜，伯姆每一天要來過兩次以上。但是不見了那些孩子，有時遠遠聽到他們的笑聲一會兒便又消失了。我不想看書，讀報，祇是從窗口嗅着槐香，看着藍色的天，度着寂寞冗長的日子。

中午，宋伯來養我，留下一盒葡萄乾，便匆匆的走去。

黃昏，屋裏沒有燈，恍惚覺着一隻手在撫弄我的前額，溫煦直刺入皮膚，我慢慢的抬起頭來辨認呵！原來是弟弟。

他炯炯的眼神，含有憂備的望着我：「哥哥爲甚麼拋掉我們，你一個人走了？」

我窘迫的苦笑：「不，我的走，正是爲了你們！」希望得到他的了解。「你們需要我，你們也需要自由，我出走的理由，你應該明白。」

他聽了我的話，似乎有所醒悟。炯炯的眸子裏，掉下來一滴滴的晶瑩眼淚！

他哭了！我也哭了！

醒來。

枕布竟潤濕了一片。

第二章

北平，養生送死的北平，竟在愁病裏匆匆離開。

兒時在外祖父的膝下，乘着月色，或火盆邊，不少聽到北京的故事，有甚麼紅琉璃瓦・綠琉璃瓦・紫金城金，鑾寶殿……！心裏已深深印有幻想的莊嚴，壯麗；一直到先生講北京是歷代帝王建都的所在地，我還常念起，北京是『有名街道三千六，無名衙衛如牛毛』；便常常暗地想，將來長大我一定進京。

現在是不期而然的來過，並有二十幾天的小住，且大半時間爲愁病消磨，雖然忙裏偷閑會出去過幾次，但沒有見聞甚麼，覺得奇特的不是建築，也不是風景，而是極其平凡的人心，人們的心似乎都甚安靜，沒有一絲的激盪，坦然的生活着；他們沒有記起東北，也沒有記起現處的局勢，依然是沉迷在紙醉裏，彷彿這許多的事，和他們膜不相關。

唉！荒淫無恥，緊緊圍繞了古都，沾染着灰暗氣氛。

前門車站的月台上，寂無人影，是靜悄悄的，將落的太陽從西山斜散在地面的紅光，照的鐵軌發亮

有幾個路警在鐵道岔子的板房木門前閑談，站長室門口拿着紅綠旗的老人，像是等着甚麼似的，走過來走過去。

我坐在走廊下的長椅上，看遠遠的一羣工人，吆喝吆喝的向機關車場運煤。

時間是一分不停的過去，它帶走了人的青春，眼前的，也帶走了旅人們所喜歡的白髮，月台逐漸的湧起灰霧，變成一片蒼茫。

七十二次列車是南下的軍用車，也是個聯運貨車，通常是在最後邊掛幾個四等車箱，專供來往軍人和窮人乘坐，每到一站要裝貨卸貨，因之車行速度很慢，可就是不要錢，我便決定趁這個列車南下；到甚麼地方去，自己心裏也不知道，只是知道我要走。

月台上仍然是安靜的，霧和天色，都變成了深灰。

我想起了宋伯，這時候一定已到家裏，他們說不定會一好菜飯等着我，等着我吃晚飯。會的，絕對會的，生活逆浪縱然是不斷的沖擊，能減退人們應有的篤愛，但那總是屬於少數，我那慣用白眼球看人的伯姆，也並不算甚麼稀奇，因為女人原本短視的；但也不必過責女子，男人又何嘗不貪婪着虛榮。伯姆只看見我身上將破的長衫，而沒有看見被長衫遮藏的不屈服的心。這時耳裏彷彿聽見和我玩熟的孩子，在前院後園的喊叫，我深信只有他們真純赤誠，我願所有的人，都變作孩子。

月台上的燈亮着，在燈光裏湧過來一大羣人，有男，有女，有軍人，也有小販……從我面前走過去；最後的一個小脚婦人說：『窮人不是人，坐不要錢的車，都不能在車上車！』她把左手提的包

換到右手，汗喘喘的追上去。

「七十二次車在那兒上車？」疑惑的心情使我不能再等，是卑恭而禮貌的問着路警。

那板着面孔的警察，望都未望的把手向湧過去的人羣一揮，頭就轉向旁邊，我沒有看他，也不願意再看他，便急急的追過去，但我知道他是對我不合理的鄙視着。

摸進車箱，是黑洞洞的，找不到空位，我是站着。

裏邊悶熱，差不多透不過氣來，人擠的不得轉身，那紙烟未滅的烟屑，薰得我要嘔吐出來。

車外是亮的，從車上能望見雄偉高大的城牆，從城牆裏激蕩起一片嘈雜，像黎明海岸的潮嘯，又像無數人羣在嘶喊，你要沈靜的聽下去，彷彿是有獠獠怪笑，有流泣啼嗚，有歌聲，有哀號，都儘力在宣示着都市的醜惡。

我沈默着，被苦痛絞擊着心，呆呆的站立，右手伸在衣袋裏緊緊按着那五元的鈔票，是方才用陌生嫻銀如意換得的五元錢。

二

似睡未睡的夢裏，覺着車在顫動，知道是走了。

五月裏田野的風，從口刮進，掠過臉上，心裏涼爽而清楚；但却懶洋洋的，不願睜開眼睛！人們隨着朝陽，湧起了騷動，都忘懷了夜來的疲倦；車是衝着晨霧開行。

「你欺負外鄉人嗎？」尖銳的呼喊，震驚着所有的人，幾十條視線，都集視在車廂的那一頭。

「欺負，你還够一欺負！老子的位置，老子要坐。」一個二十幾歲的人，臉上滿是麻子，怒視着穿青夾袍的商人，那商人像是可憐，可憐裏邊還蘊着英氣。

「你的地方？我坐了一夜，怎會成你的地方？」

「坐一夜就是你的地方？是你的地方搬回東北去，怕站着，你在東北就別出來。」

「出來不出來，你憑甚麼過問？」

我驚醒了。看他們兩人在鬮口，一個鬚髮灰白的老人，站在中間，兩隻手亂擺，勸止着說：「少說一句就是了，大家都在逃難，這時候還講甚麼享受，舒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祇要有條命……」

「不，老先生，咱們是外鄉人，還論甚麼舒服，享受，可是太不能教人過不去！」那商人黯然的說

「過不去。嘿！對你們這般人還用得着客氣！」麻子霍然的從坐位上跳起來。

車是慢的前行着，他不作一刻停留，他不願乘客的地域區分，車裏經過一陣熱烈的吵鬧，又歸於平靜，太陽正從車廂頂上散進倦人的熱意，人們的額上都流着汗。

無端的吵鬧，使車廂裏的人們都感到不快！

人是有着利己的本性，誰也不肯放棄個人的好處，彷彿人若不欺負人就是自己無用！但當苦難未臨到身邊，而去譏刺苦難中的人，那是殘忍的行爲，何況那人還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呢？麻子就是這類人裏的一個，我真急，我想跑到他的面前，向他大罵，向他疾呼，告訴他：「東北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東北土地是中華民族的土地，東北是中華民族的東北；不是東北人的東北！」可是那張可怕的麻

險，我沒有勇氣反抗他對我的懾服，但我始終相信，他若是人，他會覺悟的。

車輪壓在鐵軌銜接缺口上，是自然的跳動，是有音韻有節奏的跳動，我倚窗外望，像是有個可怕的黑影，隨着跳動的節奏，一時放大一時縮小，在我的眼前出現。

傍晚，車停在定州，我沒有下車。

我吃着一角錢一柳條籃子白梨，看着晚霞在遠遠林角間浮動，再遠的，便是天地相接的一條黑線；這兒，沒有山嶺，也沒有岡壟，只有我最喜愛的平原，遼闊無際的平原。

三

肚子餓，像有一條蟲兒在腸胃裏上下翻騰着，坐立不得動，站着也不舒服，心裏感到煩燥，煩燥到無可耐時候，祇得離開坐位，在人們站滿的過道擠出去，走到車廂外吸幾口新鮮空氣，伸伸懶腰，再回來。

剛回到原位，還沒有坐下去，肚子又是潮騰的疼痛，頭是昏暈的，手脚沒有一點力量，似乎連一片枯葉也拿牠不動了。

兩天的絕食，只能喝些開水，水滿的多，出汗也越多，身上也越感到無力。恨我自己，大意的丟了那五元錢，五元錢在富有人們的眼睛裏，又值得甚麼？可是，在我的身上，它備有着生死予奪的權威；不，不僅是對於我個人，它也以同樣的威脅，對付人類大多數的人。

車走的還是不變速度的遲緩，車上的所有人們，雖然呈現着旅途困頓，相信，却沒有我這副憔悴的

臉相。

六四

對面不知在甚麼時候，上來一雙青年男女。

他們帶着行李，柳條包，和一籃大的網籃，服裝是相當的華麗，在華麗裏充塞着不可耐的俗氣，睜着鄙視的眼神，掃視了每一個乘客，當眼掃落在我的身上，心裏覺得有些發冷。

「坐下吧！把這扇窗關了，真熱。」那上座子的好，把起腰來擦擦額上的汗。

「真見鬼，偏要坐這座車！」這說的是我。

「將就罷吧！坐這車不是省錢嗎。」男的心裏倒有不可耐的炫耀，臉上却滿堆着笑。

「不，我不坐，我要下去！」如誰着聲說起來。

「不行，車正走着不能下去！」他急急的走着。

「不，我不遭這罪，這飯車也沒有。」如誰着聲說起來。

「好！好！將來永遠不作這種車。可以吧！」他用手打起眼，眼下面長卷，一面安慰着他，又把那蓬下垂的髮絲，向後一甩，鼻間裏透着香滑可憐的汗珠，唇角微含笑意。

我對這奇特的兩個人，有些不解，從他們的服裝上看，是不坐這種車，而他們為甚麼就坐了，那男人也就甘心聽受女人的嘲諷；人都知道那女人，想是有超出一般人的安適，來顯示尊貴，來顯示聰明，倘若求不着理想中的境地，憤憤許是必然的，人們羨慕着享受，又喜愛着金錢，那男人也許是極有矛盾心畫的一個人。

車允許，談話之外，無地無地之外，也都不去想，真；我沒有也去注意的方量。頭暈的坐不住，差不多要癱軟在椅子上，我儘量要最光的衣服，不時的舉視車廂裏的人物，心裏是一陣陣的微顫；他們有的在談話，有的……有的不吃着食品。最有趣是男女正在進午餐，他們從蒲包裏拿出許多香味……的鹹肉和麵包。

「吃罷！他拿出刀子，用力的切着。」

「告訴你，我不要肥的，我不要麵包的，我要瘦的，我要瘦的。」如說。

「肥的煎蛋曾給誰吃了？」他搖搖頭，擡起臉來。

她沒有答應，也沒有作聲，把手輕輕往後外一指，看着男的不笑了。

他看看也笑了。「好的，好法了！」

當我聽到肥肉和麵包煎蛋，那聲突然的聲響起來，暗想：肥肉定要廢棄的東西，我以懇摯的哀求他們定會可憐我而贈予我吧，我當前的坐透了身子。

他倆一面吃，一面說笑着，果然把肥肉和麵包煎蛋放在另一張紙上。

我望着肥肉和麵包煎蛋，眼睛的想，爲了肚子餓，我是肯定的要，我就該恭恭敬敬的拜起來，禮貌的喊聲先由傳手去會；他他……的想，痛快的給我嗎？輕幽的對我嗎？惡言的污罵我嗎？這是意內的可能，我在街頭不是常有見到的孩……的搶着給紳士們點頭，求得的只是幾聲無聊，誰保證他們不是那種心態呢？……我沒有別的人的過東顧，尤其是吃的東西，他是坐車的旅客，我也是坐車的

旅客，我爲甚麼要低首向他乞求呢？他是人，我不也是人嗎？我爲甚麼要受同類人的輕鄙，我真不願作這可憐的行爲，終于是額然的坐下。

風一陣陣的吹進，刮起鹹肉和麵包的香味，刺入鼻孔，餓的苦痛逼起了勇氣，勇氣又使我站起來，我扶着桌口小桌，彷彿是車在旋轉，人都生有兩個頭，心裏一陣是控制不住的昏迷……

在一陣強烈的震動裏，又睜開眼睛，我是依然靠在我的椅子上，車裏又增添了不少陌生面孔，對面那個女人，像是吃飽了，向着車窗外發呆。

他丈夫睡着了，是臥在方才放肥肉和麵包黑殼的地方，再也看不見我要討過來的那一塊厚紙。

四

高掛夜空的煤汽燈，已失去了初燃時的光亮，月台上的人，也沒有車將停下的那樣忙亂嘈雜，該下車的走淨了，只有不下車的人，三三兩兩的上下下，有的倒開水，有的在散步。

機關車去裝煤上水，一條長蛇般的車箱，寂靜的停在頭股道上，我耐不住餓，我耐不住車箱裏的臭氣，我耐不住等候在人們口裏聽到的時間，悄悄的溜出來。

車站的房舍是建築在樹叢中，月台的後邊緣上，架着朱紅色的木柵欄，我無力的坐在木柵前面，等距離放着的木板條釘成的大椅子上，那從木柵後伸出的楊柳嫩枝，圓圓的葉子，拂搭着我的頭頂和頸。

戰的過久了，似乎已經把我忘去，只是想喝水，而也只能喝到水，但苦痛卻沒有忘去，相反的時間

更帶來了苦痛的沉重，

我悽然的仰起了頭，望着遼闊的夜空，點點搖蕩的星，像飛繞枝頭的螢火；車上，站裏，幾分昏黃燈光，幾個幢幢人影，對着這幽靜引起我無涯的鬱澹的深思！

夜彷彿是深了。

一個喝的爛醉的鐵道工人，手提着紅綠燈，從我面前歪歪斜斜的走過去，並喃喃的自語，散亂的腳步，打斷我的尋思，緩緩的呆望着他的背影，也聯想到他的生活，他不會有更多東西，許只是一床破被，一套滿沾油漬的工服，在雨裏，在雪裏，在風裏，在夜裏，他不都是要帶着紅綠色的旗和燈，在鐵軌旁守候着嗎？換得的，也只是天天一醉，但他不感到枯燥，而又極度的安閒，他貪圖着醉，他許是他在醉裏已經體認出真的人生。

燈光漸漸着昏暗下去，我再也看不見他的背影了！
我昏迷的臥在椅子上睡下，是不十分的安靜。

「起來！起來！」惡恨恨的喊叫，使我睜開不願睜開的眼皮，跟前站着兩個壯大的漢子。我費力的站起來，頭碰着樹枝和葉子，滴落一大陣的露珠，酒在破舊的長衫上，微感冷意。

東半天，散射着微紅的光，但沒看見太陽，西半天，浮蕩着幾片朝霞，在夜裏看見過的那些動着的星羣；站裏的列車都不見了，祇剩下二十幾根整齊排列在地面上的鐵軌，遠遠的過路口，擁過一羣走向機器廠的工人。

我站起來伸伸胳膊，想要抖去身上露宿的酸痛。

「你往那裏去？」滿嘴巴鬚鬚的人望着我，他正一正灰色軍帽。

我慢慢說：

「我到漢口。」

「到漢口去幹麼？」站在他身旁的另一個人，手中白旗垂露着「招募新兵」四個黑字。

「到那裏去找事，吃飯。」我毫未思考的答。

「找事何必到那麼遠，在咱們這不也很好嗎？我們都是北方人，都是老鄉！」滿腮鬚鬚的人，熱意的發着笑。

「我不能當兵，恐怕是體力不勝。」

「哪的話，體力是鍛鍊來的，去罷老鄉！」

「你們駐在那兒？」

「離這兒百多里，若去，我們吃過早飯就走。」

「吃早飯就走？」這五個字，有力的敲着我的心扉，我三天沒看見飯了，我三天是在餓中過去了，能有好多的力量再挺下去，既便能支持到漢口，到漢口又該怎麼辦呢？猶豫的心情，像秋風裏飄忽的游絲。

「去不去啊？一個月還有六元多錢。」他倆一齊的說。

兵的生活我知道是清苦的，機械的，痛苦的，可是現在這亂世，找飯，不也是兵嗎？何況當兵的人

很多，我不過也是人裏的一個。

「我去是去，一切都不大明白，你們要告訴我。」我爲了吃飯而屈服了，我向他們誠懇的祈求。

「自然，自然，不用你說的，走吧！」他倆相視一笑，轉身走向前面。

我邁動麻木的腳，滯滯的步子，跟在他們的身後；當轉進朱紅色木柵門入口的時候，還回頭望望曾經寄宿過半夜的長方椅子。

這時候，太陽升騰在東山頭，把車站照成一字金紅。

五

河南人開的小客棧，在車站後不遠

「起來！起來！睡不醒的夥伴們，太陽晒屁股了！」滿臉鬍鬚的人，儘着嗓子吼叫，在聲浪裏充滿着滿意，充溢着驕矜，他大步的走近茶桌把桌子一舉，右腳穩住靠背殘缺的椅子：「我黑牛不是說大話，說三天招十個兵就招十個兵吧！老爹，到今才十二個，不是才三天嗎？」他望着身後進來的那個人笑笑，露出兩排又黃又黑的牙齒。

「不錯！不錯！有次說的，黑牛！」他把汗泥浸透的衣領朝，愜然地舉起來一展，擱在茶桌上，轉過身來喊：「茶房！茶房！」

茶房一隻手揉着沒有睜開的眼睛，腳踩着門限：「甚麼先生？」

「打盆水來洗臉！」滿臉鬍鬚的黑牛把手一指，望着我：「你隨便坐下，當兵就別客氣。」我望望

他俯，坐在旁邊一張空的床舖上。

茶房端進兩盆水，他倆開始洗臉，從黑黑的樓上，走下來七八個衣服不整齊的人。

早晨八點鐘。

我們這羣人，圍住長方形的條桌，吃着粥和饅頭。

「老李去看有沒有車，若有的話，吃完就上車。」黑牛莊嚴的坐在上首，把筷子往桌前上一敲。

「是的快有車吧！等了兩三天，真煩人。」另一個人說。

「頂傷心的就是這個東店，臭蟲大的像牛。」一個瘦枯的人，穿一件掉肩的破軍衣。

旁邊的胖子，用胳膊拐他一下，向着黑牛呷一呷嘴。那瘦枯的人，深陷的眼球翻了個全白，又低下頭去端起飯碗。

粥是溫暖的，饅頭是有力的，我彷彿是聽着人間的溫暖和活力。在這個時候，我已經忘懷了過去與未來。

飯後，屋內躺下我們十個人。

「姐兒房中打牙牌，忽聽門外才……」瘦枯的人，右腿壓着左腿，右手拍着左手在唱，左手放在右腿上。

「別不知道愁吧？到這步田地還鴉歡樂！」又是拐他的那個人。

「不樂還哭嗎？你這個人真怪，不要管他許多，得樂就樂一會，誰知道甚麼時候死啊！」接着又唱

下去。

死是誰也不知道在甚麼時候，不過在死的以前，就是一刻也不能放縱的，尤其是對着面前這些高懸
「他正經的露着。」

「哦！真是莫明其妙，你在教訓老子嗎？告訴你，我過的路比你走的路都長，聽得嗎？」

「曉得甚麼？吃的鹽比我都多二兩，你不服氣嗎？」他指點着瘦枯人的臉站起來。

「要打架嗎？」瘦枯的人猛然的跳起來，握緊着拳頭。

那個人把嘴脣使勁的一撇，眼睛一擠，向右跨一步，在人羣裏坐下：「別碰了我的手吧！」瘦枯的人拳頭是白白擰了，屋裏的人哄然的發着笑。

街上的人潮，湧來湧去，車，馬，人，混亂的嘈雜的聲音，是一陣一陣衝破屋內的寂靜，但沒有阻止這羣人的無味爭吵，就彷彿是他們沒有聽見，再彷彿是屋外是另有着世界。

「朋友，你是從那兒來的？」笨胖的中年人問着我。

「我是從北京來，昨晚上到此地的。」我轉過身來問他：「你當幾年兵囉？」

「很有些年，我還當過正目」。他整整上衣：「這十幾年我一向沒離開隊伍，因為不識字，眼望着官教別人升了！」

「現在又當兵，打算怎的呢？」我望着他的臉。

「這回也不想升官，是願意打一打國仗，過去完全是自家打自家，太沒有味道，若能跟外國人幹一

下，你說痛決不痛快？」紅紅的面孔，肌肉是一陣的拘攣。

他說話是幼稚的，而純是內心要說的，但他的抱負有使人崇拜的偉大，也顯示出那些自私人的渺小渺小的不堪。

「如果還不明白，像過去的夢中的一般蠻幹，非……」他繼續的說。

我感動的看着他，他口唾沫噴射出很遠很遠。

夜深方才上車，是列車隊長和打旗工人休息的車箱，酒發下老和我們十個人，聽說那滿腮鬚鬚的黑牛，留在這兒，等待着像我們一樣命運的第二批人。

六

第二天。

我們乘着太陽的溫暖，在一片青青的草場上吃着早飯，十個人圍成一個圓圈，中間放定一大碗菜，經老李每人發了一對筷子，和三個是有四兩重而不十分白的麵饅頭。

蹲的過久，我感到腿痛，對着新陳法齊在口不大習慣，但那種粗爽，隱晦的潮氣，又不能不忍痛蹲着；身後圍住一羣人，他們在指手劃腳的講，講完又笑，笑笑又講，弄的我不好意思抬頭，我怕他們我討厭他們，講甚麼？笑甚麼？有甚麼好講好笑呢？笑我笨嗎？笑我來當兵嗎？他們不也是當兵，你們來時說不定比我還笨，那末你們還有甚麼可以驕傲的，我暗暗地想。

「新兵注意——飯後到團部集合，聽候傳見。」粗大的聲音從操場一角的樹下喊着。「是的。」老

李站起來簡勁的答應着，蹲下來又告誡我們：「快些吃吧！」

我們沒有應聲，却不約而同的伸起頭子看看他的臉。

圍在外面的人，收住所有的笑聲，過後，又浮起了一陣騷擾！

「那不是上尉副官嗎？」

「不。不是，他沒有這樣高。」

「是的，你沒有看見他穿的是馬靴嗎？」

「不要講吧！一個上尉穿的甚麼馬靴。」

「算了！我們沒有知道的，不是少校不能穿馬靴，規定，甚麼規定，人家有錢你又怎的？」

「你……」

原是一無謂的事，人們偏是有意的去爭論是非。

老李領着我們在副官指定的地方等待着，是從團長住室前走廊出來，角門外一個不上二十方丈的小花園。靠四週墻下，長着一排嫩柳，嫩柳的前邊，架着石板花台，台上陳落的擺着許多大小不同的花盆，盆的形狀不同，也正像花種的不同，有的含苞，有的怒放，有的枯萎，有的竟脫落了！圃的中心，有推移不動的石棋盤，盤上散放一堆石棋子，四面有四個石墩，墩上面刻的山水和人物，還帶着沒有剝落乾淨的顏色，在顏色裏看出不少的古意。

中午的太陽，洒着強烈的光，炙着大地，炙着我們的臉上，身上，我們只有在暴熱裏安靜的等着，

却苦了誠實的老李，一會兒跑進去，一會兒又跑出來。每當他站在我們的面前，却在焦急的面孔上滴着大顆顆的汗珠。

角門裏出現個衣服整潔的兵士：「團長開過飯在洗臉了，你們準備一下。」

大家聽了一怔，霍然的聚攏一堆圍住了老李；他站在人的中間憑着經驗在告訴大家：「說話要沉住氣，不要害怕，他不打人，不過千萬別說怕死，不然不懂你的兵當不成，就是我和黑牛都倒霉……」第一個人已走進角門，他還追上去叮嚀，告訴他別慌，要慢慢的回話。

最末的一個才是我，我懷着不可再忍的焦急。

團長的肥粗身子，塞滿了一把藤椅，似乎肚子還放在外邊，長方型的臉，掛着一大絡黑鬚，在黑鬚裏不時的露出金質假牙齒的光，一身灰布軍衣，晃着油亮的腦蓋；兩道濃重的帶眉毛的底下，轉動着一雙漆亮的眸子，隨着視線，閃動着使人畏怯的眼神，肥大的右手，端着一滿盃的紅茶。

「你是那裏人？姓甚麼？」粗噪的日東口音。

「我姓趙，從北平來。」小心的，謹慎的。

「你是那個地方的人？」屋子很亮，我能清楚的看見他臉上皺紋的顫動

「我是東北人，生在松花江流域。」

「爲什麼你要離開家鄉？捨得嗎？」

「我捨不得嗎？我要活命，我們下一代人需要看自由。」

「好！這是你的責任，也是你的義務，不過當兵是苦的。」

「苦！我不怕。」

「對！人活在世上那有不苦的事呢？你能勝過苦，就有幸福，就有自由，就有快樂，若是你屈服了，是永遠壓制你，你的希望將是永恆不變的希望，我們要克服阻碍我們的苦，祇有戰鬥，祇有持續的戰鬥，直到不毀滅的那天。」

「是的！」我望望他那激昂的表情。

「去吧！年青的人，要在戰鬥裏去追尋你的永生！」

我退到前廊下，扶着黑色的欄杆，望着角門外的花圃，團長那有力的山泉的口音，彷彿依然在耳邊震盪着。

七

一羣人，被副官用一樣寬大的字條，一個一個的給遞走了。

當每一個人，隨着陌生的兵士，拿着一張紙條走的時候，其餘的人，都露出悽然的臉色，用惜別的眼神望着他。他也有同樣的表情與難過，的確，我們在這短短的時間裏，是生長了濃厚的感情。

我們兩天來，爲着走路，差不多是一刻也沒有分隔過，雖然沒有較比深刻的談話，似乎在同一命運上，也沒有甚麼可以申訴的，爲了領略自己的痛苦，也就知道了另一個人的痛苦。現在多說沒有用，需要的是改造命運，去改造更多人的如此命運。

我被分發在一個連部裏，作貼寫；拿着紙條走出門外，廳下的三個人，用着透旁人的神情在望着我。我心裏是一陣的不好受，我們沒有說話，祇是耐耐的點點頭。

走到南半城的孔廟門前，送我的兵士便回去了。他教我帶着字條去會見叫牛在山的個人，他好像有事，那是關於他自己的事。

「誰！進來吧！」牛在山從 台上擎好文卷轉過身來，臉對着門。

我沒有答應，遞給他那個紙條，他有微笑說：「我就是牛在山，你坐下吧！」

「你驗過補了嗎？」他又問。

我摸不着頭腦的，坐在一條板凳上。

隔壁有人大聲說：「當然是驗過了補，不然怎會派來。」

這間屋子簡直小小的可憐，除了兩張床，一個桌子，就沒有轉身的地方；南牆有一口不十分大的日子，是最近才補上的紙，在台上四堆滿了文卷，表冊，帳簿，牛在山對面的桌子上，俯着一個人，正在寫字。牛在上是不方不圓的臉，黃黃的，因為兩腮瘦，顯得嘴小唇薄，說一句話，眼皮就蹙成一道線，露出半截黃的短牙。

「趙先生，在軍隊幹過嗎？」他滿臉堆着不自然的笑。

「沒有過，這還是初次。」我稍微欠一欠身。

連上並不十分忙，於是月頭月尾，這兩天爲了造餉冊子沒有辦法，才從班上調個人來幫忙，他指

指那個寫字的人，「你來以後，就方便了。」

「恐怕不行，請多指教。」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他走到外屋，進來了勤務兵，告訴他一些話。

我睡覺的地方，在外屋土炕上，舖好一條軍毯，一床灰棉褥子，另外放着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衣。知道裏面的木張床，是牛士和另一位官長的。

薄暮，落過一陣細雨，我懶散地在溼潤的甬路上。

廟是相當的不小，但年代雖去開石階，有的磚牆裂縫了，有的瓦片脫落了，每一棵殿柱都剝落了紅漆；三重深遠的院子，長滿人高的蒿草，在高草中挺立着幾株古柏和枯楊，極其間掛着不完整的鳥巢，這兒絕少人跡，也染成了絕度的荒涼。

牛士告訴我他是隨義勇軍一道到關內的：

「……這個部隊原先全是東北人，從田張家口開進關地，經過幾次改組，舊人都走光了；就是不走也幹不着好事，我原先有過少私軍需，因有沒有人事關係，落魄了！」

我們來時是騎兵，經過三個多月的跋涉，萬里長的長行，越過廣闊的沙漠，高峻的山嶺，現在那一些天，都是風流雲散，天淵迥異了！

「家鄉還有那兒，說也不是爲的餓；是所更強的企求——不作奴隸——所以能忍痛的承受苦難

他嘆着氣，流着淚，似乎都不足表示他的內心傷感！

我明白，他所領受的，是現實的沒有半分的虛假，但他不知這只是病象，只是時代的洗滌， equal 被淘洗， equal 他終有一天得救，因為真理不能永久的湮沒，只要人們肯去開掘， equal 他定有較穩在人們眼前的一天。我懇摯的告託他：

「要知道，這些折磨與苦難，是一個鍛鍊，我們不可爲苦就感到失望，必須在苦裏尋到我們的更生。失家的苦，當然是我們迫身的苦，說不定沒有失家的苦，也沒有復家的快樂，若能認準這點，想你不會再有憂思的。」

「話是有情有理，可是實現在那一天呢？」

「在那一天，終必有那麼一天，耐心的等待吧。」

「人有旦夕禍福，我們今天要死了嗎？」

「死了，還有你的兒子。沒有兒子不還有人類嗎？」

我們在回房裏的路上，他告訴我明天給我介紹連長認識，說連長對公事疎忽，不懂人情，他太太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奢華浪漫。

八

連長是一個挺結實的東北漢子，長就的中等個兒。

他不喜歡說話，也不輕易的笑，每次到連部來，都是坐在我們屋內頂好的一把椅子上，沈默的坐着。

從我們認識後，就沒有看見過他的笑容，而每回都是看着圍有紅絲的眼圈底下的一個黑痣。

他對服裝似乎還很講究，老是穿的整齊清潔，更令人佩服的，就是打裹腿的外面繡出不少的花紋，惹你愛看；當集合號一響，他才從公館慢慢走來，左肋下擡着一柄銀銷的長刀，所以人們說他在連上的時間，只有在公館的百分之幾。

一天通常是兩遍操三堂課，我和牛上七都不參加，而晨間的運動，我却很願意去，因為那學習着我希罕的兩件事，一件是劈刀，另一件是玩鐵槓，我認爲對我是有好處的。

連部裏有兩個傳令兵，也是我的生活伴侶，爲了我們是在一起吃飯，一起睡眠，又常坐在一起談天，一個四十多歲的是顏德慶，他是老資格的兵，在本連就開不止一次的小差，每次都是到不得已時的轉回來，連長依然是留住他，因爲他是所謂老部下。

另一個姓李，恐怕是沒有名字，人們都喊他做李禿子，不管甚麼人喊，他總是愈快的答應着，彷彿他認定了這個名字；對我特別好，他告訴我一切，他替我做一切，甚至給我洗衣服，而我對他的酬謝祇是一天教會他認識兩個字。

一般人都是討厭顏德慶，他常在酒後罵人，却喜歡李禿子誠實，又肯幹事，但我對他倆沒有甚麼厚薄，因爲他倆都是對我一樣的好。

我們三個人有時坐在一起，他倆必有許多話說，尤其是在顏德慶的醉後。

「我顏某人不是說空話，三教九流，你說那行不懂」用手摸摸剛剃過鬚鬚的嘴。「十五歲入伍當兵

到今日是三十多年，你說步兵，砲兵，騎兵，那一種兵沒幹過，直軍，奉軍，革命軍，那一軍沒幹過。」

「幹過怎樣？」李秃子是晃放亮的腦袋。「幹一輩子也是個兵，也是個大頭兵。」

「大頭兵！大頭兵是好漢幹的，當不上官怨誰，怨他媽的命運。」

「命運！甚麼命運？命運能注定人嗎？我不大相信，還是自己沒有能耐。」李秃子用手指頭在他臉前擰個響，眼睛一擠。

「能耐，當兵的要甚麼能耐，就是不怕死，老子哪次打仗不是跑在前邊，不像你胆小如鼠。」

「不要吹大氣，我不是今天才認識你。」李秃子指指我，「你別欺騙新朋友。」

顏德慶看看我的臉，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忍住了笑，我不使他在我的臉上找出一絲兒表情來。

「你說我吹牛，老子要揍人。」顏德慶猛然站起來一撲，李秃子便機警的跑開，他跑到牆角，或是窗外，格格的笑。我只好從中解勸，解勸他們好好坐下講話。

這次安靜以後，便會變更了談話的中心，講我們連長，講許多不同的戰鬥故事，因之我知道了連長是一個勇敢善戰的軍人，和一些戰場上必要的經驗。

我們住的是老百姓的房子，但已隔成兩個院落，在我的窗外有一棵高大槐樹，蔭影能蓋滿庭前，蓋住每天站隊的地方，蓋住沙坑。隔院是一個小學校，常從牆頭飄過來孩子們的喧聲，教師們的笑話，和時斷時續的銅鈴。

「當兵士完全走去的時候，留給院子是死一樣的寂靜。」

隔院那幾種輕脆的音樂，便會撲破寂靜過來，我也一定放下被生活煎迫握起的筆，走出去，去聽，屏住氣息的聽，說起來沒有甚麼好聽，但我彷彿在那些音樂裏尋得過欣慰似的；最後，我終於是流着眼淚，從橋根慢慢的走回來！我不能不哭，我哭的是我的幸福童年。

近來的生活是安定了，是暫時的安定了；而我常在這種安定裏惹起不安定的思念，思念着留在東北的好友，思念着弟弟，思念着虹，思念着一切。相信，他們也是懷有同樣的思念，思念着我胸中安全，思念着我的窮苦？

我要告訴他們，我應該告訴他們，我是安全的活着，並且要更有力的活下去，直到永遠。夜裏，寫給虹出外以來的第一信，願這信，幸運的能被更多的人看見，我默祝着。

「虹！——幾月來，離愁，憤怒，憎恨，緊緊的繞着你，你可真够苦了！當悲怨到最高的時候，可會有厭棄生活念頭？這雖保證你沒有，不過，那是錯誤的，甚至錯誤的不可改正。現在你不會對我再有絲毫的愛戀，因為你此刻懷有的悲怨，已吞噬去我倆過去的感情，但這是我惟一的祝福，能真如此，你便幸運的解除了生的最重刑罰！

享樂，是人之本能的要求，爲了滿足這個要求，人們是用盡了手段和心機，而他們所獲得的，只是片面的物質享樂，也可以是假的享樂，他們是未能正確的認識人生；我們所需要的，是真的享樂，我們必要爭取的，是精神的享樂，這很簡單，就是在你現實生活裏，你可以自己咀嚼一下，是不是精神

威脅賤過物質威脅，就可以找一到有力的證據。

我從失掉這個精神享樂，就有個意念，就有個夢想，意念着我必定要通過艱險奪回我的享樂，夢想着像我一樣失去享樂的人們，也必能重再獲得。爲了這個純潔的動機，才有意義的走上今天道路，我有着信仰，我始終是愉快而坦然，我也預卜着絕不失望的！同時，我再告訴你，這不是我多事，我總認爲求羣體的發展，就是個人的向上，羣體若不幸毀滅，個人也絕難倖存，你覺着是不有一些微道理？也許這些微的道理，恰好關連着整個的民族。

人生是短暫的，你的短暫一生，也就是人類進化中的一段路程，你走在這段路程上，是應該作些事作些對人類有益的事；如果你沒有作或者你作的是爲了你一個人，那你就是不客氣的佔了別人便宜！

虹！我們要作人，我們絕不作罪人，我們要鼓勵起我們應有的勇敢！你聰明，你愛我，也能瞭解我，更希望把這道理講給弟弟，把我的生活也告訴他，我現在是平安，而愉快的，充實而有力的，再沒有像過去的那樣寂寞與空虛。

虹：我這樣的美滿的生活，你該放心了吧？謹祝「永不忘記，違犯人類共同需求的人，那是世界上唯一罪惡的人……」

九

日子像一池靜靜的水，風動森森微波，徐徐的往前推進着。

人們在靜靜的日子裏過活，是安閒的，不過也有時感着煩燥，這煩燥許就是爲了過于的安閒。

我依然是天天俯在桌子上寫，同李彘子們一道吃飯，一道談天，但再也不喜歡聽顏德慶講故事。因為他多是說謊話了。牛上士有着怪的生活習慣，顯露出孤僻的性格，使我失望的疏遠了他。

所有的兵士們都熟悉了，但喊不出名字，只是點頭微笑的相向打着招呼；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玩，我酷愛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多麼天真多麼實在，更有一付純潔而不可多得的心腸，若是這樣人的世界，不知要少去多少憂患？

院心飄落的槐樹葉子，牠帶來了秋的消息，夜裏和晨間，都有些冷意。

秋帶來涼爽，秋帶來痢疾病，兵士們快要全部病倒了，一個五孔的廁所，門外時刻的守候着人，從兵舍到廁所的路上，也時刻不斷的走着人；健壯的還儘力在支持着，瘦弱點的，已臥在床上不能動轉。

許多日子來，連長更顯得沉默，在那把椅子上坐的時間，也逐漸增長，黑痣的臉上，緊皺着深紋，兩隻眼睛燃燒着憤怒，他手裏握住伴戰已久的長刀，呆望着窗外的藍天。

「報告！」一羣班長整齊地站在他的面前，已不是一次。

「報告連長，我們不能想個法子救救他們，真的就眼望着他們死嗎？」年歲較大的班長代表着說。

「吁！」他傷感地轉過臉，看看他眼前的班長們。

那班長的臉色是陰森的：「病的死去，沒病的倒下來，我們不都要死光嗎？」

「不是我不想法子，實在是我的法子，沒有力量！」他把刀往床上一擡：「醫官請不動，他不是忙就是沒有藥，拖他都不肯來，你們說還怎麼辦？」

「醫官不替我們治病，替誰治呢？買的藥呢？我們每人不是有醫藥費嗎？」其餘的班長對着說話的人，點頭表示贊同。

「不用說了，用給誰，我不大知道。」連長有氣無力的說。

「不用講那小子一定是把藥送人情了，爲求他的官位穩當，專給太太小姐們効勞，等我們要用就沒有。」個子很高的五班中士怒罵着。

「連長還是見見團長去吧？」代表的班長誠意要求。

「團部我去過三次，是始終沒有見到團長，不是不在家，就是正在有事。」連長埋頭的沉吟着。

班長你們望望我，我望望你，不過都是一張愁苦淒黯的臉。再沒有一點別的動靜。

「好！我再去，我馬上就去，這回非找着他。」連長突然的站起來，紮好皮帶，大踏步的走出去；他那皮鞋，刀鎗，碰地的音響，沒能掩住班長們深長深長的歎息！

又是一串日子過去了，醫官到底是沒有來過。

病的士兵們條無件的好起來，嬉笑又浮上黑紅的上臉，靜寂很久的院落，又恢復了往昔的叫囂，他們談論着病時情景，互相譏笑着不能担負病苦的伙伴，他們好像把這回事忘去，忘去自己病的危急，但沒有忘去醫官不肯替他們治療，有壹個人若提起來，大家就緊緊鄰着眉頭。

天是不偏袒的，人是不能不偏袒的。不幸的病就沉重的抓住了最末的一個人，他是最熟悉的朋友——小郭；是比我早來兩個月的兵，他不大認識字，性情溫和，也不大愛說話，有一對粗大的胳膊，黑潤的眼睛，在這些地方，都說明着他是耐苦的鄉間孩子，病是不該生在他的身上，既使生也不會怎樣，誰承想，最後就是他，又終子和兵舍隔離了，可是人們都暗暗地怨恨着他的班長。

他被送到隔院的馬草棚子裏，我去看他。

草棚子是靠房子一面牆搭起來的，頂上蓋着茅草，其餘的三面是用高粱秸築成的，祇能擋住人的影子，却擋不住刮來的風，隔壁就是羈馬的地方，一陣一陣吹過來尿味和馬糞臭味。

他躺在一堆亂草上，鋪着半張灰軍毯，枕着一塊不完整的碎磚。

「好點不？小郭！」我伏下身去問。

他沒有答應，祇是黑大的眼珠在瘦陷的眼眶裏亂滾的望着我點點頭。

我在他耳朵旁邊使勁的喊。「你好些不啊！」

他依然是癡癡的望我，鼻子冷起。發骨旁邊便皺起兩堆皮紋，乾枯灰白的嘴唇，露出烏黑的牙來。他像是在說話，但聽不見聲音，幾個蒼蠅叮落在嘴角上。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掩着臉跑了出來，但又忍不住立刻離開這草棚，草棚裏躺着垂死的人，不就是我的伙伴嗎？他爲甚麼有病沒人給看？他爲甚麼該承受這非人的待遇！

我轉身的時候，眼裏的熱淚，正滴落在腳面上。

我一口氣跑回院子裏，看見在槐樹露在地面的根條上，坐着一排談笑的兵士，我差一點發喊出來，叫他們去看看小郭的病，話到舌尖，又忙的嚥住，只是呆呆望着他們，我想，他們真會不曉得有像他們一樣的人，在災難折磨下將要死去嗎？因為那是最可怕的惡靈。

十

人們緊緊圍擠住馬草棚子的門，我費了很大氣力才擠進去，有的人竟將高粱櫟的牆壁把原有的縫口裂大，向裏面望着。

小郭的頭已脫掉那半塊磚頭，破灰簍子拋在馬槽那邊的角落上，身底下的草已經踏亂，碎草埋住他的枯瘦兩條腿。一隻手撫住胸口，一隻手把着頸子，嘴角上微抹着血絲和塵土，一雙還沒有閉好的眼皮縫裏露着圓圓的白眼球睜得怕人。

他不願意死，他真不願意死，在這些淒涼的情景中，已看出他吸到最後一口空氣的時候，是怎樣的掙扎，是怎樣的難過，可是，他終於屈服在死神的面前。

擠進棚裏的兵士，圍在棚外擠的兵士，都射出驚奇目光，注視着地上的屍體，我掃視這些數不清的面孔上，除刻繪着極度的哀傷，再找不出別樣的表情，何沒有人嘆氣，也沒有人掉淚，祇是肅靜的，沉默着。

「喂！讓開路，醫官來了。」在外邊最先看見的人譁着。

尖銳的聲浪，震破了沉默，擠在門口的人們向兩邊一閃，筆直的站着，我靠定門右邊的柱子。

警官戴一頂軟胎軍帽，帽子底下有一張圓圓的臉，下巴底下露着兩個綠色的少校領章，那顆孤星迎着太陽，閃放金光；個子很低，穿一雙漆黑的皮靴，使人注意的，就是臉上掛着白色的衛生口罩。

他身後跟着兩個看護兵，一個披着皮包，一個手裏拿着類似帳本的簿子；第四個就是連長，他邁着兩往昔一樣蹣跚的步子，依然是扶着長刀，眼角下的凹陷處，罩着一層青青的煞氣，低頭走進棚門。

警官圍着長眠不醒的小郭，細看了一個轉挺起身子來：「唉！這個人也是腸胃炎啦！」他望望拿簿子的看護兵，「是腸胃炎，慢性的。」

看護兵忙的打開簿子，「請問連長，亡者叫什麼名字？」指指屍身。

連長看他一眼，將要答應。

「姓名，年齡，可以到連部去寫，先把病狀寫上好了。」警官不耐煩似的。

「病了好久？」警官望着連長。

「有二十多天吧！」連長平淡的說。

「你記上二十八好啦。」警官看着他寫。

「服裝就是一套襯衣吧？」看護兵問。

「是的。」連長，警官同樣的答應着。

「好啦！我們去吧！」警官走出棚門望望擠立的兵士們：「這全是不能講衛生的過錯。

團體衛生既不講究，個人衛生又不注意，怎麼會不死……」邊走邊說。

兵士們沒有理睬他，連長往前走了兩步，打消送客的念頭便停住了，只有幾百條怒火狂焰的視線，跟隨着三個顛動的背影，徐徐消失在拐灣的牆角上。

太陽升過院心的槐樹頂，酒着昨日一樣的金光，但彷彿添一些哀痛的色調。

大家依然是沉默着，沉默得像靜靜的深夜。

下午，兵士們都出去野操，送葬的是我一個人，在他們背着槍還沒有站隊的前刻，都圍繞着我，悽苦的說，你替我們送送小郭吧！我答應了，我一顆已鏽的心，載着不可統量的悲哀！

薄薄一口沒染顏色的棺材，又小又窄，可是他躺在裏面還有餘地，若像在生前那樣肥胖，恐怕只能裝下一半：釘蓋板的時候，我燒着兵士們賞給他的錢紙，旁邊站着的鄰人，都流着淚。

兩個窮苦的乞兒，不費力的抬着棺材走向西門，我肩着鐵鎬，緊緊地跟在後面。

公葬地在魏忠賢墓的右側，蒿草蓬生裏，排列着一行行高低不平的土塚，一個塚前豎有一個木牌，記明了死者的姓名和籍貫。

堆接着行列，我們又無情的堆起一個新的，輕輕的埋住了人間又一條柔弱的憂患，直至填完最後一畝土，我們才悄悄的離開，踏在藤蔓縱橫的小徑上，還不斷的回望，回望那紅黑色的新土，和一個黃白色的木牌，我心裏並不難過，反覺得像結束了一件大事，是的，這些日子對他病的牽念，是够苦惱了我，死，他終於是死了！還有一個更可怕的疑問，就是醫官不看病人爲甚麼要看死人呢？

推不開的煩悶，緊緊壓住心頭，我拖着一步一進的步子，走進了忠賢古墓。

墓地週圍，約有二十畝的寬遠，羅列的長着蒼松古柏，暗綠的針葉，挺直的伸入高空；葬供路的兩旁，是剪裁的矮榆，像兩道綠的籬牆，沿着這綠籬牆的後邊，環立着一對對的石羊石象，和石人。供的終點，有一個大墳，便是忠賢的石塚，塚的週際生有沒腰的野草，草裏安放着一石桌，石椅，上面雕刻有精緻的花紋，塚上還有兩個小的桐樹，樹幹上掛滿了綠苔。

暗紅的夕陽，從樹隙裏射進墓地裏，照着人影，樹影，橋影，在幽靜裏反襯出淒涼，愁慘！

我懷着畏避的心情，急急走在回城的路上，腦子裏浮蕩着馬草棚子裏的屍體，薄薄的白木棺材，醫官奸刻的面影，和他不看病人而看死人的疑問。

十一

緊一陣慢一陣的雨，已斷斷續續的落了三天，還沒有晴的消息。

我怕下雨，尤其是這種雨，牠不大也不小，一會兒停，一會兒又落，望望天雲似乎有一塊稀薄微白滿以為會放晴的，但忽然又浙瀝的落起來；有時把院牆照的澈亮，太陽在雲層裏已能隱約看見，可是又會突然落起大的來，把院心低處的積水，打起數不過來的水泡，但不到幾分鐘，又停止了。牠彷彿是有意的玩弄着愁人。

晴天於我並沒有十分的好處，但我不明白為甚麼？要渴望着晴，當我徘徊窻口，首先看見的就是那株槐樹，它在雨中立着不動，已經褪了色的葉子，隨着雨滴一陣一陣的飄落，又被風捲入積水，再吹到牆根，稍微一抬頭，便能看見城外的遠山，有時縱被濃霧遮失，但在密的雨絲裏，仍能辨看出牠的

輪，廓至於平常看慣的山樹，小徑，便是十分的模糊。

一番秋雨，帶來一番涼意，我是深深覺着比落雨以前冷些，尤其是深夜我在夢裏，聽見屋瓦發響，便更覺着發冷，也更覺着煩燥！

這幾天我的事不多，也可說是沒有，大部時間是同季禿子顏德慶談閒話；中午，兵士們睡了，他倆也睡了，勝我對着慙慙的長晝，引起了實難遏止的煩惱！

我坐在縣立民教館的閱書室裏，因為那裏我並不陌生。

閱書室裏靜靜的，寂寂的，管理員在辦公桌附近，走來走去，他低着頭。

這房子是忠賢舊居的一座花廳改築的，在梁頭，或板壁上，都能看出明代的雕刻美，雖然經過一番佈置，依然不能掩飾傾斜的痕跡，窗外是一片荒蕪了的菜園，望去倒相當的開曠，裏邊有一間屋子是裝着書和管理員，外面擺着白木的長桌，長椅，在另一個角上便放着有報紙的木架。

我坐好埋下頭去，看擺在面前的書，使他鎮懾心裏的煩燥，但不時還要抬眼望望着落的雨。

「忙吧！張先生。」嬌柔的聲浪，劃破的沉靜。

「不忙！不忙！」先生。」我很快的伸起頭來，看見管理員走向取書的小洞口，在木柵後微笑着。

「雨下的悶人，睡久了又不好，幾天沒看報，不知華北的情形怎樣，索性出來走走。」在我眼前站着不胖不瘦的少女背影，是一個苗條身段，有動人的臀和腰。

「新報又來了，在架子上。」管理員指着屋的一角。

「好！我自己來拿。」當地轉面的時候，我連忙低垂下頭，怕她知道我在偷看她。她拿着報紙把桌子椅子上的灰塵擦擦，坐在我對面，她打開報紙的時候，室內又恢復了方才的沈靜。

窗外的雨從漸小而停落了，輕輕的風，刮着樹枝輕輕搖動，屋子裏一亮，我抬起頭來望望窗外的天。

她俯着臉向報紙凝神的看，態度是安閒的，穩重的；她有一束惹人可愛的亮髮，頂心上戴着一對交叉的鋼質髮夾，案上強放着的兩臂，皮膚是柔嫩潔白，她也正抬頭尋視那光亮，我看見她的細細眉毛下，嵌着一雙黑亮的圓眼睛。

「先生，你看的甚麼書？」

「中國文學史。」意外的問話，使我有些茫然，只淡淡的答應她。

「中國文學史，你能看懂嗎？」語氣是驚異的。

「勉強可以看得懂。」我知道那是對我一種輕鄙的舉動。「你以為我們就不能看懂一本書嗎？先生！」我有意的責問她。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們一定會有看不懂的。」她頰上微紅，也許覺察到她的失言。

她突然問：「你不是一個士兵嗎？」

「我不是士兵？我真、相信這裏的不是士兵衣服。」

「某一種衣服，根本就不能代表某一種人。」翻過報紙的另一面，她笑了。

我也微微的笑着，喜歡的看她那高聳的鼻樑，桃色的腮，紅潤的嘴唇。

「你覺得作士兵可恥嗎？」我鼓動勇氣的問她。

「不，一點也不，只有那些自私者，才可恥。」她堅定的。

「聽你的口音，不像這兒的人，是北京跟前的吧？」

「不錯，我是通州的。」她掬出手巾擦擦鼻子，「因為在那邊喘不過氣，才獨個兒到這兒，你呢？」

「我是東北的，也是最近來的。」

「東北的！」她一個字一個字的叨念着，沉默的垂下頸子，深陷在苦思裏，又像是在追憶着甚麼。的一角，似被山石壓住樣沉重，看看對面她的神情，更使我不安，輕輕走向壁上的地圖，望着東北的一角，我想起了不少不少的往事。

「我本忍心再聽下去，聽奴隸們乞救的叫喊，也不忍再過奴隸式的生活；我離開，我這樣的離開了。但在這些歲月裏，我一刻沒有失掉自信，認為總歸要有那麼一天。」她自語着。她猛的放下報紙，站在我面前：「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我實實在在是遣掉家的流民，現在當了兵！」我微睨着她紅潤了的兩頰。

「不，你在家鄉是作甚麼的？」渺渺的感到她的胸在抖。

「在家鄉裏嗎……」我滿身像被火燒的那樣發熱，心跳，又像孩子闖了禍，竟說不出話來，只是望

着她那黑亮含有羞意的圓眼睛。

「你討厭我嗎？」她失望的問。

「不，我願意在信上告訴你，可以不？」

「好！」她像釋去了重負。「我該回去了！」她伸出潔白右手。

緊緊一握，交流了生命裏蘊藏的熱情和遭受上的同一感慨。我激動的低聲告訴她：「我們要作一個理智而堅強的人。」

她點點頭，撒手的跑到門外。

我從窗口，望着雨，望着走在小徑上她那健壯的背影，流着眼淚在微笑。

十二

在我生活裏那唯一安慰的牆，不幸的塌毀了，許是因爲那幾天的陰雨，潤鬆了土質才毀散的，碎石瓦塊，分佈在兩個院心。

我站在已臥在地面的牆邊，很清楚的可以看見久爲夢想的隔院，聽慣的孩子歌聲，更明朗的送過來一下課他們無猜的說着笑着！

孩子們竟像發現奇蹟的一樣喜歡，有時從廢土堆上爬過來，和士兵們握手，當你俯首問他是不感到陌生，他們便含笑的跑開，我們彷彿也是獲得意外的安慰，天天是不悞的和他們相會。

十天以後，兵士担着水和泥，要重新再築起這道牆。

爲了孩子們安心的讀書，爲了兵舍的安全，這堵是必要的，可是，若再立在們面人前的時候，我們將不能同那些天真的心靈接觸，不知又要增添多少寂寞！那麼，我天天又要怕怕地站在去前門的牠取聽取，那明期的童音，但是我沒有理由和勇氣去阻止不修築這堵！

聽人們的力量是無盡的，堵也一天天的增加高度。

中午，兵士都在休息。

我獨自在將要完成的堵前徘徊，牠已和人們兩肩齊高，若再有一刻過去，我將看不見那羣孩子，也再看不見隔院的一切，我默默的面對着這新堵發呆。

「哦！是你。」一個熟悉的少女面影，在堵那邊一晃。

「哦！是你。」我多麼驚異牠的突來。

她面色微紅，亮亮的一雙眼睛向四外望望，手裏正搓着一幅小的花的手巾。

「你住哪兒？」我遲遲的想起一句話來。

「我就住在這院裏，我不忍告訴過你，我是教員嗎？你看，那是我的臥室！她回身指一指那一片較比整齊的平房。

「你就住在這兒啊！」我有着由衷的喜悅。

「是的！」她微微的點點頭。

「堵倒了這多日子，怎麼今天才看見你？」

「我是在前一天離去的」

「到那裏去的？」

「住院，爲了治病。」

「甚麼病？」

「據醫生說是憂鬱病。」她臉上淡淡抹上一層愁容。

「憂鬱病！」我有着同感。「近來好些嗎？」

「好了一些。」她低下頭子，右邊一條髮辮垂搭在肩上。

「會好的，人不該有憂鬱，人只有快樂，因爲人生不是爲的憂鬱，而是要征服憂鬱。」

「你說的對，是有些道理。可是，生活是這樣的安排着我，使我今天教書，明天教書，我永遠的教書，一直教到死嗎？」

「你以爲教書卑鄙嗎？」

「不！我覺得在目前至少是偷安的一種工作。」

「你誤想了！可以說再無退到極處，教書生活在表面上像是清閒，實際上牠是多麼重要，牠啓示着民族的第二代——牠扶植着民族的第二代！」

「不過，我總認爲這是近于消極，在我們是不合理的。」

「消極，人生的事，就沒有一件是消極的，除非你自己以爲是消極，或者你已走向消極的路。」

「沒有過，我從來沒有消極過，相信，以後也永遠不會消極！」

「好！但願我們永遠是這樣。」

她眼睛越分的亮起來，油亮的像一汪水；她輕輕的把披在肩頭的髮辮往後一甩，身子微微擺動一下。

十三

已經是下半夜了，我被李禿子喚醒，他作着手勢，不讓我知聲，並約我出去，我爲着平日的友情，掙扎着困頓，沒有拒絕他，但我終是有些茫然。

我走出房門，略站一會兒一定神，望望夜空是滿天的星斗，李禿子看着我微笑。

「甚麼事？禿子！」我急的問。

「不必問，隨我來一看便知分曉。」他在前邊走了。

我不得已的懷着一副神秘心情，緊緊跟着他，我倆走出了營門，走進了離我們住處不遠的一個人家那裏只有着母和女，是常常替兵士縫洗衣服的，我知道他們，但沒有到他們家裏來過，老李和我蹣跚着腳走進了兩間低矮草屋。

屋子裏擠滿了人，都是我熟悉的，可以說全是我們連上的兵士，他們圍着兩盞燈在擲着骰子，雖然不能高聲呼喊，但那神經一陣緊張一陣鬆弛，彷彿每個人的鼻子上，都潤掛着汗珠。

兩扇小的圓窗，遮滿了黑布，在屋外看不見一絲兒光亮。

他們談話的向我倆打着招呼，表示歡迎，馬上又甚麼不顧的低下頭，忙着看錢，查比點數，季秃子擠着坐下，我站在他的背後，他掏出衣袋裏僅有的那幾元錢，開始加入他們的賭柱。

屋子又低又小，一股使人不可聞受的氣味，直逼着呼吸。

那母女睡在地下的草蓆子上，不時發着鼾聲囁語，他們的夢是那樣的香甜，在疲勞後所得到的休息許就是人間至上的幸福吧！

燈燭枯涸了！人影散亂了！季秃子紅着臉還在賭，我腦的要倒下去，我受不了那怕人的味，我終於是偷偷的走回來。

夜還是幽靜的，星還是亮亮的。

我剛走過哨兵的身邊，當值排長厲聲的問我，「誰！這時候你從那裏回來？」

「是我，從廁所回來。」

他凜然的笑着，匆匆的走過去。

翌晨，早操回來，秃子和我坐在沙坑的邊沿上，晒着太陽，那溫暖的光和熱，照在身上，像在溫泉裏淋浴樣的舒適。

「你不覺得大累嗎？」我憐愛的望着他。

「不能說不累，不過熬點夜也沒有甚麼！反正爲了玩。」他滿不在乎的。

「輸贏？」

「嬌的，輸光了，昨天晚上時氣太背。」

「以後不要再弄這玩意兒，勞神傷財！」

「你說的很對，不過，教我們玩甚麼呢？我們的生活實在是太沒有意思。」

彷彿這幾個字，有千斤的重量，在碎擊着我的心扉，我望着他那枯瘦的臉，講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話。我們有着同感，有着一樣的隱痛；我也體驗到生活裏像是缺少一點甚麼東西。

我看看太湯，看看眼前沙坑裏的沙粒，看看李季子帶有倦意的面影，深深的想着，生活太沒有意思，這是爲甚麼？

十四

李季子幾天來是愁眉不展的，彷彿心裏有打算辦而辦不了的事，他常是獨個兒望着窗外出神，也不向顏德慶說甚麼笑話，只是發呆，但對我似乎超出了尋常日子的親密。顏德慶依然是像往日嬉皮笑臉的，李季子不是不笑，就是一笑了之，還此時嘆着氣說：「別不知愁吧！」

我奇怪他，奇怪他的性情激變，自那夜從賭場回來，好像是變成了絕不相同的兩個人。可是我沒問個明白，也不能問個明白。

熄燈後，人們都安靜的睡下，去追尋人生唯一的美妙休息——睡眠！——在休息裏去享受人生唯一的安慰。他拉着我，走出黑黝黝的兵舍，我們坐在槐樹的根藤上。

秋夜，幽美的秋夜，她含着詩意和畫情。這時候已不似白天那樣燥熱，輕風一過，身心都感到清涼

院心裏被星光照耀的顯得並不過黑，彷彿我們是在陰雨的一個黃昏，因為我隱約的能看見李秃子那無一根毛髮的頭頂。

「有事嗎？李秃子。我不覺脫口而出，這是我幾天來想要問他的一句話。他遲緩的、」是的，有事。」語氣很重。

「甚麼事，能不能告訴我？」我看着他發亮的眼睛。

「要告訴你的！」聲音有些發顫。

「到底是甚麼事？」

「我想走，我要走到遠方去，我想擺脫這種生活！」

「到那裏去，有目的地嗎？」

「沒有，走到那裏就算那裏，我過去是這樣，願意將來也是這樣。

「你對生活厭倦嗎？」我還是不大懂他的意思。

「不，我並不是對生活厭倦，而是不甘過着這種生活。」他表示着自信的堅決

「你對這種生活是怎樣的看法？」

「似乎太平淡又太無味了！」

「怎麼樣可以說明它是平淡無味呢？」

「我告訴你，人活一世不僅是爲了穿衣吃飯。假如爲着衣食，我們何必離開家呢？當我們離開家的

那一天，誰都不是咬着牙根發過誓，我們一定要復仇，一定要替民族求個永生，可是現在都沉溺在生活裡了！」他稍爲歇一歇；「兵的生活是平淡無味的，我沒有事情的時候，想到這裏便難過。」他拍拍我的肩頭；「我實在不能再耐下去，我要離開了！」

我呆了；我靜靜的聽，聽他一字一字的講，心是被針刺破的那樣苦痛，我沒有法子瞭解他這心理和行動永遠矛盾的人。

「離開這裏怎辦？」我爲他焦急着。

「以後再說吧！」他埋下了頭。

夜漸漸的深了，從幽美變爲陰沉，我倆無言的相對着，天空依然在搖曳密密星光。

第二天，他真的失蹤了。

兵士們紛亂的猜議，有的說他輸多了錢，有的說他是開慣了小差，有的說他在甚麼地方有一個相好的女人……

我更深深感不到快，彷彿心裏浮生着不盡的空虛，我將不會忘記，那沒有一根毛髮禿頭頂不幸的流亡人，在生活裏正向苦難作着死命的掙扎。

十五

我坐在窗前，可以望見西天的一物新月。

意外便是校園，從稀疏的樹木裏，可以看見一帶柳籬，經孩子們手種的草本花朵，都凋零枯萎了，

只有幾顆血紅的雞冠花，在夜風裏搖動，一叢肥大的芭蕉，潤長的葉子已枯黃了一半，籬根上滿生着
小朵的黃花。

桌子上放着一盞油燈，火焰不住的跳盪，照在壁上的人形，是一會兒縮小，一會放大，我沉靜的望
着窗外。

「你這些日子瘦了。」她關心的說。

「我並沒有瘦出來，也許是瘦些，因為我怕過秋天。」我看着她。

「秋天本是有些淒涼，何況又這樣多的風雨！」她有點黯然。

「也許因為我們遭遇的不同，對秋有着特殊的感懷。」

一個女僕斟滿了兩盞茶，輕輕的退出去，她又在床下裝的書木箱裏，拿出一包糖豆和花生米，含笑
的放在險前，我把它推送到桌子中央，她慢慢的坐下來。

「在這小城裏，真是沒有甚麼可以給你吃的，這點東西你不嫌簡陋吧？」

「魏先生，你太客氣了。」我有些寫促不安。

「你知道不？爲甚麼要約你今晚上來到這屋子裏。」她紅紅的臉。

「我不知道。」茫然的。

「相信，你不能知道，讓我來告訴你，就是我最近要走！」

「要走？」

「是的，要走。」

我初聽見，心裏似乎覺得驚訝，但慢慢的又平靜下來，因為離別已不能使我受着絲毫的感動，牠在我的生活裏是多麼見慣而平常，何況我們是萍水初遇呢？不過，她有意約我來，有意的告訴我，在同一命運的共鳴上，我彷彿也有說不出的悽苦！

「回家去嗎？」我問她。

「不，我怎能回家，我的家又在那裏！」

「那末，你還是不走吧！爲了人類的真正幸福，就該忍耐着環境給予你的打擊，你要接受，你要誠懇的接受生活的磨煉，它會救你從懦弱變爲堅強的。」

「我這走，並不是躲避環境，也可說是更深入艱險，我將永遠爲我的理想去搏鬥。」

「朋友，你真是偉大的結實的女性，祝你無休止的前進！我慢慢吞吞的說。」

燈油要枯乾了，光亮更微弱了，我倆在黑暗中靜坐。我默默的想到人生，真彷彿是階前一片落葉，隨風不停的飄浮，有時竟使你不得自主。李彥子先走了！她也要走了！我在甚麼時候走？我自己都不能夠知道。

她送我走出校門，對我一笑：「假若我們沒有意外，很希望再見一次面，不是更有意思嗎？」

「我也是這樣希望着。」我說。

她的手是那樣柔軟而溫暖，一股熱的力，觸動了我的整個全身，當我們離開幾十步的時候，她還在

月光裏向我揚手。

晨次，我在去操場的行列裏，碰見了她一個人提着布袋，乘着晨光蹣跚的向着衙那頭走去，我們看見了，只微微一笑的便走過去，一個快子担着一挑不十分龐大的行囊，緊緊跟隨在她的後面。

十六

又是舊曆的中秋佳節。

兵士們在營中休假，援俗也買了些猪肉和比平時多的蔬菜，兵舍裏沸騰着與往日不同的嬉笑，我和他們却相反的跌入了不盡的沉思，我回憶着在家裏這個日子的度過。

晚上，夜涼似水，月色如銀。

我們一羣人，圍坐在院心裏大槐樹的旁邊，喝着白酒，談着閒話；我心潮起落，微感醉意，在沙坑裏，信手寫了一首畫堂春的舊詞：

一酒入愁腸化離淚，餘生能得幾醉，

銀河無聲山無語，月明花殘；

瘦骨奔波萬里，雄心不忘一歸。

秋來再紅楓紫，北雁南回。

第二天，在被風吹過的沙面上，依然能隱約的辨出那些字跡來。

十七

陰空裏瀰瀰着雨絲，許久還不能使衣服感到一點濕潤，若不仔細的留神，眼睛是看不見的。

操場上站滿了隊伍，是肅靜的向着台上，望着一幅血淋淋的東北地圖，圖邊站着團長。在眉宇裏，透出怒不可遏的神清，他垂手背立的呆々看着地圖。

每個人臉上的肌肉，像受甚麼刺激似的緊張。

「我想大家不會忘記，這漫長的六年，東北是整整的去失了六年。」團長又發出粗噪的山東口音。

「——在這六年裏，我們所受到的苦痛，是不能描寫統計的，但我們只求不忘記這是仇恨，我們更要進一步的報仇。他走到台的邊緣上。『怕甚麼？只要我們人心不死，甚麼都不是怕，我們每個人都要有個自信，就是有我在，國不亡！』他的手緊緊握住皮帶。

人們的臉，像石膏一樣的陰沉，眼神一致的盯視住團長上下顫動的手。

「我們收復東北！」

「我們不做奴隸！」

最後，人們舉起粗壯的拳頭，發着雷樣的呼喊，向着蒼天在宣誓！

隨着嚴肅悲壯的隊伍步出了操場，心頭浮動着一股嚴肅悲壯的心情！

十八

「旅次行軍」歸來的那晚，在我日常寫字的桌面上，放着一封信，是從關外寄來的，在下角是虹的署名，我喜歡的，驚懼的，把他折開，手在微微的發抖。

「——我不知道應該向你說些甚麼，我也不知道甚麼是應該向你說的，這一年的歲月裏，是有着許多的怪誕事故，若說起來你絕對不會相信家鄉還是有人生活的世界。」

我接到你出走前夕的留字，是在一個風雨的深夜，悲憤的失了眠，馬上就想把這件事告訴弟弟，和我的寡母，寡母是睡熟了，弟弟却遠在外祖家裏，當時我祇有一味的焦急。第二天的早晨，在窗口望見初升太陽的光芒，聯想起你的出走，我的心便霍然安靜下去，更覺得你的行爲，是多麼偉大，是多麼崇高；同時也有些怨恨，怨恨你爲甚麼不告知我，我不是也能伴着你一道走嗎？相信，你們男人們能作的事，我們也能一樣的作，但是，你已經走了，何必再對你怨尤，今後，也只有担負起你留給我的一切家庭責任。

在你走後的第五天，海軍司令部來找我談過話，一再追詢你的去向，我只以不知道答應他們；他們雖然是失望沒有線索，但對我還保有相當的禮貌，以後也就是不了了之。

這裏的一切，我不願意講，也不方便講，但你一定會想像得到的，不外是殘忍，混亂，與無情罷了。

寡母近來甚健，你可以放心。

弟弟昨天才到校內來住，他已有明量敢打聽了，肥胖的和我一樣粗細。當我把你的信念給他聽，那紅紅的小臉，堆滿了微笑。今天晨間起來，他突然喊我一聲嫂嫂，不知道甚麼人告訴他的，他太可愛了，我守候在他的身邊，就彷彿是守候着你一樣。

媽媽的墓，今春清明節那天，我去燒過紙，雖然把碑折去鑿修了馬路，而積土依然是十分完好，立志吧！我們定要吐出這口悶氣。

明夏我在醫校就畢業了，我想和弟弟一同來找你，我一定拿出我的力量，替民族服務，你會幫助我的吧。

這封信，能不能到你的手裏，我很懷疑，因為他們對信件是多麼注意的檢查，說不定會被扣留的。

——虹上。——

十九

我不願天天伏在桌子上寫字，決定向連長請求下班，終於得到他的允許，把我分派在第三班，充當機關鎗射手。

班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河北人，生有一付健壯的身體，和一個癩疹的臉孔，在舉止談吐裏，他是有着十足的北方人的氣質。

從那時候開始，我便和兵士生活一起，一樣嘗試着教練，演習，和放哨。

夜半，在夢裏翻身，都會看見放在身旁那黑油油的輕機鎗，放射着漂亮的光。我心裏便湧起無上的愉快，自幸我已是一個堅強的戰鬥士兵！

第四章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的早晨，在血紅太陽映照的宣誓臺前，師長是隆重的雙手遞給我一把刀，一把裝飾輝煌的兵力，他那尊嚴的險影，張着，對期待着的眼睛望着我，我感動的接過來，輕輕的佩在肋下，心是被鎊地繫住樣的沉重，無言的肅立着，場裏的人也都是無言的肅立着。

從那天起，刀就沒有離過我的身旁，儘管是極短的時間也沒有，而我偶一低頭看見刀柄，或是拂着刀穗的時候，便有一個尊嚴的險影，一對期待的眼神，浮動在我的面前，使我的心又倏接刀時候一樣的沉重下去！

人們見着我，那怕是過去熟悉的人，他們遠遠的都飄向我驚羨和忌妬，有的竟投以輕鄙，我不了解他們的心裏，正像我不知道未來事故一樣，但我不願意去探求明白，我不肯爲怪誕的人類而白費有用的精力，我想我不應負期待著對我的期待，也就是給他們一個有力的答覆了，因是我很是安靜。

不久，我佩着長刀，走進一個古城，開始了我的軍官生活，而是最低級的軍官生活；不過，也正是兵士們所最愛戴的，如他們過着一樣的生活！爲了我關心他們的穿衣，吃飯，睡覺……更了當此說，

我是負責着他們生活上的一切。

全連一百五十多人的事務，集結在一個人的身上，是相當的麻煩，難辦，而我却能耐住性子，靜靜的去安排，使他們不感到一點失望，他們愛我有時竟超出了愛他們自己，他們崇拜我的才能，像崇拜着神和聖，而我只是簡短的告訴他們，我過去也當過兵，這些不過是從生活經驗裏得到的體驗罷了。

又不久，師長帶着所有的隊伍，到前方去了，我們這團就被留住，駐守在古城裏，這時候，我們生活是安定的；心的深處正在生長着一個希望，那正是殷待已久的一個希望，所以大家一天到晚都是愉快的準備着，準備着把智慧，精力，生命都支付給新的希望！戰爭。

古城裏有掩飾不住的年代帶給你的荒涼和寂寞，這也僅是異鄉人特有的感覺，尤其是我這憂患最深的人，彷彿在荒涼與寂寞裏，又飄浮着抽絲一般的鄉愁，鄉愁裏又飄浮着家破，病死，和逃亡！我居然竟從荒涼與寂寞裏，進一步的感到這兒是冷酷！悽慘！相反的，古城的主人們，坦然的生活着，有興趣的熙攘着，他們並沒有發覺到古城的寂寞與荒涼；我奇怪着人，為什麼這樣自私呢！痛苦沒有加臨到身上，就永遠不認識痛苦，恐怕這是屬於愚蠢的第一類！

爲逐散心上的不爽，常常獨個兒跑開這古城，在城南五里一個古潭畔上徘徊，我愛看深不可測的綠水，綠水上蕩漾的草葦，我更喜歡爬上橫跨潭上的半月形的石橋，伏着石欄，望暖毒萍草的游魚，當被潭邊洗衣女郎的濺沫的驚逃，多麼可愛的剎那掉尾深沉的神情。

橋長數十丈，完全是用塊石砌築的，南岸北岸半成弧形，中間沒有立柱，也沒有橋墩，這是古人留

給我們的技巧，後來神話也因之風起，更有人憑吊橋上的「輪印蹄痕」，我不相信是甚麼神理，只是建築者的至高藝術吧。

有時，我也去城西的那個橋上玩，雖然橋形較小，而雕刻的精緻玲瓏，却遠勝于大橋，相傳是一個女人修的。

我們有菜畦，我更喜歡冒着雨，同兵士們戴笠荷鋤的去拔草，去澆麥汁，看着菜兒一天天的長大我真高興，在這裏我又領味了農人們的真樂！

一天，兩天，日子帶來了人們的厭倦。

「特務長！有甚麼消息嗎？」

「前方接火了沒有？特務長。」

在操場上，在屋簷前，他們以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口吻常常圍住我問，有時竟拉着手不准我走，事實上，我也沒有知道甚麼，當然是不能告訴他們甚麼，但看着他們那壓制不住的熱情，和一腔無比的真誠，我的心是深深的被感動着。

「你們不怕打仗嗎？」

「不怕我們不怕！」

「打仗會死的，打仗是危險的。」

「只要不作奴隸，死都是痛快的！……」

我望見一羣數不清的紅黑色的面孔在微笑着，更在那許多的臉孔上充溢着堅毅的，深刻的表情，我是在這表情裏得到了無上的安慰與希望。

過些日子，在一個夜裏我們忽然收拾起所有的行囊；趁着黎明以前，冒着濃重的夜色，倉卒的離開了古城；但我是欣然的，沒有絲毫惜別和留戀。

二

我們又住定在一個小鎮上，是被指定的上車地點。

這個小鎮上，有五六戶人家，我們便分宿在冷落民家裏，因為知道是暫時的，誰也沒有注意到房子的好壞，人們是沉默的，靜寂的，隨時在每一張臉上都看到嚴肅，絕少有一次能聽到像過去的譁喊。

鎮上車站很近，離鐵道的土堤更近，我們能站在院心裏看見那黑油油的鐵軌，等火車開過，在屋子裏就會感到震動，它會驚醒過我倦後的晝寢和香甜的眠夢；但是我絲毫沒有煩厭，反而覺著是愉快，在朦朧裏，便記住又是開赴火線的列兵車，每天彷彿要有二十幾次的震動，我是在一次震動後，必有一次濃厚的興奮！兵士們便蜂擁的擠在籬笆裏，向車上招手，而車上旗影飄拂下的兵士們，也必向這裏招手，有的揚巾，有的舉槍！竟有的歡呼，直到車聲聽不見了，他們還是不肯散去，我對着這懇摯的愛，歡喜的流過眼淚，感到人性的真實和偉大！

我的事務是一天忙於一天，爲了我是供給全連人們的需用，像具領槍支，撥發彈藥，挑換服裝……是整日的奔碌着，但我沒有覺到疲勞，更像這裏有無限的樂趣似的，我不放鬆一點應幹的事，更必要

幹的合乎理想，我知道我是宇宙中最渺小的一個人，我所幹的事，也是宇宙中最渺小的事，但我不爲渺小而灰心，而棄擲，我深深體驗到渺小是偉大的基石，沒有渺小的努力也絕沒有偉大的成功。

幫助我做事的一個人是庶務中士，從他那方塊形肥大的腦袋，深陷的眼眶和語音的粗燥，一看便認出他是北方人，他更有別人沒有的誠實和不怕一切的膽量，他誠於人，也誠於職務，一點也不懂敷衍爲了工作他常是獨自作到天明，而第二天態照料的事，依然照料的很完善。

有時我問他：「你這樣忙，不感到苦嗎？」

「不！不感到怎樣，平常的忙一點又算甚麼；況且這忙，只是一陣，把仗打勝了，大家好好休息；」他一笑，就看不見深陷的眼睛了！

「是的，早幾天上車，也就好啦，一天不走，就要準備一天。」我含有安慰的意思。

「也好，多準備一天，力量就充實些，以免臨事忙亂。」

我望着他從眼神裏告訴我的把握，我悄悄的埋下了頭。

鎮上到車站有一條二尺寬的路，是我們未到以前村人們合力修成的，沿着路的兩旁，生着丈餘高的楊樹，從遠處望去，彷彿是一段油碧的圍牆，人走在裏邊，看不見樹牆外的一切，使你心裏更感有味的幽靜與恬適。

我喜歡在這路上走，一個人慢慢的走，更喜在晨霧裏，或微風搖曳的夕陽裏，那我可以儘情的沉入靜思，而在每次靜思沒有完的時候，便會不覺的走上月台我只覺得這靜思有說不盡的美麗·幽雅；好

像是我惟一的安慰似的，因為我能在靜思裏得到我所要的一切。

因為我常到這裏來，便認識了一個孩子，是站長十二歲的兒子，他新從學校歸來，學校是因為戰事而停課的，他很聰明，更喜歡說話，說話的聲音又是那樣響，彷彿是午夜的鐘！使人聽了，憂沉的心地都為之開朗，我願意教他，他也願意伴着我絮語。

他說他愛我勇敢，比他五六歲竟作了軍官，而且不久又要到火線上去，冒死的馳歸祖國，這回真的就加入了復土還鄉的戰爭。他說他喜歡我聰明，和氣，坦白而活潑。

當孩子站在我面前清清楚楚的講給我聽，我伏在他的肩頭哭了，哀求的請他快別再刺痛我的心；「朋友！你何必在失敗後，還要稱頌失敗者的優能，那是極盡殘酷的譏諷啊！」我走開的時候，握緊了孩子的手告訴他：「在我們手裏遺失的土地，一定要在我們手討回來。不能自己洗滌，而留給下一代的罪惡，那才是更深重的罪惡。」

孩子不明白我的哭，不明白我對他所說的話，祇是睜着明亮的眸子望着我，像是盼望給他一個更清楚的答覆，但是我沒有！

走進那油碧樹圍的路上，我在枝葉的容隙裏，還望見他呆呆的站着。

晚上，燈不甚亮，我的心裏不知又添了些什麼東西，是沉悶的！

屋子裏擠滿了兵士，他們一定要組織慰問隊，願意在月台上替開赴前線兵車上同志們裝水，買乾糧或者是採贈野花！並公推我作隊長，來領導他們，去作這些較切實際的事情。

我感動的，沒有以事發來違背他們的熱烈，答應了他們。

他們更熱烈的一陣歡呼！一陣鼓掌！一陣叫嘯！

散去的時候，我站起來有力的告訴他們：「我們愛旁人，旁人也必定會愛我們！」

三

二十幾天來，我是沉溺在興奮和愉快裏。

爲了連上公務的牽掣，我並沒有完全的和他們一塊兒工作，只是抽暇跑去看看，替他們料理一切，他們分成兩隊，是套間和衣裳更替的輪流着。

每當我走上月台，他們便蜂擁的跑上來，一張張的粗糙面影，浮露出得意的笑，而詳細的訴說他們忙迫的情景，怎樣取水，怎樣插花，車上戰士怎樣的向他們誠摯的感謝；可是沒有一個人顯示出半點疲倦，或者是提出絲毫的困難。

一個深夜，我從離車站十里外的小村走回來，站上正停着一列兵車。

靜寂的夜，荒涼的曠野，被人影遮蓋了寂寞，飄盪着喧鬧的人聲，馬嘶，但使你不感討厭，而像是願意聽，更忘記了這是一個最低等的小車站。

管理登記的人，向我說明了列車的次數，部隊番號和需要的物量……便匆匆的走去那是工作在催促着他。

在頂末節的車箱裏（列車司令間）我見着一位中年軍官。

「謝謝你們！」他緊緊的握住我的手。

「不算甚麼，是應該的！」客氣的使我不安。

他坐在行軍床上，胸還是挺直的，順手把皮帶解開放在身後，似乎準備我走過後他要真的休息，對面床上睡倒的人，軍毯蓋住了上身，一雙黑亮的馬靴露在外面，不時的吐露着嚙語，我是坐在靠窗口的矮椅上。

「辛苦了！」

「沒有，沒有什麼辛苦，這是應該的，現在我們只覺得痛快，痛快的像吐出噎在嗓子的一口痰」。他那亮亮的眼睛，在搖曳的白燭光裏更亮起來，他順手遞過來一支紙烟，我沒有接。

他把煙燃着：「我早就知道，忍受是個有限度的，何況人家不再讓你忍受下去。」吐了一口烟「不是敵人利害，而是我們過於不利害。」

「我們是有了復仇的機會，我們利用這機會。」我望望車外月台上忙亂的人。

「自然，尤其是我們軍人，要最先嘗試，也只有在這機會裏能測驗人們的真和偽，善和惡。」

「這個天賦的測驗，不僅應用給某一種人或某種階級的，應該是普遍的，這測驗是正直而無情。」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一個磨煉，一個生活的磨煉！」他昂起頭來，像想着別的事。

「不錯，這是一個磨煉，而是一個極普通的生活磨煉，可是能受得起這個磨煉的人，才够得上結實。假如對這磨煉逃避的人。他將是民族的罪人！」我說。

「逃避的人不能保證說沒有，即使是有少數的，也是自絕於人羣，他沒有一點的影響力量。」他有自信的。

逃避的人。那只是一種走向滅亡的一個方式罷了！更可怕的，就是懷疑，觀望！」

「怎樣是懷疑？觀望？」

「就是他本身不離開這生活，但他又不肯接受生活給予他的一切磨煉。他也許會利用這磨煉來，求得個人的享受，來實現個人的私願，甚至引起許多人的墮落，頹唐……」

他的臉轉向着我，嘴角微微顫動，但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兩條粗黑眉，慢慢的緊攏向一起，面色逐漸變成了陰暗。

月台上一陣鐘鳴，擾亂了我兩個人的靜默，霍然的一齊走向窗口，看見兵士們正紛紛的跑上車箱，我站後一步，拍拍他的肩頭。

「再見吧！我們在火線上，朋友！」

「好，願意就在最近的日子。」

他立在車門，向我舉手致敬，是莊嚴的，是和霽的；兵士們在月台上，在車窰裏，是那樣的狂熱的互相道別，我沒有還禮，祇是微笑的望着列車拖走了他們，車行漸遠了，我呆呆的望着奔向黑暗裏那掛在車後的那盞紅燈，是紅的那麼可愛！

「先生回去睡吧！下半夜不會再有車來，我爸爸說。」

清脆的語音，催醒我的癡迷，我知道是夜已深，當轉過身來，看見汽燈桂子下，站着那聰明的站長的孩子，他脚前放着一個大水壺，是提久累乏手腕才放下的，在手還緊緊拿着一大束野花，眼在疲倦裏掙扎着，對我像有甚麼要求的望着。

「啊！你爲甚麼也在這裏了？」我驚奇的問。

「我爲甚麼不該在這裏？」他安靜的反問。

我興奮，像增添了一股不能形容的力量，他在鼓動着我，跑到孩子的面前，緊緊握住他的一隻手，是把野花架過在戰士衣襟上的一隻小手。

四

雨停的一滴都不落了。太陽也衝出雲層，放着炎熱的光，院裏的水，流向街心，街心的水，便流向低窪的田壩裏。

我和兵士們聚集在大門前，圍住個老農人在閒談，他們有的笑着，有的來回走着，有的跳在臥牛石上坐着，大家是以一樣快樂的心情欣賞雨後的田野和新晴的天色。一間草屋的旁邊，兩個村裏的孩子赤着脚在踩着積存下的雨水，互相嬉戲的取樂！當喧鬧最激烈的時候，吸引住所有的人，都靜靜的望着他們兩個，我望着那天真可愛的舉動，不由的憶起彷彿隔日的童年。我也有過像孩子們一樣的喜歡雨天，喜歡赤脚玩水，那時候祇知道想法子來消磨時間，餓了回家敲東西吃，不知道其他，也不會想過其他，往事像夢。像煙。雖然存有一抹影象，而也祇是影象，再永遠尋不出牠的一線踪跡來！

我被憐愛，羨慕，妬恨，咬痛着心，癡癡的望着那兩個孩子。

降旗禮後，連長宣佈着命令：

「本連今晚八時上車，開赴河北增援第一線，解散後聽號音集合。」連長是個短小精悍的人，說話時態度是莊嚴的，聲音是低啞沉重有力，一字一字的刺進人們的耳裏，如同，一塊一塊石頭落在地面那樣響，那樣穩。

兵士們散去的時候，一面蹣跚，一面高呼，一面歌唱，他們像是獲得尋覓已久的失物，像是哭過的孩子要到一包糖果。快慰，興奮，沸騰了整個小鎮，驚擾起這鎮上的所有人們。

「特務長你來！你來！」

當我在院心指揮着搬運什物，熟悉的震動的耳音在向我呼喚，是我們房子的女主人，七十多歲，並沒有蝕奪去她的聽覺和視力；有時的咳嗽，腰疼，她也只是嘆口氣，並不在意或對誰說明，我每站在她身邊，都可能的看出她對我同情，對我愛憐，因為她背地常同兵士們強調的說我可憐！「唉！他真是可憐的孩子，他沒有家了！」她喜歡和我談天，在月夜，在燈前，她告訴過我小鎮上多少年代以前的事，她講給我一些鬼和神的故事，她不大讚火車為甚麼走的快？她沒有一個孩子……

「是喊我嗎？婆婆！」我轉身來，看看她。

她點點頭，正坐在窗簾上，嘴含着烟管，我慢慢地走近她。

「你們要走嗎？」她放下烟管。

「是的，要走，而且就在今天晚上，點燈的時候。」

「到那裏去，你們這些人？」

「去打仗，到最前線啊！婆婆！」

「啊！……」她似乎想起一件舊事，幾年前打仗的事。

「打仗！打仗……爲甚麼這麼急呢？」她疑惑着。

「打仗是急的，慢了就吃虧。」

「說來你們今夜是非走不可？」

「是的，一定要走。」

「好，我不留你們，也留不住你們，願佛爺保佑你們，千萬別把仗打到我們這兒來！」

她費力的從檯上坐到炕上，又從炕上站到地上，頭也不回的走進廚房，衰老的背影，一閃，就不見了。

怕是她忘記了我站在這裏，我才悵悵的走回院心。

薄暮，村外林邊飄拂着灰色的煙和霧，地面是濕潤的，但不大泥濘，却散溢着清爽的氣味。

隊伍整齊的排列在鎮裏惟一的街上，四個站滿了人們，在每一張面孔上都顯露着激奮，和惜別的神情，他們很奇怪，和他們一齊生活多日的人突然的要走，而又不知道走向甚麼地方，同時這些人身上有着平日不同的莊嚴，使他們不敢親近，只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亂喊亂叫，摸着兵士們的水壺和

刀鎗。

列裏的人對這寄居不短時間的小鎮，在生活裏所認識的人物，是懷着強烈的留戀，但被比這更值得留戀的——戰爭——牽絆，他們覺得這是平常的，應該的，他們只有興奮，只有激昂。

隊伍在高亢的歌聲裏，響震人耳的紙炮聲裡，慢慢消失向夜幕的深處，我是走在了最後。

村人們都擁送到村口，紅的燈籠，人的呼喊，震澈了夜的田野！彷彿大地都在顫動。

一張皺紋深堆的臉，在搖曳的紅光裡昇動，是那七十歲的女房主人，她伸出一隻枯瘦的手，遞給我一隻竹籃。

「這是我才煮的，十個蛋，送給你，留着路上吃吧！」她慈愛的。

「謝謝吧！我可以買，自己留着好啦！」我知道這十個蛋是我們認識她開始收藏的，因為她祇有一隻不十分肥健的母雞。

「嫌少嗎？特務長！」

「不，絕對不。」

她不再向我說甚麼，急急的走近我的身邊，把那枯瘦的手伸進我左肋下的布袋裡。

當我走開幾十步遠再轉過身去，那七十歲的老婦人，站在村人的頂前頭，手搖着剩下的空竹籃，向我招呼，臉上充滿着微笑。

農人們招手，婦人們招手，孩子們也招着手，笑着，喊着，都在狂熱的喊着。

我聽着前面沙沙的步伐，默然地想起了人類的偉大，人類不是到處都蘊藏着愛嗎？爲甚麼要有掠奪鬥爭，殘酷的殺害，不合理的統制呢？爲甚麼就不放棄個人的想像，合力的去發掘人類的愛呢？在「人類愛」的要求下管制着人類生活，消滅世界上所有的可怕。

夜十時上車，我爲了照顧全營的行李，是坐在最後的一個有棚車箱。

五

兩點鐘後，車停在百里外的一個較大的站上，是暮色正濃的時候。

兵士們在忙着裝彈藥箱，和一些通信器材，指揮的人是一個軍機官，他滿臉都是快悅，將近四十的年紀，並沒有壓制住天性的稚氣，不斷的吐着惹人發笑的話句，他知道我們是最後的一營，在遭最後的勞作後他將有一個似乎時間較長點的休假。

一些軍官們被邀去參加一個歡送會，是許多活潑的夫人主辦的，我們在謙讓裏趁着耀眼的燈光，走進月台後面的露天花園。

會場在松樹裏，寬敞的空地上，擺着一條長方形的棹子，兩旁有長凳和高低不齊的靠背椅子，桌子上鋪着白布，放着兩瓶鮮花，幾堆應時的糖果，月台上的叫喊嘈雜，從林隙中能隱隱的聽見，但沒有擾亂這兒的清靜，幽美。

這些年青的，美麗的夫人，都是一樣的微笑着我們，眼睛裏雖然帶着久持的疲倦，但是被興奮支持，她們依舊是有着主人的禮貌和真摯。

她們是本師的眷屬，是一些同僚的夫人，但我對她們是陌生的，彷彿他們也是以奇異的心情看我，其中祇有一個是我熟悉的（只是見過一次面），她是我們團長的夫人，但並沒有說過話。

一圈紅的燈籠，掛在樹枝上照着長桌和一羣人。林裏呈現着一種神秘的美。

「軍官們！你們是我們最後送走的，祝你們勝利！健康！」她們的突然的站起來，笑着。

「謝謝！更祝你們的生活快樂。」是我們營長代表着說的，聲音異樣的清朗。

「這不成甚麼敬意，也只是表明我的心表明我在這個戰爭裏，是在鼓勵着我們的丈夫！」一個高大身材穿籃衣的夫人說。

「簡陋的很，大家隨便吃糖吧！」又是一稍胖而矮的夫人。

這時像有一種嚴肅的事，繫住每個人的心，大家沒有謙讓，也沒有客氣，只是沉默的安詳的靜坐，有時兩個人相望又似乎含有一點羞澀，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我不理解這時人們的情緒是怎樣？而我只是感到不安！

「謝謝諸位夫人，賜給我們的勇氣！」營長打破了靜寂。「時間已不許我們再停留片刻，相信你們也一定會珍視這時間。」他首先站起來，手扶着皮帶。

「對不起，攪亂了你們分內的睡眠，諸位長官。」他們也站起來。

由我們魚貫的退出這會場的時候，一些人圍住了營長，正往他圍裏塞着許多寫的纖秀而美麗的信箋。

月台上除了幾個荷槍警械的兵士外，再也沒有別的人，那單調的脚步響聲，也恰像這深夜一樣的陰森冷寂。

醒來，已不是屬於早晨，車在雨裏顛簸的狂奔着。

車箱裏滿了彈藥箱和米袋，上面又睡滿人，越顯得是格外狹小，他們是一動不動的伏着，睡得很甜香，我從車門看見掛在跟前的雨幕，斷線似的撒在田野，濺淋着禾苗和草地與樹林，不由的想起露天車箱上的兵士，他們雨具的不全，也必像田禾一樣的在風雨裏掙扎。

我們的車箱：外皮是老紅色，兩邊有兩個五尺寬的門扇，又有四個小窗，開在離頂棚不遠的地方，門雖然是封鎖得很嚴，而空氣還是清爽，並不感氣悶，頂不方便的，就是上下沒有梯子。

我的位置，是在門的近前，躺在舖好的軍毯上，枕着皮囊看書。疲倦的時候，就可以放下書本坐起來，望着車外，望着車外的大雨發呆。

那忠實的庶務中士，斜臥在我的對面，臉色更是蒼白，皺紋也更是壘壘，顯示出疲勞後的憔悴，我知道他爲這個倉卒的出發，又着了許多急，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樣的對事冷淡，他熱心，他不卸却他分內的責任，他十分的傻氣，我愛這傻氣，因爲這傻氣，也正是他的偉大。

旁邊的人，也是帶着疲倦的臥着，靜靜的在睡。

車聲有節奏的響，使我暢快，爲了這是我渴望北歸的心願實現，似乎在前邊並沒有甚麼戰爭的事。我想起在飢寒裏的奔走，在旁人嘲罵下的永生，我痛恨的流下了淚水，我也不會忘記幾個慈祥面孔的

人，給予我人類僅有的溫暖，使我堅定信任着我的未來！我明白，人生的事故，不過都是有意的假定而祇有情感，不論是向惡，到底他們是屬於不可破滅的真實。

我煩燥，我要跳下車去，在雨中狂奔，我不安，我真想把車內人都喊醒來談話。我憎恨，我要張大口腔，高聲的唱奏我心愛的歌曲，我要……。

不肯停留剎那的車，在更濃密的雨幕裏加速的奔馳，我的心從煩燥漸漸變成抖顫。

六

薄暮，到石家莊，站裏正修理敵機炸毀的鐵軌，我們的車，被留在揚旂外邊。

兵士們都跳下車箱，游動在依然濕潤的田野上，舒展隱伏整天的疲憊，身上淋濕的軍衣，有的快要乾了，但沒有乾的還屬於多數，他們燒起不少堆的野火，開始烤着。

炊事伙也在堤下架起行軍鐵鍋，燒着晚飯。

天是晴了，沒有晨間那樣厚重的雲，可是飛騰的霧，依然充塞着天空，使人還是感到氣悶，西方微紅的雲陣下，兀立着一帶山巒，山腰裏明滅着幾點燈火，想那一定是有人家的田家。

平潤的田野上搖曳的高低田禾，是綠油油的，從田禾那面飄過來一陣騷擾的狗叫。

烤乾衣服的兵士就一齊圍住鐵鍋，臉上恢復了平日的嬉笑。

爲着要想飯後即刻開車，營長命令我去找站長。

當我走到那屬於站裏的地方，一時神經驟然緊張起來，像被一桶冷水潑落在身上，竟懷疑着我是活

着嗎？我是站在地面上嗎？眼前所顯着的一切，還是人類生存的世界嗎？

整個車站的房子，都已塌了，只剩下未倒的牆壁，和被火燒黑的房木架子，正在鐵軌密集處，陷成了幾個大坑，硬的鐵軌，弓似的散在碎石破瓦上。從破裂鋼管裏流出的水，流在坑裏，成了池塘。高大的吸水機也不能倖免的壞了一半，像個受傷的巨人，在黑暗中孤立着。

月台的基石破裂的散下來。賣票房的窗門都不見了玻璃，往日乘客們擁擠不開的走廊有着數不過來的窟洞，從洞窟裏就可以望見那雲霧瀰漫的夜空。

許多顏色的燈籠，許多的不同的哭聲，在這淒涼可怕的车站，游魂似的尋找，尋找與他們生活有關的人，尋覓着屍身的人，他們的哭聲更高無所獲得的人，依然是抽泣的找，心裏還存着一縷希望，他們在這裏尋覓不到甚麼，但他們對着一堆一堆的石土，却存着懷疑，不一定他們要尋的人是沒有被埋葬在石土的堆裏。

對面一羣人，在燈光照耀下修理中間的一股鐵軌，預備應付緊急通車，我在那裏會見工頭，他告訴我站長在車站後街一家酒舖子裏休息，因為日間的驚嚇與疲倦，使他已無力再往下支持。

這一條小街，是轟炸下留有頂完整一條街。

夜已深了，雨後的風掠過長空，掠過這小街，吹動斷落地上的電綫，碎木屑，恐佈的淒慘的叫着，我微感抖顫。望着那橫躺在路旁的屍身，大小不等的身材，彷彿是冷風滲透了前胸。我低着頭，向黑暗的街裏摸索，遠遠看見有一片微弱的燭光，跳躍在街的那頭。

當我走到酒舖門前，在昏暗燭光中，動作遲緩的酒屋老人，從屋裏正搬運着行李，箱子，黑瘦的手，慢慢的挪着。

「搬走嗎？老闆」

「啊！」他皺起滿臉皺紋望着我：「我耳背聽不見。」他手摸摸耳朵。

「我問你是要搬家嗎？」

「啊！」他憂鬱的：「我本來不願意搬，可是現在不能不搬了！」

「爲甚麼不願意搬？」

「那還用說嗎？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生命寄存所在，這裏我都熟悉……」他挺起腰來，深深嘆口氣。

「現在要搬到那裏去？」

「這話很難講，那裏去好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非走不可，不然，明天一亮就不得了了。」

「上午你還在賣酒嗎？」

「不只上午，就是在兩小時以前我還在賣酒，並且打算明天還是賣，可是，方才我出去回來，已決定離去這裏。」

「爲甚麼？」

「官長！你知道不，我兒子被炸死了，死在月台角上，他死的慘，而特別的慘，是不見了腦袋！不

也不懂是他的死，可以說是在轟炸下都是死的可怕，我想起他們，我便想到我自己，因為敵人是沒有分別的殘殺！」他又頭微微的去收拾西東。

我可憐這老人沒有了人的審靜。

燭光更微弱了，黑暗也越近這老人，街道上依然是淒涼的恐怖。

「站長在屋裏嗎？」

「誰？」

「站長，車站的站長。」

「他！在……在屋裏我的床上」

我走進傾斜成四十五度的板門，微微聽見裏間的射擊，感覺出那是極度疲倦的睡眠，背心駝着背的老人，淚正流在皺紋疊疊的臉上。

風吹着斷落的電綫，發出一陣很怪的嘯聲。

七

歡呼震撼着古老的保定車站，我們的車又開始在動。

我望着那數不清的手臂，搖晃着數不清的旗子，和那激昂的口號，心裏像是站在爐邊樣的溫暖。數不清的眸子，黑亮亮的看着我們，我彷彿從眸子裏看見他們的心是在跳動，血是在翻騰。

車上的兵士們也跳起來，都跳擠在羣月台的那面，狂烈的呼喊，聲音是雄壯的，感謝的，他們心頭

正浮蕩着昨夜所享受的熱烈的歡迎，他們感到那些人們的親切，是不兩樣於家裏的人。

一陣花香，不同的花片紛紛落在車上，落在黃色征衣上。

車上的人們是一陣呼喊，月台上的人也是一陣呼喊！

太陽離開地面，在霧裏放着金光，世界是朦朧的黃色，車已在疾馳。

我依然是推開車門，望着新雨浴後的田野，無言靜坐。夜來雖未得眠，却不感困倦，也不想睡覺或休息，只回味着上車後的一切情景，有恨，有愛，也有着興奮。

車裏人們依然是安靜的，沒有一些微的動靜來騷擾我的沉思，他們的睡態位置，是與昨日不同了。但那懶的神情卻沒有改變。

庶務中士更消瘦了，至少在我眼瞠裏是這樣。

這一天天氣晴得愉快，等晨霧彌漫後，天空裏竟不到一片雲彩，更沒有一絲兒風，初秋的氣候，仍雖抖擻着熱熱來回顛簸人，迢迢的途程，冗長的白日，伴着悠悠的苦惱！此刻，在鐵蓬車裏，反不如露天車裏舒適，我對着被雨淋濕過的兵士，有些羨視，他們也許對我又在可憐着。

下午三句鐘，停車也不過幾分鐘了。

定與是個極其狹窄的小站，就是我們指定的下車地點，也就是本師所有隊伍的車運終點，在一聲號角裏，我們急急的下了車。

站的對面是一叢密不透天的松林，地上長着長草短草，我們全營的兵士們齊集林裏，散亂的休息着

整理着，準備着夜行，

大行李已轉放在兩輛牛車上，是由當地民家徵得的，我站在車旁看着庶務中士在查點東西，車的樣式和家鄉的略同，而實際要載比小些，又似不能多載，但那四頭油黃色的牛却肥的可愛，牠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身上披着索和繩，有時呼着氣或是把尾巴打着脊背，兩個中年農人扶着牛在微笑。

「官長，你們從那兒來？」個子稍矮的問。

「遠的很，千里以外的後方。」

「有多少人，你們？」那個把鞭子打個響。

「多少人，多的數不清，你看……」我指向林裏。

他們倆呵呵笑起來，「不多，不算多，像你們這多人，一天要過幾回呢？」

「你倆知道過這多人幹甚麼？」我望望西半天。

太陽漸漸的低沉下去，林裏兵士們還是談着，笑着，似乎大家不知道天色會快黑下去的。

「知道！怎樣不知道呢！天天飛機響。」矮的說。

「告訴你吧，官長！又要大亂了！咳！」另一個憂鬱的嘆着氣。

「大亂你們怕嗎？」

「怕！怕甚麼？這回怕也不行，是洋人要亂，如果能把洋人打跑，就再不亂了！」

「你們願意打，你們敢不敢打？」

「不敢，不敢爲什麼來幫你們！」

倆不約而同的說完，又是一陣大笑。

「上前線去，大夥兒在一起，驅逐我們的敵人出中國去，今天是被壓迫的民族，明天我們就會見到光明……」格外響的歡聲，起於遼瀋松林的頂邊緣，威嚴而整齊的長的行列，沿着鄉間的大道，奔向北方，從道旁的樹行裏，還能看見一個直挺的身姿和槍影。

面前的兩輛牛車，也在淡灰的暮色裏輕輕滾動，追蹤着前面的行列，我和庶務中士，還有一些人，都默默的跟在後面：那無油的乾車軸上發出「吱啞！吱啞！」的聲音，搏震着我們每個人的心弦，是悽酸的，冷冷的。

八

這是我從軍來第一次的露營，在打禾場上。

北方農家的打禾場，是光柔而平坦的，再熟有較多的穀草，差不多真同床褥一樣的舒適；夜宿是寂靜而情幽的浮動着星光，我臥在地上，彷彿是臥在家裏的炕前，在祖母身邊聽講故事，竟忘懷了這是在接近火線的田家裏，我還是一個必須參加戰鬥的人。

拂曉，大地湧生着霧，我們在一百多個燈籠相透裏，離開了這個小村。

一望無垠的平原，在曠邊不斷的有着梨園，滿結着金色的梨子，壓彎了樹枝快要垂落地面，被油綠的葉兒，襯托在一起，顯露出光和色的美，有時籬笆裏邊站着三五個村女，手提着採梨竹筐看着這長

長的隊伍微笑。

當在大休息或小休息的時候，若在梨林附近，園裏的主人（她或她）便領着孩子們送來一堆一堆的梨，那我們必須吃掉，不然就會生氣發痧着，再不然就定要分開的裝在布袋裏。

每一座村鎮，那怕有頂小的村鎮，都有文應局的組織，他們預備着不少的人，不少的糧米，和用具專供我們行軍使用，使我們減不少的困難，尤其是我，少遇着許多麻煩，

爲了營長看錯地圖，我們多走一小時的路，直到天色墨一般黑的時候，才住定在一座大的野廟裏，看不出字跡的碑碣，頭骨殘缺的偶像，描畫出牠修築年代的深遠，和引人心冷的荒悽！

夜裏，我是巡哨的當值軍官。

廟的右邊是我們來時走過的路，在半里外彷彿是有幾間房子，但聽不見聲息，前面是一片低矮的樹林，夜風微動，從樹林裏發出嘩嘩的水流，我靜靜的坐在藤成的階石上，望着夜空，望着高舉的旗杆，望着在旗杆空隙中來回閃着的哨兵，聽着草根下的蟲鳴。聽着他們鞋底隨地的音響，四圍像是死過去樣的不動。

夜，美麗的夜，在我生命裏是會有過不少次數的值得留戀，值得歌頌！但却很少像今夜的使我快樂使我欣慰！這荒涼的曠野，破舊的廟前，秋風裏我和哨兵，又有甚麼能引我的興奮呢？……我不瞭解可是，今夜之夜，今夜裏的我這樣的情景，彷彿是幾年來的夢裏都見過，都熟悉，就像是會着我最親切的友人一樣。

美麗的夢，夢是美麗的，我願在夢裏永遠底去追求美麗！

九

渠溝鎮是大清河北岸一個不算小的市鎮，有一條類似城裏的街道，鄉民常在街道上擁塞着，因他們對它比縣城或還有好感，自從戰爭消息傳遍了這塊地方，人便無形的加多，但過往的已不是趕集和作小販的人，而是荷帶着鐵鎗擔籃的年青人，他們分頭去挖壕，去運輸軍糧。

在土圍牆外邊一片空地，是平日鄉民們買賣的場所，却變成了師司令部經常集合的操場，我們便整列的鶴待着，人們互相耳語着說：「我們要接受同一的命令。」

神經一度緊張後，師長已站在我們列前的土台上。

他是安詳的，悠閒的，若無其事的看看大家，在他的臉上，找不出一點戰爭的樣子，但不能掩飾的就是他臉色蒼白，比往昔不知要消瘦了多少。

「大家辛苦了？」

「不！」我們一齊立正，一面表示着不怕辛苦。

「我是先來的，你們是後來的，不管先來後來而辛苦是一樣的，不過，人是要克服痛苦的，尤其是我們軍人，一定要克服在戰爭裏的一切痛苦。」他微笑意的望望四週圍看的人。「本師的任務是防守永定河對面之敵，阻其南犯，以固安爲主要據點，策應平漢津浦兩線，所以固安必須控制大批兵力支應河岸的前進部隊，這任務是相當的艱鉅，你們是新加入的生力部隊，我決定要你們死守固安縣

城。」他很興奮。

「你們能、能住？」他有意的追問。

「能。」我們斬截的高聲應着。

「能，是最好，也是人們所希望的；如不能，我要殺你們的頭。」他含有正告的意思向着我們，那嚴厲的眼神，掃視過台前的每一張臉。

他坐在馬鞍子上，還朝向我們點頭，微笑，紅黑色的臉皮又皺起那塊十年來的刺刀傷疤，像是對我們滿意，又像是有所希望，他那粗壯的背影，逐漸隨着蹄聲的微弱而消失。

四圍的人有的散走，有的又趕奔來，他們是緊緊的跟住我們，當我快要走進土城，看見方才集合的廣場上依然是塞滿了人，指手劃腳的談論着，表演着，場心裏土台後面新立的長杆上，鮮艷的綢質的國旗，在正午的秋風裏吹擺，拂罩着牠底下的人們！也照滿了反映的紅光。

十

七十里路的急行，軍趕進了固安縣城。

我們住在靠西門大街磚門樓的院裏，嶄新的兩層房子，雕刻的梁柱，磨縫的牆壁，就是一塊極小的地方，也證明着主人的富有；在這一道街上，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好的房子。

主人在兩個月以前，就離開了家，留下的是一雙老年人，他們是老僕和老嬸，看守着房子，照料着主人囑咐的事務；他們對我們住這裏，是頂不願意，但也沒有甚麼意外的表示，只是平凡的待着我們

我住的房子，是主人女兒的起居間，桌面上，抽屜裏，都存有脂粉的痕跡和氣味，更放有許多圖書字畫，和她的信札、日記，雖然是不完整的篇束，但那娟秀的筆跡，使我幻想出一個美麗清秀的少女面龐，她是低矮的，舖着紅氈，上面放着茶色方桌，擦磨的淨明，南面的窗子，滿嵌着玻璃，坐在炕上可以看見藍藍天空，和飛跳在鄰家屋脊上的鴿子。

連長住在對面屋內，兵士們住在門房裏，我們吃飯是在一間大的堂屋，空氣是流通而舒適。

階前有一棵石榴樹，結着金黃的石榴，有的竟裂出紅的籽粒，噴射着香甜氣味。我把牠的數目寫好貼在樹旁，是警告兵士們不許修剪，不許偷吃，另外的又通知了他們。

炊食場在街的對面，是一家麵館的舊址，一切應用的器具，是完善的，齊全的，我去看過，炊事兵是喜歡的，他們對這廚房相當的滿意。

傍晚，我到商會洽辦食米和木柴，那些人們都是熱烈幫着忙，許多民伕替我運送，歸來的路上，有一架敵機，在城空盤旋着，偵察着，我們就在附近的屋後下作一次掩蔽，民伕們沒有害怕，反是新奇的談論着，搜視着，這神怪的武器是他們心裏一個不解的謎！

關帝廟正殿上放着兩端帶萬卷書的長桌，舖着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我們在各式的符號裏，看見城裏的形式，看見城附近的一切地形和兵力的配備。

永定河像一條衣帶，繞城北八里遠的地方，向西東流，經天津入海，波勢並不洶湧，必要時騎兵可以涉渡，河面甚窄。更詳有沙灘外灘，北岸地勢低，淮一據點就是北寧鐵路的庫房。

鬚長又紅又胖的臉，在紅色的陽光裏搖晃，顯得更紅更胖了，他雖然前額突起着青筋但還是有着平日的沉靜，粗大的手指在地圖上指劃着。

「左翼是良鄉，右翼是永清。敵人已經領略了友軍的利害，它們不敢再碰釘子，所以說敵人從這強渡很有可能。」他看着周圍人們的臉。

「敵人可以從北平天津同時增援，這一條鐵路就是我們切腹的威脅，是不可忽視的。」他指一指和永定河並行的一根粗黑鐵條。

我抬起頭來望望陰裏的夜空，順手彈斷燃黑了的的一大段燭心。

「假如敵人真的渡了河，在這手掌般的平原上，是難以阻擋的，我們必須守住這個城，這也可以說不是座城，是華北半壁江山前堡壘，我們是要守住這個堡壘的人。」他用力的扶扶肩上的斜皮帶。

「死守，這兩個字大家都明白吧？」

「明白！」

「這就是說，有城就有我們的生命，沒有城也就沒有我們的存在。」

風從簷前刮過，鐵馬叮叮叮叮的響着，飄搖燭影裏的泥像在陰暗的殿角上，看去似乎比白天更要猙獍，我微感着寒冷。

一刻的靜默。

「我不願多說，我們是軍人，我們是有着紀律的軍人，我祝大家要珍惜着自己的榮譽，勝過自己的

生命！」他繼續說。「更要緊的是不可忘記師長對我們的要求，對我們的囑咐，對我們的希望……。」
我和連長走過小巷的時候，哨兵遠遠的在開着口令，很響。

十一

太陽落進地面的過後一刻，我踏着晚霧，經過一條的街巷，走向西方的城牆，因為那是我們兵士們的工作區域。

陣地的構築，是在城牆底下，不但是便於射擊，而且積土也可增厚，使之減低危險成份，頂感困難的，就是掩蔽部裏的支柱器枋，差不多每一根都是耗費了不可估計的汗和力，從遙遠的地方，搬運到這裏，民衆的熱誠，感動了兵士們在工作中的興奮！

天色一黑，四圍的城牆再聽不見什麼，只有鑿石，鋸木，倒土，一些雜亂的聲音，代替了人的講話。八日秋夜，微冷的風吹過河北平原，吹着平原上的古城，我不願多時候的佇立，因為我們還是穿着不十分溫暖的衣衣，可是兵士們卻累得流汗。

休息的時候，他們都帶着燈光，坐到我的近前，逼着我說些笑話給他們聽，我是願意的，必到大家都發笑了才會歇止。

在這人羣當中，又認識一個高大的漢子，是我們隊伍出發前一晚上來的，他通常是肩着機槍站在最先頭，但是我沒有機會接近他。

「你姓甚麼？」

「我叫胡廷生，是東北人。」

「東北人？」

「不錯我是東北人，我是沒家可歸的人啊！」他感傷的望着我的臉。

「你從家鄉出來就入伍的嗎？」

「不，這是最近的事，咳！幾年來的流亡生活，使我更切實的了解了生活，在輾轉東西南北奔走裏我看見許多不同的臉相，經過許多不同的辛酸，但我始終沒有動搖復仇的心。」

他弄弄坐着的石塊，又坐下來。「我真不大明白，人對於利害分析的有想不到的清楚，甚至一毫都不肯退步。」

「是的，人們的確是這樣，但若能真正把利害分析好，也許就沒有紛爭，促成紛爭的原因，還是爲了求利的過激吧。」我看看他。

人們又都起來去工作，他依然是坐着不動。

「頭一天知道你們出發，連夜我就跑來報到，險些沒有被留下，真是倖運！」

「你認爲這是倖運嗎？」

「當然這是幸運，因爲這是復仇的機會，你知道我是怎樣的盼念着啊。」

「好機會！這是個好機會！我點了點頭。」

下半夜，寒氣更重了！我在工作地域內漫遊，他們認真的，快速的工作着。可是胡廷生還是嚼着藥

子向我不斷的問話，我耐性的答應着。

西半天現出一灣新月，光亮是微微的，它沒有奪去燦燦的星光。伏在城根下的房屋羣，是安靜的臥在地面，聽不出聲息，只有游動哨的路燈晃晃，和城郊村野的雞啼。

我悄悄的站在城墜的最高地方，向城內，向原野，向北方，儘力的眺望，但沒有望見甚麼，只是眼前湧動一層乳白的煙我不敢說是霧，因為它沒有霧那樣濃，那樣重。

心裏不知道回憶，是想像是作夢，只是一團亂絲般的蠢動，也辦不出是高興，是憂憤，是恐怖，像是風送海水樣的激蕩。我沒有快感，我沒有痛苦，我就像完全麻痺的病人。

胡廷生那高大身影，在我眼前不停的晃動，一陣一陣勾起我不斷的傷心，同時我也感到一個人失去家鄉，他才真感到家鄉的可貴，有了平凡，才能認識不平凡。

夜是深長的，陣地也是必要完成的。

一夜，三夜……五夜……

每夜都是在黎明時候天空浮沉着朝暉，我才領着他們，邁動愉快的步伐，從城牆上走下來，這時的快樂，真是勝于獲得了世界所有的珍貴。

十二

十五公尺寬，十五公尺深的外壕，是順沿着河流的形狀開掘的，綿亘不斷有幾十里路長，爲了加強第二道火線的防禦力，它是有着無上的重要。

我站在城上，望見那些蠢動的人，是沒有一刻休止的忙碌着，他們穿着不同的服飾，生着不同的面影，却都是一樣的工作，一樣的靜肅；保甲長便是臨時領工的人，他們拿着木尺和小旗，來回的奔走，指揮着，不遠地方的一個土台上，站定幾個精幹的軍官。

是一個傍晚，我信意的走到壕邊看看他們。

這又長又寬的外壕，是在農人最心愛的田裏掘着，而是他們自己親手去掘着，他們沒有偷懶，也沒有捨不得田地，許是戰爭改正了他們過去的那樣自私吧；十幾天來，我每天都是立在城牆上遙望，望着這些往來亂跑的人，有人告訴過我說在掘外壕，我便時刻在幻想這古怪的東西，此刻，他正橫在我的眼前。

田裏熟過的稼禾，只割取去果實，剩下許許多多的高大桿子，作為壕的掩蔽物，枝葉濃密的交搭着，河那邊望不見河這邊，河這邊也望不見河那邊。

太陽快貼近地面，遠視已微覺模糊的時候，人們正快樂的工作，因為再也不會被敵機無端的擾亂，他們像是得了保障一樣的安詳，有的在抽煙，有的坐在壕邊上，談着笑着。

坐在交界石上一個老人，手撐着煙管，望着這長的壕嘆氣，從他的手和臉上的皺紋，辦看出他是風雨裏掙扎頗有年代的老農，但他是結實的，有刀的，似乎年歲和他的強弱都不大相關。

「二爺歇歇罷！」一個二十歲左右的人過來。穿着藍布的褲褂。

「歇了，人家不也在歇着，可是我並不覺累。」有意無意的抬起臉，望望那年青人。

「來的！」一羣年青人，圍住了老人。

壕底，壕邊，坐滿了人。圍起一片不十分太高的嘈雜，我靠近了老人，我聽見了老人和他們說的話。

「二爺！田都圍住了，爲甚麼？」矮子一笑，把黑牙露出來了。

「爲甚麼？難道你們不曉得嗎？」他看看一圍年青人都仰着的臉。

「啊！也許你們不懂得，你們太小也許是忘了，這叫做打仗！」

「甚麼打仗？」

「聽說這回打國仗，和過去大不相同。」

「怎麼不同？在那塊不同？」

「過未打仗是爲一個人，這回打仗是爲許多人，爲許多老百姓。」

「對！二爺說的對！」

年輕人的臉上笑着，年青人的心上也笑着。

「聽說把壕挖好，日本人就不能過來。」一個細長脖子的人，邊喊邊走的過來。

老人皺起不顯皺的眉，瞪他一眼「胡說八道，打仗是人打仗，還是壕打仗嗎？有壕沒人還不行，頂要緊的是人肯打，應該明白，甘心去投降的是漢奸，就是不肯用力真打的也是漢奸……」

「我們沒有槍，就只拿鐵錘掘壕，算不算漢奸！矮子走在老人面前，把鐵放在腰間站好，眼向下看着。」

「不算，不算，絕對的不算，我們還沒拿槍，但所幹的事並沒有離開打仗」。老人微笑微的了。長脖子也坐下來：「好，永遠照這樣幹下去。」

隱隱的聽到遠處有低泣和哭聲，知道又是流彈殺死了人。我還是默默望着那老人。那羣年青人，他們也是呆呆的不動，相互的注視無語。

老人的臉色變成鐵紫，年青人的面頰照滿了緋紅。

我望着這平凡人所得的不平凡的死，是不十分難過，但我却願意牢牢記住他的日子，因為這是仇恨，是永世的仇恨！

我將轉身走去的時候，號角一鳴，他們又開始愉快的工作起來，他們一點也沒有驚懼懷疑，灰心。

十三

掩蔽，部隊好的早晨，我們不少人圍集在北城牆上望朝霞，望永定河北岸遼瀾原野，那遠處的村舍，車道，都很清晰的滯在眼前。

「這兩天說不定就有動靜的。」一個人神經質似的說。

「怎麼能知道？」別人都不大相信。

「有情報」他說。「最近兩天在黃村，敵人下車了很多部隊。」

「可能由這渡河嗎？」人們又問。

「可能，也許可能吧！」

大家抬頭看看他的臉，又望望城外的遼闊田野。

人聲鼎沸，驚醒香甜的午夢，我踉蹌的走到街心，看見全營兵士已是整隊待行。我沒有聲息的佩上我的長刀，站在後面，我明白，一定是有了意外。

我們邁着快速的步子，在九月的太陽下行進，雖然是全副武裝，人們却沒有絲毫的熱意，彷彿是被一個罕有的奇蹟吸引住人們的神思，更沒有些微的耳語和咳聲，一股嚴肅莊嚴的氣氛圍繞在每個人的身邊，終于是在城的西郊進入陣地。

「有甚麼事？」我站在壕裏問着連長。

「對岸已發現敵人，我們在這算暫行戒備；你不看掘外壕的民衆都已撤退了嗎？」他慢慢的說。

「如真的打起來呢？」

「我們還是回城裏，因為我們是守城的部隊。」

兵士們紛紛採折蒿草，做着天然偽裝，一張張的臉上，浮呈着愉快的笑，扶着槍望向前方，太陽還是那樣的晒着，有時吹過一陣微風，帶着不大的涼意，我們胖大的營長，爬上一株枝葉繁茂的獨立樹，向遠處瞭望。

大約是下午二時左右。

敵人的野炮開始發射，我們能清楚的看見飛越天空的彈道，牠射擊的目標，是我們八華里的村莊，那是一個旅的指揮部，我們的大炮，也從頭頂向對河飛射，是更密更濶，根着便是槍聲人喊，混亂成

一片，壕裏人們的臉上，微笑裏又帶興奮。

黃昏，我們回到城裏，用柳條編的裂篋填滿沙土，塞住所有的城門。

夜裏，我站在城牆上，望着四方八里外的河岸，那裏正燃燒着熊熊的火光，響着槍彈爆炸和人的呼喊；那裏正進行着人們的激戰，那裏正是公理而強暴的抗爭，我默默的望着那邊黑夜空，心裏木然的一無所思，彷彿我是在戰爭的門外，也彷彿忘掉了這坐孤城，是將要被惡毒染指的孤城。天上的星似乎也比昨夜黯淡，微微發光的雷團，籠罩着一層薄薄的煙霧。

拂曉，在無線電裏知道了昨天省城被炸，而且炸的很慘，蔓延的大火直到此刻還沒有稍熄。

十四

不甘退走的人民，都關好門窗，在家掘地洞，準備和我們一樣的把命運寄託在這古老的城，我們勸他們離開，他們死也不肯，十分誠懇的告我們說：「你們是爲了我們才打仗，我們怎可以苟活的走開，我們是這塊土地上的人，責任又交付給誰呢？讓我們在能幫助你們的時候，就竭力來幫助你們吧。」我們也不好再爲苦勸，只有告訴他們些掘壕和掘地洞的方法；他們是自動的，熱烈的，捐集着糧食和木柴，整個的城市已陷入了戰時狀態。

我是沒有戰爭經驗的人，不時在隱隱浮現些恐怖的影子，但在我的臉上，絕不使任何人看出我懷着恐懼，我力持着鎮靜。我時時的想，怕嗎？假如死已降在身邊，怕也是無用的，爲甚麼我不作個英雄而留給人們一付鎮靜的印象，那是多麼不智慧的舉動呢？因此我能寧靜的等待着一切，兵士們對我說

異，紛紛談論着我，是一個有胆有識的軍官，暗笑他們對我是充分的不了解。

這次，沒有徵求那老嫗的同意，我們動手在院心裏掘着蓋溝，他倆沒有甚麼表示，只是默默的站在階石上，望着兵士們工作，城外傳來一陣激烈的炮聲，他倆便是一陣深長的嘆氣！

「怕嗎？老人家？」我希罕的問。

他倆搖搖頭：「我們多大的年紀還怕甚麼，已經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可惜是這些年青的生命啊！劫難！劫難！阿彌陀佛！」他倆手合十的舉在胸前。

「劫難！是至前的劫難！但這是民族翻身的機會。」我望着那一雙鄉紋堆疊的臉。

「他們不會白死吧？」

「不，絕對不會，有他們的死，才有我們的生。」

兩個老手人，兩眼閃爍了，像是有了一個新的希望；掃除了他倆心上幾年來的陰翳，那老僕又細細自語：「我真恨，恨我是老的無用了！」他擰擰拳頭，才轉身走進屋裏去。

下午，二十幾架飛機，圍住這小城狂炸，他們是大肆殘忍的屠殺，一小時後，留給這城中的，祇是房屋的崩毀，人畜的死傷，和在槍救的猶獄大火，當他們毫不顧忌飛在我頭上的時候，我沒有害怕也沒有躲避，我是莊嚴的站在大門前，伸着憤怒的目光，望着他一次次的伸下毒來，殺掉同胞的生命我雖然猛放我的手槍，都未能傷他的絲毫，我氣的去掉了手槍，把他送到牆根一塊石頭旁邊。

傍晚，我挑着燈籠，去掩葬那些被難的屍身，我在那裏看見殘缺手臂，或血跡模糊的頭顱，有男人

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小孩，他們是同樣被殺死了，他們是死的那樣可憐！我和兵士們忍住情感的激動靜肅的掩埋那些死人，也深深記着這些仇恨。

更有一件使我頂不安的事，就是團長也負了傷。

十五

敵人的野炮，從今天黎明開始向城內轟擊，而是密集的發射，使每顆彈丸在地面上爆炸圍互相銜接所以在砲彈落處，就是一片瓦礫：人們多數是躲藏在洞裏，有任務的我們，依然是冒着彈雨，在街上，在城上，往還的巡視。

砲沒有一分鐘停過，也許他們的目的在阻止我們活動，但那祇是夢想，像夢想我們不戰而退的一樣可笑，我們依然是按着預定計劃，沉着地等待一切變化，那些傷亡的人，我們會在很短的時間裏，給以救護安置。

我在廚房裏監視炊事天們工作，砲彈從屋頂飛過，有時竟在附近爆炸，但他們每個人是安靜的，安靜像若無其事，還不斷的說話。

「排長，你害怕不？」炊伙頭笑着問我，兩隻手在藍布制服上亂擦。

「我不怕，你呢？」我看看他。

「我，我一點也不怕，真記不清打多少回仗了。」

「你們呢？」我回望其餘的三個人。

「不怕，我們更不怕。」他們每個人都是喜氣洋洋的。

「飯弄好要送到城上，敢去嗎？」

「放心！我們包辦好了。」

我懷着無限的欽佩心情，輕輕走出大門，一個彈怪嘯從後面掠來。當我本能的臥倒在地上的時候他正落在我的前面牆根上，震蕩起的塵土，險些把我埋住；但是沒有炸裂，又從牆根滾到街心，我跑去一摸還是熱的燙手，看着這地可怕的錢，我悲喜的笑了。

入夜城門內外都歸於寂靜。我們又是排着燈火，做些救護和掩埋的事，大家是無言的，含着眼淚磨牙。

營部緊急會議回來，知道河岸已是情況不明，敵人正進行攻城的決心，我們只有「死守」，所以我被增派在西城樓上，指揮那一面所有的兵士。

十六

飛機整日的轟炸。

野砲也整日的轟擊。

這戰鬥的城市，像一匹疲倦後隱伏的綿羊，是靜靜的不動。

太陽落山了，人們又開始忙亂起來。在我這道城上有幾個輕傷，當時包紮清楚，因為傷口還不致妨礙他們的行動。一個較重的就是胡廷生，被一塊彈皮貫穿了腹部，竟為流血過多昏透的不能動轉。我

領着帶個班長護送他到臨時的野戰醫院，醫院是在我們開過會的圖書館。

簇擁着担架走上階石，看見滿院是受傷的兵士，是血跡模糊的呻吟着，爲了醫務人員少，臨時設備的簡陋，他們是分外吃痛苦。大殿上照耀着燈光，我們把担架放下，跑來一班白衣人們，緊密的圍住了担架。

走在廟門外，迎面來一個人，向我握手，我望着熟悉的面影發呆，一時竟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了嗎？是我！」尖銳可愛的少女語音，震蕩起我心扉裏塵封已久的往事。

「啊！是你，你怎會到這兒來？」我打量他穿的一身戎裝，在政務處副長，帶出一團兵裝，精神下閃動着我曾深深愛看的漆黑眼睛。

「你怎會也到這兒來！」他俏皮的微笑。

我一時回答不出，笑了。他也笑了。

「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種危險的地方見面。」我放下了手，有些感概人事的變幻。

「想不到嗎？我却認爲應該的。」他聳一聳肩。

「那一天進城的？」

「是，七天前，隨這醫院一起來的。」他指指掛在門上的白布匾額。「我知道你在城裏，可是不知道你在哪裏，加上我也沒有時間，這你會原諒我的吧。」他婉轉的說，又似有點祈求。

「我不敢怪你的。但是你怎樣知道我在城裏？」

「他指指小而圓的口：『我不會問嗎？』」

「作看護太辛苦了。」

「不，我是爲了你。」

「你希望我受傷嗎？」

「是的。」他態度上沒有一點懷疑。

「爲甚麼？」我不能遏止的驚奇。

「受傷是光榮的記載，所以我希望你獲得這光榮。」他彷彿被耐不住的激動情緒，在鼓盪着。

我答不出一句話，使他失望了，因爲我沒有獲得那至上光榮，我羞慚的仰起了頭，望望那掛有一鉤新月的星天。

「我們是不是在夢中？」我有意的錯過話頭。

「怎麼說是作夢呢？」他不明白我說話的意思。

「在那古城分手後，我想我已走到遙遠的地方；也許我們永世彼此都不知道一點消息，可是，現在我又站在你的面前，你還記得不？在你臨行前夕的一面。」

「記得，我記的很清楚，就彷彿像昨天一樣，我真怕你把我忘懷了呢？」他含有羞意的。

「不，我永遠不忘記你。」

班長們站在旁邊低聲催促着：「排長，回去吧！晚間還要修補工事。」他們底確是立候過久了，我

不能再作停留，他也毫不留戀爽快的說：『你去吧！再見，願在勝利的明天。』

我倆親熱的握握手。

看着他英邁的走進廟裏，我才轉過身來，順着夜色蒼茫的街道，向西半城疾疾走去。

十七

我們懷着鎮定心情，又度過了白天。

乘着月色，我領着本排的兵士，沿着城牆向北門增援，一半分到城上防守，一半是在靠城門近前一個菜園的葡萄架底下掘着蓋溝，人們雖然三夜沒有得到睡眠的時間，而個個却是精神奕奕，像不懂眼倦似的，高高興興的在挖着土。

我和城上原有的一位軍官，共同的監視着城外，那乳白色的大地，靜靜睡在面前，他上面的村舍，景物，依然是靜靜的生長着，除在河的對岸不時閃動汽車路燈的光亮外，再也看不見其他，我們爲了不使自已厭倦，互相絮語着家鄉的舊事。

拂曉，城外五百公尺的地方，竄來幾十個輕裝騎兵，被我們消滅在一塊麥田裏。

十八

團部送來一個俘虜，命令同我行動，並由我監護。

我們在大樹底下見面，當我握住他的手的一片刻，在他那憂鬱的面影上，放露出不自然的笑，臉色微微潮紅，護送的兵士走後，我們坐在一塊大石頭上。

「『是』是日本土的人嗎？」我說着不十分流利的日本語。

「是北海道的人。」他悽恻的。

「在國內是甚麼職業？」

「中學教員。」

「從軍以後的階級呢？」

「隨軍記者，是天皇特頒的陸軍少尉。」他在衣袋裏掏出一張橫的名片，印着幾個漢字。是「東京每日新聞社記者，青木正雄。」很恭敬的遞給我。

「被俘後你有感想嗎？」

「這真是個意外，我以為一定要被殺的，可是你們待我都很客氣，絕不像我們那樣對待俘虜，你們到底偉大。」他是由衷的感動。

我告訴他：「沒有甚麼可奇怪，我們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日本民族，而是要殘害我們民族生存的日本軍閥，我們深知像你這一些人，都是被迫出征的，當然在解除戰鬥能力以後，就不應該再加仇視，相反的，我們要以仁愛的精神來援救你，來援救你們國內那些被難的人民……。」

他慢慢低垂下頭，淚滴在他的手背上。

「你不要害怕，更不要着急。」我安慰着他：「你聽你們的砲多響啊！」

他仰起臉去，望望無際的天空。

我接着說：「這一顆破彈不知費了日本多少人的血汗和生命，他又來屠殺別人，這能算不是萬惡嗎？」

他默默的點一點頭，對我發着慘笑。

我派一個精明的兵士，經常伴護着他，晚間便睡在掩蔽部裏，餓的時候，同我們一樣的吃白麵饅頭和白開水。

十九

幾日來，敵人是不斷的攻城，但那次都是殘零的敗退下去，不過，我們也時有傷亡，可是我們知道這是應該的，祇有的少數人忍痛的犧牲，才可換得民族的永生，我左臂被破片刺傷，流一些血，但並不痛苦，就是在射擊的時候，稍感不便，和有時作痛。

青木正雄和我玩熟了，他很忠誠，又富於情感，言語也還清晰，他整日臥在壕裏，讀我送給他的幾本書。（他精通中國文字和語言）在夜間戰鬥稍緩於他的時候，他便坐在我的跟前，講述他妻子是溫柔美麗的女人，他母親是怎樣不顧他出征，「刑士」刑怎樣的無情和舞弊，每次必到放聲痛哭才會休止。我可憐他，我更可憐在日本軍閥統制下同他一樣命運的那些人民，他們雖然有着人的體面，實際上是沒有過着人的生活。

中午，砲火正濃的時候，她跑來給我換藥，我實在是敬佩感激，打算留她到天黑回去，她堅持不肯說怕有新的傷兵入院；終於又在濃的砲火裏，帶着藥囊跑回去，我驚服她的勇敢，感謝她的熱誠，使

我在心裏，增加了無限的自信和力量。

二十

一個深夜。

一顆礮彈落在掩蔽部的頂上，我從夢中驚起，城上正響着密集槍聲和人的呼喊，我急急要走出來，却被青木正雄攔住，他恭順的站在我的面前。

「你給我一支步槍好嗎？」他哀求的。

我鎮靜的看看他：「爲甚麼？」

「我要……」

「你要怎樣？」

我要隨同你一齊上城去作戰。」他是激昂而決斷的。

我微笑着：「你願意這樣做？」

「願意！」他舉起右手表示在宣誓。

「這事你不能作吧？你是一個日本人。」我注視着他的臉色。

「對的，我是日本人，也正因爲我是日本人，我才這樣做，因爲我裏面所有的日本人。願你答應我的請求，願你信任我！」在他的表情上，使我不能再懷疑下去。

「好。」我不猶豫的答應了他。

「謝謝你，你們真偉大！」他緊緊的握住我的右手。

伴護兵士把槍遞給他的時候，他臉上充溢着愉快的笑；我友情的拍着他的肩頭，心裡湧動並不尋常的欣悅我們携手走出洞口，抬頭望望夜空，夜空飄拂着幾點曉星，一鉤將要落地的殘月，和彈道橫飛的火光。

我默默疾走，他和伴護的兵士，荷着槍緊緊跟在後邊，我們奔向城上的陣地。

當我領着青木正雄以極低的姿勢匍匐到城頭上射出第一顆子彈的時候，東方浮起魚肚色的晨曦，四面城上，響着更強烈更密集的槍聲。

後記

這是一篇不成樣子的試作，他滿有着幼稚和缺點，不過，在我却未能找出半點瑕疵，（因為這是盡我最大力量寫的）並不是我有所偏愛，實在是個人所見有限，又何況是試學寫作的一個人呢？

幾年來，我讀過不少日記體裁的小說，使我不能忘記的，像歌德的「維持之煩惱」巴金的「新生」和最近風行一時的「菊子夫人」，它們完全是以日記體裁寫成的小說，人物的深刻，故事的動人，實超過了其他寫法，我深深的愛着，而受感動也為最大，最深，我寫的這篇東西是絕不敢有效整名作也只是一篇不倫不類的四不像。

二年前，我隨軍進駐到鄂西一座古城（夜郎城）得到了意外的休閒。那時我住的是一間靜靜斗室窗外正對着破落的林園，階前長有幾株芭蕉，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在長時間的奔波中，陡然住下來望着這根盤旋華的庭院，常常惹動一些舊感；新愁。於是在月夜，或風雨孤燈，不甘忍受淒涼的失眠夜裏拿起了筆，便信意的寫一段，自然不會有甚麼技巧，更談不上有其他必要的準備，只是任憑一股熱情的發洩而已。去冬，我又陌生的走進重慶，鎮日忙於奔走生活的瑣事，愁苦已自不堪，那有較閒心情來弄他，於是便無形中止。最近，頭低限度的食住有了着落，同時也得些閒的時間，算是把他結束了，就是現在的這一些。一個友人，想把池出版，我沒有自信和勇氣，但心裡卻蠢動幾分高興便答應了他，他才有今日問世的機會。現在，我有幾點不算聲明的聲明。

一、書中的「我」，並不是作者自稱，這個「我」字我們要把他看作名詞，更了當點說，就是一個東北青年的名字，叫作「我」。

二、至於詞句的流溢，描寫的不够細膩，和其他的缺陷，可以說在在皆是，我謹以至誠，願讀者和一些名家筆力的責正。

三、我大膽的把他寫出來，知道這是一次冒險的嘗試，假如今後不遇其他阻障，也許我將持續的，大膽的去作「冒險嘗試」，縱使未來像夢般的飄渺，但我也不會氣餒，或者是灰心。

